

雜誌精

# 西 風

介紹歐美

人生

期五十九第★年一十



## 我和旅英海員……司徒惠

在美國 說旅行 楊 惠 美國的書評與書會 林太乙

介紹馬歇爾大學 黃七華 澳洲遊記(二) 艾 偉

杜立德將軍會見記 愛 恆 小西母記(九) 沈有乾

神經衰弱與心理衛生 程玉華 原子彈毀滅紐約 葉 霖

居居的革命 顧啓輝 我們終於沒有離婚 羅道愛

長身術 馬 晉 窮人銀行 蕭 林

黃身術 黃身德 彭老太爺 屈 公

流征錄生記(十七) 黃嘉吉

號 月 六 年 六 十 三



促進家庭幸福



健全婦女生活

主編：黃嘉音 · 編輯：朱綺

每月出版一冊  
每冊定價四角  
預付三元  
郵費在內

內容

育嬰 · 家政  
婦女 · 社交  
營養 · 家  
社會 · 戀愛  
醫學 · 兒童  
職業 · 擇偶  
保健 · 心理  
家庭 · 婚姻

這是今日中國一本最理想的家庭和婦女的權威刊物，撰稿者包括國內外各方面的專家。根據現代科學和心理學的原則，告訴做父母的人怎樣去處理兒童問題，供給最新的醫學和營養的知識，特別注意社會，婦女，兒童，家庭，育嬰，保健，婚姻這些問題的檢討。我們謹向關心社會福利和家庭幸福的讀者推荐這本雜誌。

本刊作者一覽

- |       |       |       |       |
|-------|-------|-------|-------|
| 沈有乾博士 | 程玉慶醫師 | 方文淵碩士 | 徐鍾珮女士 |
| 何清儒博士 | 劉本立醫師 | 梁靜怡教授 | 唐笙女士  |
| 陳青士博士 | 侯祥川醫師 | 沈詩章女士 | 黃仁華女士 |
| 檀仁梅博士 | 賈獻先醫師 | 龔棟徵女士 | 楊惠女士  |
| 張天麟博士 | 張福星醫師 | 黃筱蘊女士 | 章強先生  |
| 冉凱生博士 | 蘇晉祥醫師 | 湯銘新教授 | 海戈先生  |
| 李維鏞博士 | 蘇祖斐醫師 | 普萊士女士 | 心波女士  |
| 朱覺方博士 | 余新恩醫師 | 宋顯禮女士 | 王文瀾女士 |
| 陳科美教授 | 毛文賢醫師 | 禮竹光教授 | 吳慧貞女士 |
| 丁瓚先生  | 余正行醫師 | 楊同芳先生 | 蕭淑芳女士 |

訂閱處：上海路州一八六號

家風雜誌社發行  
西風社總經售

第十七期六月號要目

- |             |     |
|-------------|-----|
| 沈小弟弟爲誰      | 照片  |
| 小收音機與電視廣播   | 照片  |
| 婦女健美操       | 照片  |
| 兒童福利的新觀點    | 黃嘉音 |
| 社論 不要教兒童說謊  | 藻   |
| 一個未婚夫的日記    | 木每  |
| 美國的健康嬰孩診所   | 朱覺方 |
| 性教育的實施      | 程玉慶 |
| 食物如何幫助排泄    | 梁靜怡 |
| 「不安於室」的妻子   | 心波  |
| 婦女家庭座談會     | 潘緞嫻 |
| 美國兒童福利工作的進展 | 朱覺方 |
| 更多更好的托兒所    | 胡嘉蘊 |
| 解剖不生育的謎     | 劉本立 |
| 停經不再可怕了     | 娜彌  |
| 嬰兒衣物圖案      | 蕭淑芳 |
| 我禁輸卵管       | 林真文 |
| 當父親不在家的時候   | 未若  |
| 癆病像小偷       | 賈猷先 |
| 我的避孕術       | 吳樺陀 |
| 粵菜烹調法       | 吳慧貞 |

# 中南銀行

## 營業項目

存款放款  
押款匯兌  
各種儲蓄  
各種信託

總行：上海漢口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五二二二二

本埠支行：八仙橋 靜安寺 福煦路

# 白貓花布



大衆花布  
 泡泡綉  
 花洋紡  
 花藤綉  
 花府綉



花樣鮮艷  
 永不褪色

注意每碼兩碼貼有  
 白貓永不褪色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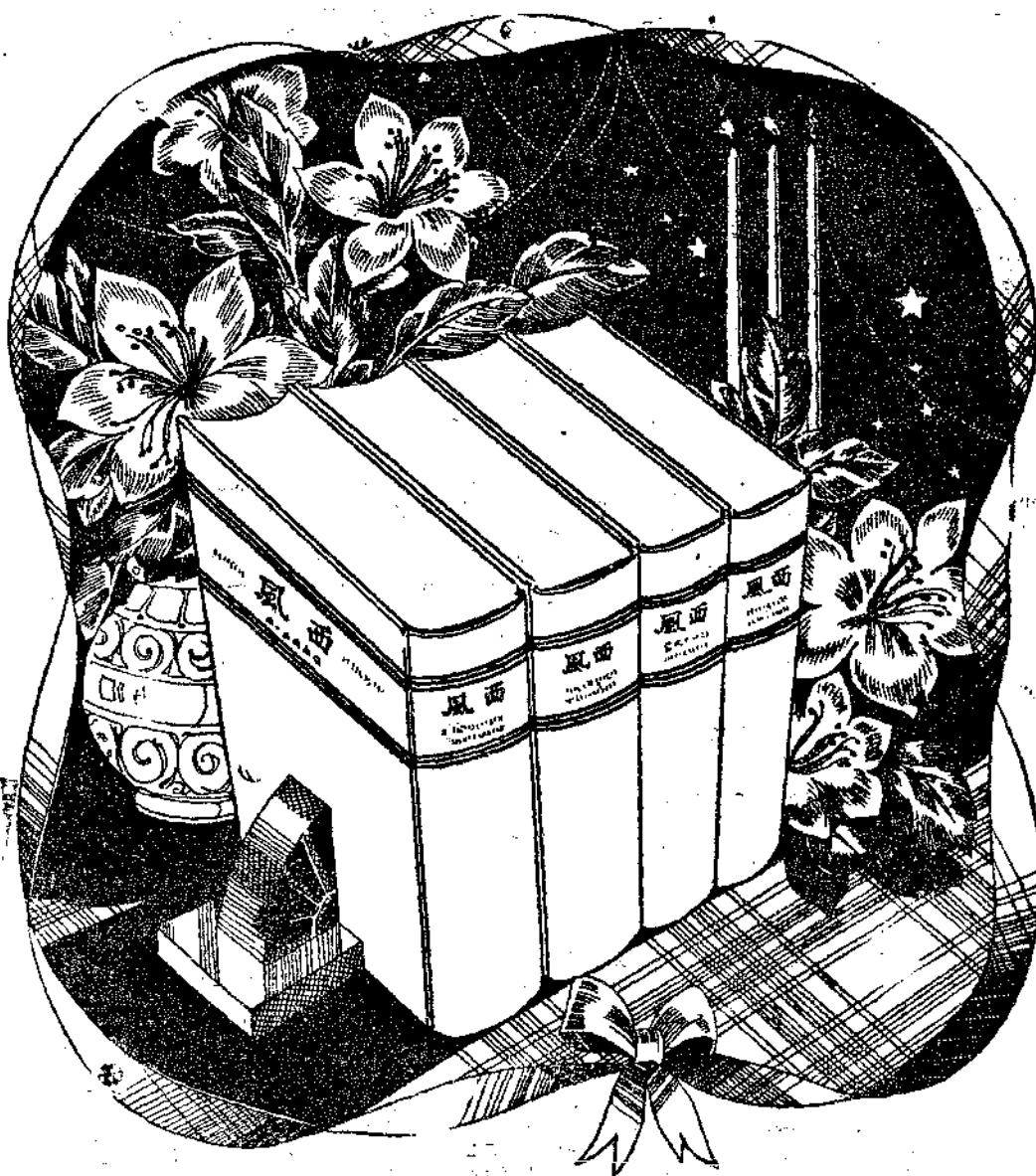
上海新豐紡織印染廠出品

自紡·自織·自印·自染

# 西風

精裝合訂本發售

第三、五、六、八、九集，每集包括西風六期，硬面精裝。內容篇篇精彩，百讀不厭。



每冊售三萬元。最宜於送禮之用。  
請向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定購

黃嘉音主編 黃嘉音主編 黃嘉音主編

# 家 風 西 光

雜誌 月刊 雜誌

★ 促進家庭幸福 介紹歐美名人生活 報導世界文學進步 報導世界文學進步

## 定閱辦法

- (一) 自由定戶一次預付定費二萬元，多交聽便。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 (三) 郵費包郵費由定戶款中照扣。
- (四) 定費將用完時由本社專員通知續定。
- (五)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出，郵票代洋九折計算，函寄現款倘有遺失，責任由寄款人自負。
- (六) 來函請逕寄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光雜誌社或家雜誌社。

## 定 戶 四 大 利 益

- (一) 每期出版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二) 自由定戶儘先提早寄書。
- (三) 本社出版或總經售書刊一律按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四) 自由定戶委託購買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即可享九折優待利益。

歡迎 定閱 介紹 優待 批發 經銷

西光家風雜誌月刊社社  
上海二八六號路

# 西風月刊第十九期目錄

編者的話……………(四一〇)

## 專篇·通訊

我和旅英海員……………司徒惠

純正忠實的勞働者……………(四一一)

在美國作演說旅行……………楊惠

春假期間的活動……………(四二〇)

介紹馬歇爾大學……………黃仁華

一個小坡中的最高學府……………(四二五)

澳洲遊記(二)……………艾偉

名城聚會記……………(四三〇)

杜立德將軍會見記……………愛恆

轟炸東京五週年盛會……………(四三五)

美國的書評與書會……………林太乙

出版界的商業化……………(四三七)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沈有乾

小西遊記之九……………(四三九)

爲己服務(卡吞)……………(四四四)

## 西風特稿

神經衰弱與心理衛生……………程玉華講  
陳梅生記

自我情緒干涉……………(四四五)

## 軍備·戰爭

原子彈毀滅紐約……………葉羣

一九五二年的災難……………(四五二)

## 科學·發明

房屋的革命……………顧啓源

活動房屋新興事業……………(四五五)

## 生理·健康

長身術……………思晉

理想居然成事實……………(四五九)

## 教育·修養

教師罷教……………黃嘉德

提高教師的待遇……………(四六三)

做你怕做的事……………何凱

跳入人生的河流……………(四六六)



西風月刊第十九五日期目錄

婦女·家庭

我們終於沒有離婚……

改造有外遇的丈夫……

朝秦暮楚(卡吞)……

羅道愛

(四六九)

(四七二)

社會·暴露

窮人銀行……

不幸者的救星……

蕭莎

(四七三)

紀念徵文

彭老太爺……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眉公

(四七七)

母與子……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征帆

(四八三)

長篇連載

流犯餘生記……

新總督的差使……

黃嘉音

(四八七)

同甘共苦(卡吞)……

(五〇〇)

西風信箱

綺麗之夢的幻滅……

一樁不大有趣的事情……

爭取進大學的權利……

重男輕女的遺毒……

姊姊得救了！……

偷竊狂者重獲自由……

朱文秀

(五〇二)

(五〇五)

王勛淑

(五〇五)

黃暄

(五〇七)

通訊運動

四海之內皆朋友也……

(五〇八)

讀者來函

猶如失了靈魂……

以貨物易西風……

未敢苟同……

重振精神……

相見恨晚……

(五〇九)

(五一〇)

(五一〇)

(五一〇)

(五一〇)

## 西風社爲發行西風『重慶航空版』啓事

敝社自勝利復員，由滬遷滬出版之後，業已一載有餘。在此期間，蒙新舊讀者紛紛訂閱，各地同行鼎力推銷，至深銘感！近以上海物價波動，紙價印刷諸費，暴漲不已。西風定價，亦受影響而遞增。以致一部份內地讀者，有不勝負担之表示。且目前郵路尙未暢通，書刊由滬寄出，往往費時一月以上始能到達。茲爲減輕內地讀者負擔，並使內地讀者能按期早日讀到西風起見，決自西風第九十二期三月號起，在滬發行『重慶航空版』，用熟料土報紙精印，內容與上海版完全相同，定價僅及上海版三分之一（約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倘進行順利，則以後擬按期印行。尙希各地同業及讀者，本過去愛護西風之熱忱，賜予推銷訂閱，是所感幸！

西風發行『重慶航空版』之後，上海版照常出版。今後讀者訂閱西風或同業批購，不論上海版或重慶航空版，均請向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或重慶臨江路大井巷二十號西風辦事處接洽，惟務請註明『上海版』或『重慶航空版』，以免誤寄。不註明者當以定購上海版論。上海版當由上海西風社寄發，重慶航空版當由敝社重慶辦事處寄發。

西風社謹啓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重慶臨江路大井巷廿號

黃嘉音主編

# 光雜誌

第一本新型的綜合月刊

每册三千五百元

訂閱預付二元

西風社總經理

上海膠州路  
社址  
電話八六號  
一九五七八

三十三年六月號 · 第二十三期要目

## 兩大長篇自傳

### 我的抗戰生活

馮玉祥

這是馮先生繼「我的生活」以後所寫的自傳，描寫抗戰期間的形式，由蘆溝橋砲火和他指揮京滬抗日戰爭開始，寫到獨山失守，黃山會戰和勝利結束為止，洋洋灑灑不下數十萬言。

### 天涯……海戈

海戈先生是戰前論語和宇宙風的作家，這是他最近所寫的自傳，本期所載的「逃難」，「震也同來了」，「她的故事」四段，內容文壇逸事極多。

勝利難民還鄉記（復員通訊）…… 漢野

一艘最大的中國軍艦（本刊特寫）…… 靈均

我所見的台灣（台灣觀感）…… 余楠秋

荒蕪了的龍烟鐵礦（察哈爾通訊）…… 為柏

要了黃致富的命（短篇小說）…… 戚廓

二次大戰意外收穫（醫學進步）…… 志笛譯

中國青年的心理健康（青年問題）…… 小夏

東方路德太虛大師（人物素描）…… 馬彥述

## 報導文明進展

### 闡述世局演變

★ ★ ★

助你頭腦清醒

使你開明進步

社會暴露  
文集之一

# 文明病

西風社編·定價六千元

本書為社會暴露文集，內容計分『文明的黑暗』、『社會的黑幕』、『文明的疾病』、『文明的毒物』四輯，包括文章三十四篇，將西洋之黑暗暴露無遺，使我們知道外國也有『臭蟲』。

## 翻譯論集

本書所選的文章均以內容的充實適當與否為標準，使讀者對翻譯的原理、方法、歷史諸方面，都能有相當的認識。內容計分翻譯通論，論譯名，論譯詩，翻譯的歷史。其編輯執筆者均為翻譯界先賢，有意從事翻譯工作者均須人手一冊。

黃嘉德編·定價六千元

### 其他新書一覽

- 古文小品(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 三五〇〇元
- 失樂園(信箱集) ..... 六〇〇〇元
- 光明之路(信箱集·土紙本) ..... 二〇〇〇元
- 我愛講的故事(土紙本) ..... 二〇〇〇元
- 幼童教養法 沈陳式譯·黃嘉音編校六〇〇〇元
- 大腿戲(社會暴露文集) ..... 六〇〇〇元
- 羅斯福傳 黃嘉歷譯 ..... 五〇〇〇元
- 人生之路(心理修養文集) ..... 三五〇〇元
- 創痕(徵文集) ..... 五五〇〇元
- 創子手(社會暴露文集) ..... 六〇〇〇元
- 天才夢(徵文集·土紙本) ..... 一五〇〇元
- 幸福的人生 顧啓源譯 ..... 五〇〇〇元
- 歐美印象 林語堂·老舍等著 ..... 五五〇〇元
- 空遊(徵文集) ..... 六〇〇〇元
- 阿丹諾之鐘 林友蘭譯(光社版) ..... 四〇〇〇元
- 廣島被炸記 黃嘉音譯(光社版) ..... 四〇〇〇元

## 西風社發行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七五

一九四六年的最暢銷書：

# 廣島被炸記

John Hersey: Hiroshima

約翰·海爾賽著 黃真音譯

據美國新聞週刊發表：一九四六年美國共出新書七千五百種。『紐約時報』特選著名批評家十位，對這些書加以品評。結果約翰·海爾賽的『廣島被炸記』一書，被認為是最值得推崇的報告文學。是一年中最發人深省而令人不能忘懷的書。

這是一本轟動歐美的新書，描寫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前後，六個炸後餘生者的故事，生動深刻，是原子世紀中一部露骨的寫實作品。

全文原載一九四六年八月卅一日『紐約客』雜誌，該刊出版後，立即銷一空。比利時商會，普林斯頓市長和愛因斯坦博士紛紛函電大批訂購，英國八大報紙要求轉載，形成了文壇上的空前盛況。

我們曾把這本書寄給『光雜誌』的定戶試閱，結果讀者紛紛來函表示感謝，並希望我們繼續挑選好書寄去。但是像『廣島被炸記』這樣的好書是可遇不可求的，這種內容和筆調都是千載難逢的。

本書初版業已售完，再版亦已出書，印刷裝幀均極精美。您看過這本書嗎？您想看這本書嗎？請您立即寄下四千元。您看過這本書嗎？您想看這本書嗎？請您立即寄下四千元。您看過這本書嗎？您想看這本書嗎？請您立即寄下四千元。

每冊定價六千元

光出版社發行  
西風社總經售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家雜誌社舉辦

全國大中學生

文藝創作競賽

延期截止收稿

我們為接受一部份同學的要求起見，決定把家雜誌創刊週年紀念所舉辦的全國大中學生文藝創作競賽延期截止收稿，並把獎金略增，手續簡化。茲將辦法列下：

- (一) 參加資格：民國三十六年全國大中學生，均得參加。
- (二) 題目：參加者應作短篇小說一篇，內容以描寫封建家庭中青年的痛苦和舊式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為中心。題目自定。
- (三) 字數：三千字以上，一萬字以下。
- (四) 期限：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一日截止收稿。
- (五) 揭曉：徵文結果在三十七年新年號家雜誌發表。
- (六) 獎金：第一名贈獎學金二十萬元，第二名贈獎學金十五萬元，第三名贈獎學金十萬元。其他合格稿件稿費照給。第一名至第十名各另贈作者及作者學校圖書館家雜誌全年一份。
- (七) 手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作者姓名，籍貫，年齡，性別，科系，年級，校址及通訊處。稿件請寄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雜誌社文藝創作競賽編輯部

## 編者的話

司徒惠先生的『我和旅英海員』，實在是一篇非常精采的作品，不但因爲文章樸實流暢，而且也因爲內容警關動人。在英國堅苦抗戰期間，有那麼多的華籍海員，冒着生命的危險，在幫助盟友作戰，他們的生活實況如何，大多數的讀者都不曉得。現在由司徒惠先生予以和盤托出，並且介紹了當時的留英學生爲旅英海員所做的有價值的服務工作。這篇文章雖然較長，但是寫來娓娓動人，讀來意味無窮。

『在美國作演說旅行』是楊惠女士最近寄到的通訊。從此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婦女的活躍，和她們求知的熱誠。在美國，家庭婦女的社會和團體的活動也許是太多了，使她們忙不過來。可是在中國，婦女們的組織似乎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姊妹們實在應該急起直追了！

馬歇爾大學是美國西浮琴尼亞

州的最高學府，設在漢丁頓城中。這地方雖小，但是最近因爲該校奪得全美各國大學的籃球錦標，因此聲威大振。黃仁華女士文中把美國大學生的狂態和生活，描寫得可謂淋漓盡致。

艾偉先生澳洲遊記的第二節，描寫新教育同志會輪流在各大城市開會的情形，同時介紹了幾位熱心教育的國際人士。下期將繼刊『名城聚會記』的第二段。

愛恒女士的『杜立德將軍會見記』，可說是我們所收到的一篇『冷門文章』。此文雖短，但是此種盛會，實在難得。希望愛恒女士以後繼續有通訊寄來。

在『美國的書評與書會』中，林太乙女士把她所熟悉的美國出版界的內幕，揭開來給我們看。林女士曾在美國出過幾本小說，對於美國的書壇，當然洞若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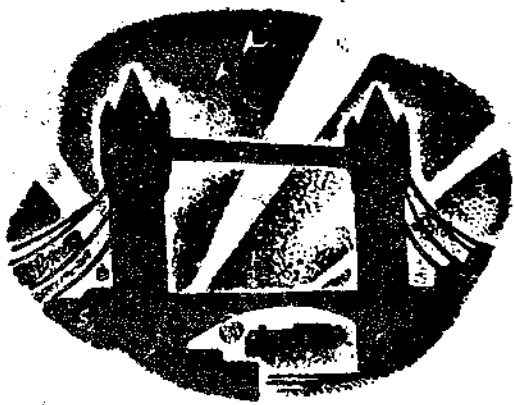
程玉慶博士最近榮任新成立的衛生署南京精神病防治院院長，這

篇『神經衰弱與心理衛生』，是他數月前在廣州向中山大學的同學所發表的一篇演辭。程醫師的一番話，足以打破一般人對於神經衰弱的錯誤的看法。

『原子彈毀滅紐約』雖是一篇想像的文字，但是今日黷武主義者如果不把眼睛睜開，如果盲目地抱住原子彈來玩火，那麼這種想像是很可能會變成事實的。

活動房屋是一種新興的建築工業，是建築界的一大革命。本期所介紹的是戰後活動房屋的一些新趨勢。

爲了紙價和排印裝釘費一漲再漲，西風也不得不把定價再度提高了。但是我們相信重慶航空版是可以彌補上海版價錢太高的缺憾的。重慶航空版與上海版內容完全相同，約遲一個月出書，第九十二期和第九十三期的定價都是國幣一千八百元，可向重慶臨江路大井巷二十號西風社辦事處訂閱。



★過去留學生以智識階級自居，每恥與海員為伍，我以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的經驗告訴我，他們中間也有不少是思想純正的忠實的勞動者。

## 我和旅英海員

司徒惠

——留英追憶——

在英美的華僑，大概可分為三類：外交界，留學生，和那些開飯店，洗衣店和雜貨店的商人。美國華僑的數目比英國的大得多，像在美國的『中國城』的華僑居留區，在英國則祇倫敦和利物浦可以見到，不過規模很小，而且污陋礙目。但是在戰爭那幾年，英國華僑中却增加了在盟國商船服務的我國海員，數目差不多佔了華僑的半數。由於環境所造成，那幾年我和這羣海員有很多接觸，認識他們的工作，生活和心理，發覺這羣常被智識階級鄙視的海上工作人員，蘊藏着不少義氣，耐苦和愛國熱情。這篇是幾年來混在他們中間工作和接觸的記載。

在外國船上服務的我國海員，大多數是未受過多少教

育的，已往常常利用在海上來往的機會，幹出不少犯法失國體的事情，像偷運鴉片毒品和走私等。事情被發覺後，連累我國領事們頭痛不堪，罰不勝罰，勸導不能，確是維持國家體面的一個大問題。過去留學生以智識階級自居，每恥與此輩為伍，我以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的經驗告訴我，他們中間也有不少是思想純正的忠實的勞動者。抗戰期內，他們雖寄身異國，國內家鄉淪陷，親屬喪失，而慷慨輸將，捐款回祖國幫助抗戰的熱烈情緒，很多自命為智識階級者恐怕還不及呢！須知缺乏教育不是他們的罪過，而是我們國家教育不發達不普遍的罪過，運氣好的能

在外國求深造的智識界，反而應該幫助訓導他們。我國現

正謀發展航業，擴充海軍，這班在外國大商船受過工作訓練的人，是很有價值的。

我和我國海員第一次接觸，是當我在蘇格蘭最大的商埠格拉斯哥城。一天晚上，萬國學生會給我個電話，要請我到蘇格蘭西岸的潭伯登埠（Dumbarton）警署替一羣犯了法的我國海員作翻譯。不久，又有一次到奇連諾埠（Greenock）作同樣的任務。那是一九四一年，正當英國極瀕危急的時刻，它的生命線快要給德國割斷，英國至美國間的太平洋航線的英國船艘，無時不遭受德國潛水艦的威脅，每遇英國船隻損失之重，連政府都不敢確實宣佈。英國有全國斷糧之危。而這些我國海員，雖為合約所繫，却怕危險，不敢出海，船又是升火待發，這是戰時法令很嚴重的反叛。我一方面祇能向他們以大義相責，而另一方面向法庭周圓其說，使免受牢獄之苦。船主後來說，倘若他們是怕的，那麼他也不想有這種人在他的船上服務。我聽了十分難過。但是我和海員接觸最有關係的，還是那次我在郵局門前遇見了幾個同胞海員。格拉斯哥城祇有我國學生數人，做生意的華僑簡直沒有，所以路上碰見同色臉孔的人，雖不認識，也總點點頭。這幾個海員告訴我他們的船剛到埠不過一天，後來我給了他們我的住址，說有事需要幫忙可以來找我。那天晚上，他們四五大的來找我了，面色慌張，經解釋後，我才曉得他們因船主苛待，所以船一到埠，全體數十人不得許可便脫離工作走避岸上。

後來船主通知警署，將他們一部份捉去，他們急着來找我幫助。那時格拉斯哥沒有我國領事，我以學生地位實難幫助，不得已祇可替他們發電報去通知倫敦我國總領事和利物浦的領事，請派人來援助，我自己更親自去警署看看那十多個不幸的同胞。領事未來前，我祇能安慰他們，說外國法律嚴明，不要害怕。後來過了幾天，領事館始終未派員來，法庭要開審了，我祇好又重演翻譯的把戲。不過我太盡責了，不祇是翻譯，而實是替他們辯護。結果這羣可憐的同胞又得倖免。他們中有一位後來還當了利物浦中華海員工會的主席。

一九四二年後，盟軍雲集英國，格拉斯哥便成了很重要的海埠，戰時一切交通都由交通部直轄，商船工作人員俱集中受勞工部指揮。那時格拉斯哥我國海員人數大增，英國當局為便利他們生活飲食及習慣，乃在城裏設宿舍三間，由輪船公司派員管理，這是我與海員發生密切關係的開始。那時城裏的留學生祇有蘇醫師和我二人，我們每星期都花幾個晚上到海員宿舍替他們謀劃福利。蘇君是看護他們的健康，後他與船公司聘請，做了我國海員的醫務顧問。戰時英國成了盟軍總部，社會道德低落，性病大增，一般我國海員，缺乏性病常識，多受其害，蘇醫師乃常向他們灌注此種常識，俾能預防。但我以工程師地位，不能直接對他們有若何幫助，祇能從旁的福利問題設想：像替他們寫家書，辦理匯款回國內接濟家人，和舉行英語夜



課，使他們稍學一點英語，減少啞子的痛苦。這點他們極爲興奮，很認真的上課。此外我還常作政治學識的灌輸和時事演講。英國無中文報紙，外國報紙他們當然看不懂，這點我國大使館卻沒有考慮過。所以時事的演講極受歡迎。尤其是戰爭的趨勢。

格拉斯哥我國海員人數，雖遠不及利物浦他們的總營多，可是全盛時期倒也不下六七百。他們是流動性質的，有些剛到了便再次出海工作去，有些却整年累月像過着退休生活的留居在宿舍。他們以廣東籍最多，江浙次之，山東則又次之。工作可分機工，燒火，甲板水手，廚房伙夫和侍役等。待遇也隨工作而異，機工最高，甲板水手次之，燒火最低。他們的工作期間和待遇，都是由我國大使館與英政府簽訂合約，所以待遇並不比外籍海員壞。這是因爲我國在戰時地位提高緣故。海員出海工作，所受待遇較高，另外還可領危險獎勵金，算來平均每月可得二十餘英鎊。不出海而整天住在宿舍過着悠閒生活的，除食宿有供給外，還可每月拿到十五英鎊左右，實不算壞。英國工人很多是每月拿不到二十鎊工錢，膳宿還得自理，這是英國戰時獎勵海員來維持國家的生命線。因爲戰時英國的食糧，大部份是靠海外接濟，軍火和原料更不用說。所以商船海員與軍隊一樣的受社會尊崇。其實海員的薪餉比海陸空軍要高得多。海員出海期間，長短不定，有些一去經年，有些却兩三星期便回來，那要看運氣。戰時軍事行動

秘密，船隻的航線和開行時間是不能預知的。有些船隻先把英國造成的軍火機械運到北非洲和印度，然後轉到南非洲，澳洲，南美洲，美國，加拿大等國，滿載着食糧和原料才回來。有些却祇載軍隊到義大利去便回來。還有，不要忘記有些却是船破人亡永不復回的！

在埠海員人數多時，福利問題更爲嚴重，人多了，壞的份子也增加。有些整天聚賭，因賭而爭執打架傷人；年老頑固的，却沉溺於鴉片，後者更爲嚴重，捉到警署去就會丟盡我們新賺來的四強之一的臉！所以我和蘇醫師對這種人決先從道德上的勸導着手，失敗後祇得用醫藥治療。不過海員中也有不少年青前進的，我們要促進他們運動的興趣，替他們組織乒乓球賽和足球隊。有一次，我領他們到萬國學生俱樂部去比賽，結果備受歡迎。此外，我還將那些對我國有興趣的蘇格蘭男女朋友，介紹他們認識，有時一道去郊外旅行，他們都是很高興地帶着啤酒，汽水和餅食去參加。雖然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倒可以調節他們單調的生活。福利工作最成功的要算是中國海員俱樂部，樂部的成立。海員宿舍俱設在船塢區，離市中心太遠，在城中時感無慰息之處，我想最好能在市中心繁盛區替他們設一所俱樂部，這樣有個地方聚集喝茶談天。大可減除在一個不通言辭的大城市中的苦悶。於是我向各方建議，如交通部，勞工部，輪船資方，中華海員工會，英國海員工會，和英國文化協會等，經多次籌備會議，才得交通部資

助。在市中心成立了一所俱樂部。一九四四年九月行開幕禮，市長和我國領事都來參加，設備有茶廳，書報室和游藝室。因食糧短少，交通部祇批准供應茶點，但因我們海員不慣外國茶點，所以索性將茶廳改為飯廳，飯菜都有得賣，俱樂部是由一個委員會管理，委員包括籌備的各方代表，而我却很奇怪地被請為海員代表。俱樂部本為我國海員而設，外籍人非經中國海員邀請不得入內，可是後來因飯廳賣的中國菜好吃，外國人皆趨之若鶩，尤其是那些美國，加拿大和荷蘭盟軍，老是不請自來的光顧『雜碎』和炒麵，常見客滿，反叫我國海員找不到座位。這一點我在委員會提出以後才算改革了。

說到這裏，我要提及留英中國學生總會這個組織來，原因它是我國海員福利的一個很出力的推動者。留英中國學生總會是留學生的中央組織，英國每個大城都有中國學生會，而總會是這些學生會組成的。那時我恰巧當總會主席，所以海員福利工作，便成了總會的一個任務。無論在學生總會年會，或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代表們都熱烈討論如何改進海員生活和提高他們教育水準。那時利物浦中華海員工會的秘書，是一位劍橋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同學，所以學生會和海員工會有很滿意的合作。利物浦有規模較大的海員俱樂部，海員的福利是由那處的學生會和距離不遠的曼徹斯特城中國學生會和海員工會合作舉辦，格拉斯哥則由我和蘇醫師負責，但同時也得愛丁堡中國學生會不少

幫助。愛丁堡是蘇格蘭的京都，也是英國最美麗的城市，附近有皇宮。所以中國海員都稱它做『皇城』，大家都想去參觀這『皇城』的風景。但言語不通，又苦無導遊者，這是愛丁堡中國學生幫助的機會。每次海員結隊去遊『皇城』時，我就預先通知那裏的同學，派人往火車站相接，然後引導到各處觀光。愛丁堡中國學生會會長林醫師和林太太是很好客的一對，海員到『皇城』時，都被請到他們家裏吃飯喝茶。

關懷我國海員的不僅學生會，留英中國工程學會也有值得記錄的工作。海員雖多數未受過教育，抗戰時有幾個會受過香港中學教育的年青人，因生活壓迫，走到洋船上當起海員來。他們英文相當好，數理機械都不錯，還有他們抱有很大的志願——希望利用在工業化的英國的機會，來增進他們的工程學識和經驗，利用工讀苦幹來訓練成一個工程師，這是值得稱讚的。他們先用正當手續，脫離海上工作，然後由留英工程學會介紹到英國大工廠去實習，晚上則去工科專門學校修讀。這樣有一位已經以外讀生的名義，考到倫敦大學工學士初級試了。同時在格拉斯哥有個海員是機械學徒出身，但人很聰明前進，我會利用晚上時間，教他機械工程和繪圖學識，去年他已參加我國海軍在英訓練團，這也是個滿意的結果。那時工程學會的秘書是黃君，而我是工程月刊的編輯，我們的希望不是從海員中造就幾許工程師，却是希望把他們中間有機械基礎的，

訓練成爲好的工廠工頭。英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工業國，到處可以見到機器代人工作。但一個工業國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事，要經過長期的試驗和訓練；一所大工廠的組織和管理，也絕不是幾個工程師便能勝任，好的工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就算我國有大量的設計工程師而沒有經驗的工頭，那我國也不會成爲個工業國。大學書本的教授，訓練不到工頭，而國內設備簡陋規模微小的工廠，更不能訓練出好的工頭出來。

上面祇說到留學生怎樣關懷同胞海員福利，現在要談談海員怎樣幫助學生。我個人的經驗可以證實這些海員是義氣的一羣。每逢國慶日或抗戰紀念，宿舍或俱樂部都舉行紀念儀式，每次我都被請去演講。儀式最後總來一個抗戰捐款，他們把在危險中用血汗賺來的錢捐輸的踴躍，真是令人五體投地！說到捐款抗戰，國內大概聽到克里浦斯爵士夫人 (Lady Cripps) 主持的英國援華會吧，那確是一個很誠意很賣力援助我國的組織。全英國大小城市，都響應她的義舉。每個城市都由市長組織援華委員會，每年有定期舉行的『中國週』 (China Week)，這一星期內有各種捐款援華的節目，如賣旗，賣物會，跳舞會，電影和游藝會等，捐得的款項是由克里浦斯爵士夫人的援華會轉獻我國，煞像一種全國的運動。他國人士這樣熱誠援助我國，在英國的我國留學生，當然是盡力協助，而這也是極受歡迎的。學生最有效力的幫助是『中國週』內的中

國各種問題和情形的演講。除了少數對我國有認識和有研究的英國人外，這個節目差不多全是我們學生負起。抗戰幾年來，格拉斯哥都有援華委員會，由市長組織，我竟和市上名流一起被請參加。捐款最有成績的是賣旗。事前由援華會印備大量一吋見方的我國國旗，送購者作紀念。賣旗日在路上一面搖着錢箱，一面吶喊，參加的各種人士都有。這些男女老幼，都是同情我國多年抗戰，而出來表示熱誠擁護的，主婦小姐都有，學生教員更多。賣旗多在星期六，那天市上是一星期最熱鬧的一天，行人最多，下午工廠照例放假，一般對同情我國的工人，都自己來領了錢箱和旗去協助喊賣，這種熱誠，自己中國人看來真是有點感動。一九四四年的『中國週』，市長對我說能够找些中國人士來協助賣旗一定有更大的吸引力。可是格拉斯哥的我國學生實在太少了，愛丁堡的學生也因功課關係不能全部動員。後來我向海員徵求意見，却得他們熱烈的贊成，就是不懂英語的也要出來效勞，尤其是那年青的一羣，特別興奮。結果那星期六市上出現了一大羣中國人，一面搖着錢箱，一面吶喊，向路人勸捐。那天我也坐着市政府的播音車，和幾位有名的男女戲劇明星，在市上兜圈子，沿途作簡短的勸捐的演講。在每一個地方或路上，當我們演講完後，搖着盛着銅子銀幣鈔票的錢箱的中國海員，便開始向路人大肆活動。果然市長的建議好，海員的吸引力大，一般外國人見了都高興地捐輸，所以那天成績很好。

最近幾年我國海員在外國多深明大義，因國家地位提高，一切行動會影響國家體面，何況中國人以前在外國總是被人輕視；所以海員們在路上紀律很好，衣服更穿得很齊整，比一般留學生好得多，其實比外國人還講究！從賣旗那天後，我國海員在格拉斯哥城得了個好聲譽。

學生最要感謝海員的，是他們的熱誠幫助留英學生總會主辦的捐募書籍寄回國內分贈各大學。那時留英學生很關懷國內大學因多次撤退，圖書盡失，造成學術界文化食糧的恐慌。學生會便發起捐募書籍，由英國宣傳部協助，將書寄返國內，按類分贈各大學。這義舉得利物浦中華海員工會熱誠捐助四百英鎊，以購買科學書籍，這真是值得稱頌的。

年青的海員，西服都穿得十分漂亮，所以宿舍附近，外國少女很羨慕他們，樂與爲友。他們還有從船上帶回來在統制極嚴的英國不容易看到的水果和糖果，孩子們更趨之若鶩。宿舍裏常擠滿着孩子。海員們漂流海外，有些家人都在抗戰中犧牲了，所以對孩子不免生了愛護之心，有時還教孩子們說幾句中國話或唱中國歌曲。在黃昏時候，宿舍前常會聽到黃髮藍眼睛的孩子，高着嗓子唱『義勇軍進行曲』！

海員出海時，賺錢多而花錢的機會少。倘若工錢不是在船上賭博輸掉的話，回到岸上來，都是腰囊豐富。戰時海上危險的生活，和國內家音的杳然，增加了他們的悲觀

和苟且的人生觀。他們不信任銀行，不信任儲蓄，所有錢財都放在一條布帶裏，緊緊腰際。倘若船遇險時，那些錢就與命同歸於盡！有錢的回到岸上來，手面極爲闊綽，節儉成性的英國人，實在看不慣。他們在飯店，茶室和理髮室等所給的小賬，實在驚人。我常常勸他們不要如此浪費，辛苦賺來的錢，要積蓄起來，戰後回國可以用。有一次，我到一家海員常光顧的百貨商店的理髮室去剪髮，理髮師却誤會我是個手面豪華的海員，倒屣相迎，盛意招呼，一面剪髮，一面說長說短，滿以爲工作完後，我會不在乎的來一個比理髮費還要多兩倍的小賬！這真糟糕，我不得已忍心對那興高采烈的理髮師說，我不是海員而祇是個學生，這對他真是冷水澆背！

海員的豪闊習慣，博得不少的外國朋友，尤是一般下流女人的歡迎。他們把辛苦賺來的錢，又很容易地花掉。不過其中也有純正交情的，像那個海員因病在醫院留醫多時，結果和一個女護士感情很好，出院後護士却請他到蘇格蘭北部她的家裏休養，一連住了兩星期。還有『雄叔』的故事更是海員中的美談了！『雄叔』是個五十多歲的廣東海員，身材魁梧，是中國人中不易見到的，性情爽快，很有義氣，是海員中的父老。宿舍附近的少女和孩子們，都叫他做『雄叔』，『雄叔』不懂英語，連洋涇浜也不能說。一天晚上，他老人家獨自出城去遊，回來時却坐錯了別一路的電車，把他載到城外另一方向。那真糟了，時

間已是九時以後，燈火都爲防空襲而關熄了，路上十分黑暗，又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雄叔』急了，但沒辦法，祇得站在路旁發呆。後來有個中年的蘇格蘭人走過，看見這中國人呆立不動，懷疑他是迷失路途，相問之下，果然如此。『雄叔』雖不懂英語，但爲應付非常時期計，却學會了『船塢』（Dockyard）這個洋文，因爲宿舍是靠近船塢，找到船塢便容易找到宿舍。這個洋文簡直是每個不懂英文的海員的隨身寶！外國人聽了便說他走錯了方向，要坐那路車才能回船塢去。可是這還是一樣糟，『雄叔』聽不懂。外國人走過後，電車來了，他還是不動。外國人回頭看，才曉得他不懂話。後來這善心的人才想出個辦法，說他家住在附近，請中國人回家坐坐，吃點東西，然後自己送他回宿舍去！『雄叔』當然也聽不懂這一套，祇好滿口謝謝，跟外國人走。到了家時，才恍然大悟。這位善心人是在一家工廠工作的，一年前，他的家給德國飛機炸毀，才搬來親戚家暫住。他還有老母，兩個妹妹，另一個比他年青一點的弟弟。不幸得很，弟弟一年前便患了病，雙腳不能行動，年老的母親也是一樣。吃過晚飯後，外國人便親送『雄叔』回宿舍。第二天，『雄叔』以恩德不可忘，乃和一個略通英語的海員，帶着水果，牛奶，白糖和幾種戰時極爲難得的食物，前去報謝。還有，他帶了一瓶中國藥酒，他老人家相信藥酒能治療恩人的母親和弟弟的腿病。果然藥靈，外敷了數次後，兩腿便能伸動！此

後『雄叔』便成了那外國人自己家人一樣親暱，老太太希望兒子快些能够恢復行動，要把中國藥酒內服，功力更當厲害，這可急煞『雄叔』，他說蘇格蘭人肚皮怕和中國人肚皮不同，藥酒吃下去受不起就糟糕！老太太說他和她的兒子現在差不多是兄弟一樣，就算吃藥死了，也不埋怨他！但是『雄叔』終沒有胆量讓他吃，祇用來外敷。這樣一月後，老太太和兒子都能行動了，一家都很歡喜。從此『雄叔』和外國兄弟時常一道出外，感情甚爲融洽，真像兄弟一樣。不過『雄叔』英語還是聽不懂！

那外國人的一位親戚就是那有名的愛爾蘭戲劇家卡羅（Paul Vincent Carrol）。他那時在紐約百老匯協助演出自己的戲劇，後來回來蘇格蘭，便認識『雄叔』，兩影子又是『一見傾心』，戲劇家好喝酒，『雄叔』也頗愛杯中物，兩影子常涉足酒吧買醉。一個是有名的戲劇家，一個是未受過甚麼教育的海上工作者，情深却在無語中！卡羅喜歡『雄叔』的俠腸義氣，說是一種爽快的人生哲學，他曾爲文在報上描寫『雄叔』是個中國哲學家！這家外國人和戲劇家我也曾會面過，『雄叔』每次請他們吃中國飯時，總要我做陪客。卡羅先生新著作演出時，也常請我和『雄叔』去看。

我認識海員的經驗中，有兩個奇異的故事值得記載。第一件前幾年在國內想也聽到過，那是一個我國海員，創造了在海面上漂流最長時間的世界紀錄。這位海員是個年

青的海南島人，身體很好，戰時在英國船上服務，那次他的船在大西洋南部被德國潛水艦炸沉，他跌到海面去後，幸虧找到了一個救生排，在排上他獨自一人隨波漂流，共一百四十三天！這真是驚人的新聞。後來終於得巴西國漁人救獲，送到美國。在美國休養時，得美國商業部送給獎章，並贈與美國籍民的權利。後來英國政府也請他過來領受英皇頒與不列顛帝國獎章(British Empire Medal)。一九四四年，他從美國到英國格拉斯哥，由市長及交通部勞工部代表開會歡迎，頗為榮耀。全國大報紙，都派訪員來參加。訪員們要向他探探漂流的生活和感想，但他老是婉辭不答，訪員們急了，當這海員脾氣奇怪，後來他却很妙的說，要等他到白金漢皇宮領受獎章後，將故事向英皇先述說，這是尊重英皇的表示。這回答却把訪員說得馴馴服服，唯唯稱是。其實秘密的消息告訴我，這個海員好聰明，早就將故事博得重價，全權賣給一間很大的倫敦報紙，快要在該報發表了！這位英雄同志來到格拉斯哥，海員宿舍設宴歡迎，尤其是海南島同鄉海員，更為熱鬧。席間大家請他演講海上漂流生活，雖然座上還有幾個訪員，但是用中國話講，他們也聽不懂。在這種場合下，他終於說了：當他的船下沉時，他跳下海去，在水裏掙扎了不久，便很幸運地找到一個沒有人的救生排。他爬到浮排上時，褲子已失掉了，祇穿着一件上衣。他發覺袋裏有一柄小洋刀，這小洋刀簡直是保存他生命的恩物，他用洋

刀造成釣魚的工具。救生排是戰時每條船上的新設備，不過六七呎平方大小，斜斜的裝在船旁上，把纜繩切斷，排就直衝向海面去。排上普通備有乾糧和飲水，足數人數天之用。所幸他是獨自一人，可以多吃幾天。乾糧吃完，他祇好靠釣魚來充飢。他是用自己頭髮來釣魚的，這也是窮途絕路時的智慧。魚捉來是生着吃，那可不用說。幸運的是他在熱帶洋海漂流，不然早就冷死了！這樣過了一百四十三天，才遇到了一條巴西漁船，把他救起。那時他已是頭髮很長，全身一絲不掛，弱得不能行動了。這個故事說得異常沉痛，不少海南島同鄉為之淚下！

第二個故事不能說是奇異，更不能說英勇，不過我以為是有點反常，所以值得記載。主人翁也是個廣東籍的海員，不過他不是英國船服務，而是在德國船服務的。他的故事的開演，不是在英國船被德國潛艇炸沉後，被捉到德國去做俘虜，却是在德國船被英國潛艇炸沉，被捉來英國做俘虜的。這不是有點希奇和反常嗎？因此英政府經我國使館保證後，才把他釋放出來，到英國船上工作。他是四十多歲的人，生長在中國，他父親在第一次大戰後，便留居柏林郊外做農田生活，他十多歲才到德國，後來娶妻生子，居留下。這次戰爭開始，他和他弟弟被徵入伍，弟弟加入空軍，後來在法蘭西之役陣亡，他目己是加入商船隊。照理他是德國籍民，不過華僑處處一樣，念念不忘祖國。一九四四年，盟機大炸柏林，他很為家人憂慮。後

來德國戰敗，他那時剛在一條紅十字軍醫船上服務，更巧的是軍醫船要到德國昔日最大的海埠而今變成瓦礫的漢堡（Hamburg）。到了漢堡後，他乘機跑去柏林探聽家人消息，經了很多困難，在難民營中祇找到了他年老的父親，真是悲喜交集！他父親說德國這次可沒有希望了，他還是回英國去生活好，自己年老終要死的。他沒法，祇好將身邊所有的錢和衣服，交給在戰敗的德國待死的年老父親，而自己跑回英國！那天他剛由漢堡回來，我在海員俱樂部同他一道吃飯。他說完故事，默然無語，我也為之淒然！

幾年間，我在海員中認識了不少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我發覺這一羣有不少是純正真誠充滿義氣的人。一九四五年秋，我奉命回國服務，他們為我餞別，還送給我一些很有價值的紀念品。我離開英國那天，他們有些還來碼頭送行，大家希望回到祖國再見！真的，我和海員緣份不了，船行二十四天後，慢慢駛進印度孟買港，我正在甲板上預備登陸，突然的見到一百公尺外停着一條美國商船，正在升火待發，它甲板上站着幾個穿白制服的我國海員，看清楚原來是舊相識。於是搖手相呼，他們看到我，便大家傳說，不久全船的我國海員，都走到甲板上來向我招呼。我離英時，這羣已出海多時，所以不曉得我要回國。經我大聲相告後，他們不絕的搖手相祝。他們是正要回美國去。

戰爭結束了，海員多數解約，先後返國。去年底，我

因事過香港，在路上却碰到了『雄叔』，真是喜出望外。他老人家還是那樣高大，頭上戴着一頂蘇格蘭粗絨小帽，身穿美國厚厚的駝駱絨大衣。他說一天前剛從英國回來，同船歸來的還有好幾個舊友。他自己運氣還好，家人都安全，他太太以他多年在戰爭危險的海上工作，現在安全回來，該要謝謝神靈的保佑，所以他預備第二天在家謝神請酒，昔日格拉斯哥的海員老友有好幾個將會聚在一起，事又這麼巧，一定要我去參加。那天晚上，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裏，我和八個海員朋友盡興的痛飲一番。

### 英國人的喝采 溫敏

在英國的聚會席上，聽眾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歡樂和讚賞的情緒。在音樂會中，聽眾聽得得意時，常報以熱烈的鼓掌。在較嚴肅的場合，則發生長吁之聲。播音台或舞場中更以鬼叫聲代替歡呼。課堂上聽教師授課，到心會神聚，感到興趣時，即頓腳擊桌，也不會被教師禁阻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便常有這種現象。有時並不一定講的怎樣好，而因為所談論的合於學生的口味，也會被引起喝采的動作的。有一次，在最受學生歡迎的應用解剖學班上，願其教授講到女人腹上靜脈，不比男子可為診斷肝硬化疾病之用，因為女人腹部大都油厚三寸。這時男學生擊桌喝采，女學生只能用『可羞』的驚異口氣來抵抗。課堂如戰場，凡是到過英國的人都會承認的。



★短短的一星期春假，我就在華盛頓州附近的小城和隔海相望的加拿大哥哥倫比亞省會維多利亞，作了一次匆促的旅行，參加了幾個集會，演辭的內容當然離不了中國的問題。

## 在美國作演說旅行 楊惠

——美國特約通訊——

在西雅圖，二月初就已是晚春天氣，炙熱的太陽非常誘人，被教課困住的人真是引以為苦。去年我已接受了美國聯合援華會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的邀請，為該會的演講員之一，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時間開始作『演說旅行』。但我這有旅行狂的人，還是不肯放棄到處走的機會。短短的一星期春假，我就在華盛頓州附近的小城和隔海相望的加拿大哥哥倫比亞省會維多利亞，作了一次匆促的旅行，參加了幾個集會。演辭的內容當然離不了中國的問題。

### (一) 奧林比亞

奧林比亞 (Olympia) 是華盛頓州的省會，在西雅圖

的西南。住在華盛頓州的人，都說不知道為什麼省會設在這麼一個居民不到一萬五千人的小城。自然小城也有它的好處，譬如給人第一個印象就是緊湊，省政府的白房子在城的中央，四週有幾條主幹的熱鬧街道，此外就都是清潔劃一的住宅。

在美國乘長途公共汽車不算一回事，和城內的車子差不多。只要湊準了時間，隨到隨買票，上車也總有座位。從西雅圖到奧林比亞只二小時，但一個人坐着就好像兩年那樣長。沒事和鄰座的人談天，是一個工人，每天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公共汽車到西雅圖做工。就好像家住崑山，到上海工作，而他一點都不以每天長途跋涉為苦。

四時開車，在微雨迷濛中經過兩個小鎮，公路是高低



不平的山路，上了又下，下了再上。六時抵奧林比亞，史密斯主教的夫人帶了她十歲的男孩和一頭大黑狗在車站接我。她在信上和我說明，好讓我下了車可以找得到她。史氏夫婦曾經在中國湖南住過十年，還在南京金陵大學教過書，會說一口中國話，對中國人倍覺親切。我到他們家裏稍憩，就到禮拜堂參加一個婦女團體的宴會。

這婦女會的名字叫『日落會』(The Sunset Club)，發起人是一羣職業婦女，在第一次大戰開始時送丈夫入伍，送到福祿鎮 (Fort Lewis) 時，正是夕陽西下，就取了這個相當羅曼諦克的名稱。現在，這一羣會員自然都是雙鬢蒼白和我母親年紀相仿的太太們，但她們仍舊是生氣磅礴的來聽一個來自中國的女孩演講，叫我非常感動(這一點也就證明美國是一個『新的國家』)。飯後我向她們講『中國的前途』，席間約有五十人，完畢後她們提的問題很多，從飯菜、天氣，到軍事、政治，真是無所不問，無所不談。散會後，有多少人搶着要請我到省政府去參觀正在進行的省議會(制定州法)。州法每兩年制定一次，為期一個月，我到奧林比亞時正是最後兩天，也因為尚有好多條來不及討論，就連夜的趕，晚上也照常開會。夜間九點鐘，我和葛士律太太 (Mrs. Guthrie) 兩人走上宏偉的小白宮的大理石台階(華盛頓州因與國都華盛頓同名，省政府的房子是仿白宮的式樣造的)。這是正中央的總辦公室大廈，一共有六宅白房子，另外五座是勞工實

業，社會福利，公路交通，司法裁判，保險與稅收的政廳。正屋大門上的雕刻，都代表着華盛頓州：例如中間兩扇門上刻的是綿羊和木材，是本州兩大工業，右邊是山水和風景，左邊是泉水和輪船，表示本州的水力和運輸。

進了門，葛太太滔滔不絕的告訴我這房子的材料來自世界各國，一盞黃銅大掛燈重二十二噸，真是萬丈光芒。

省參議會也分上議院與下議院，都有樓上的旁聽席。我到上議院時，諸議員正在熱烈爭辯汽油稅的法律。後來又通過禁止販酒和吃角子老虎的州法。表決時主席點名，你說『正面』或『否』，好像我在學校上課時一樣，只叫姓而不點名。

從上議院穿過樓廳就到了下議院，議員人數比較多，也有不少女的。一位非常年青的太太在半小時內收到兩盒完全一樣的巧克力糖。在議會開會時，不少男女的服務員 (Page)，自七八歲的小男孩起到二十多歲的大學生都有，大半的事情就是替議員遞字條給在樓上旁聽席的家眷，一個個都穿着整齊的制服，像煞有介事的在議會廳中穿來穿去。

之後，我又去參觀州長和秘書長的辦公室，是夜間，除了打掃的工人外，靜得叫我不敢做聲。帶我進去的人也專門點給我看那些東西是來路貨。華盛頓州政府的秘書長是李武太太 (Mrs. Belle Reves)，儀表和態度很可親。州參議會的議員有不少是教員，說到財政支出時，多數贊

成撥更多的款項為教育經費。

走出州政府，葛太太又開車帶我在奧林比亞全城兜了一圈。明天陰曆是二月中旬，月亮很圓，車走過住宅區，熒熒燈火，究竟是小城，好多人家已熄燈睡覺。我在史密斯主教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乘車回學校，趕到課室還不遲。

### (二) 白 林 翰

第二次坐長途公共汽車是向北走，到和加拿大交界處的白林翰 (Bellinham) 城，是參加一個婦女組織『友社』 (Druzea Club) 的十週紀念大會。路上走了兩個半鐘點，沿路的風景是一幅圖畫，高入雲霄的森林，碧綠的翠湖，別緻的小橋，水仙花田，叫我這想睡的人都閉不上眼。車行很快，抵白城時正是黃昏時分，一輛新汽車把我送到了女青年會，和去年在紐約住的女青年會宿舍差不多：席夢思的牀，一盞桌燈，却又引起了我的思鄉病。

在一位主幹會員克萊夫人家吃了一頓佳肴，就赴大會會場。那天連別地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一共有近百人，全部中國裝飾，因為這一年他們研究的題目是『中國』。在我的演說前，有別的音樂節目，還有穿了算是中國衣服的一位六歲男小孩的中國歌，相當精采。我的『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壓台戲』，講完之後，照例是問問題，我和會長還在台前和每位聽眾握手——大概握了一百次之多吧。

第二天早上，爬到山頂的東太太 (Mrs. Easterly) 家參加一個早餐宴會，那地方居高臨海，有山有水，如入仙境。又是出大太陽的好天，我們坐汽車開過五花六色的鬱金香和櫻花的樹林而到與加拿大的交界處，也許這一看看上了癮，就叫我決定要作加拿大的春遊。

### (三) 加拿大維多利亞

從白林翰回來，忙着參加了幾個國際音樂會和國際晚會。三月二十八日音樂會一完，就趕着去加拿大的維多利亞 (Victoria, B. C.)。這次是要『出國』，手續比較麻煩些，而路程却很近，五小時的海船，也不用預先定座或買票。

是一個典型的春天氣候，早上七點二十分開船，從西雅圖往西北走，就是溫哥華島，而島尖是加拿大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省的省會維多利亞 (Victoria B. C.)。我已有六個月沒見到海，這雖和太平洋有點不同，顏色却也一樣藍得可愛，而遠處的山，蒼綠的樹林，跟着我們『夏洛蒂公主號』 (船名是：Princess Charlotte) 飛的海鷗和飛魚，這是詩人畫家筆下的東西。我想，住在海邊的人難怪是比較心胸寬廣，再多的心事和憂慮，被這海風一吹，也不能再存在。

中午十二時半抵維多利亞，我們住的『皇后飯店』 (Empress Hotel) 就在碼頭對面，幾步路就到了。這是全

加拿大最大的旅館，一共有五百七十間房間（溫哥華的溫哥華飯店只比它少幾間房間），而它的更精采處是前後的兩個花園：小池，圓頂花房，和對面的『晶園』（Crystal Garden）。晶園是游泳池和舞廳，也是加拿大最大最講究的溫水游泳池，夜間各色燈光齊開，和水中五顏六色的游泳衣相映之下，州人睜不開眼睛。下午去喝茶的人也很多，但沒有茶舞。英國人最注重午茶，都是正襟危坐的細嚼茶的滋味。

維多利亞城在外表上就極討人喜歡，明朗，清潔，像一個淡抹脂粉，但是非常自然可愛的少女。雖是省會，但和奧林比亞一樣，並不大。全城人口只有一萬一千人（還不及華盛頓大學人數的三分之一），到現在有一百零三年的歷史。全城有五十二個教堂，十九個公園，三家銀行，九家戲院，兩個中學。而最多的是風景區，差不多全城每一處都能入照相機的鏡頭而比那兒的公園都好。

大體上說來，維多利亞和我所看到過的美國城市完全不同。因為第一眼，直覺的就能辨出她的英國味，店裏掛着的油畫，住宅外面低欄和矮冬青，英國人的小花園，假山和石頭上的各式小花，整齊得厲害，而英國人決不嫌單調。

在維多利亞只住了三天，却抽出了一天工夫專門遊城和觀光。從熱鬧區的『同孚路』（Yates Road）出發，到飯店旅館戲院最多的『政府路』（Government St.）

兜了一圈之後，就開入最舊的英國住宅區。建築雖不同，花園的佈置却都大同小異，正是百花盛開的季節，看到最多的樹是櫻花，栗樹；花是鬱金香，玉蘭花、百合花和水仙花。帶我們參觀的人指了一種樹告訴我們說，這叫『猴子爬不上的樹』（Monkey Climb not Tree），因為猴子每樣樹都爬得上去，唯有這種樹非常直，而且莖的外部光滑，就有了這個名稱。

有名的鄧絲米古堡（Dunsmuir Castle）也就在這古舊英國住宅區旁邊，這古堡是鄧絲米造的，但還沒造完，他已故世。

維多利亞最大的百貨公司的主人也是創辦者史賓塞（David Spencer）的住宅，也大得好像是古堡，這位史賓塞先生在去年作古。

車走到海灣時，曲折的海岸線叫我們想起是在島尖。這溫哥華島的面積和美國西部華盛頓州，奧利根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三州一樣大。長二百八十二哩，寬約九十六哩。海邊有一個極大的高爾夫球場，不論晴雨，不分冬夏，每天都有人在打球。白色的公寓房子和橡樹海灣的旅館（Oak Bay Hotel）都很漂亮，但是也和美國的不同。

最大的公園叫信號山公園（Beacon Hill Park），原來這裏從前有兩個燈塔，給海灣裏進出口的輪船放信號，現在就叫『信號山公園』。公園裏有一個中國古鐘，據說是義和團時的東西。好幾隻孔雀躲在樹上，這裏多的是島上

印第安人的長條木刻神像 (Totem Poles)，大小都有。維多利亞的明信片，最多的就是議會的房屋，城裏人都以那圓屋頂的白房子花了二百五十萬資本造的議院而驕傲得意。前面的維多利亞女皇石像，他們覺得可與紐約的自由神媲美。

第二次是觀光島上的公路，共長四十五哩，有十二哩是在維多利亞。出發後所經過的加拿大名勝地有高其湖和瀑布 (Gorge)，沙魚的家——金泉 (Goldstream)，花橋 (Craigflower) 等等。然後汽車就走上環繞山峯的馬拉哈道 (Malahat Drive)，一直繞到山頂。在我，是重溫十年前隨父母遊南京紫金山的舊夢。到了山頂的馬拉哈瞭望點 (Malahat Lookout)，人就走在雲霧之中，一片白濛濛，同行諸人又走進茶室去喝英國茶了。這是島上最美的地方——『山在虛無縹緲間』。

許多人對我說，看到了維多利亞就等於看見了英國。可是我以為溫哥華島究竟離美國太近，初來的人雖大半是英國人，帶來了美國的情調和風味，但最多還只能說這是英美的共同產物，是一個混合物。就如此，已經叫我們體味到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不同處，不如美國人可親近，他們非常有規則，說一樣的話，穿一個顏色的衣服，吃一樣的東西，每天做一樣的事，種一樣的花，永不會厭倦。

本來還想到溫哥華去，看幾位為大學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朋友，因為時間不及而作罷。在春季學期開學的前一

天趕回美國，上船時須重辦『入境』手續，爲了我們幾個中國人，叫四時三十分的船延遲了二十分鐘才開。在海上看日落，抵西雅圖時遠眺山城夜景，並不比舊金山遜色。

#### (四) 白蘭明吞

從加拿大趕回來的第二天，早上連上三課，下午又和中國領事同去對岸的白蘭明吞鎮 (Brenerton) 演講。

白鎮與西雅圖隔海相望，却也須坐一小時的輪渡，我們是把小汽車開上渡輪，連車帶人一起送過海去。比了渡太平洋的『將軍號』和到加拿大的『公主號』，這船是太小了，可是在甲板上吹春風的滋味也是人生一樂也。

那天的晚會是白鎮職業婦女爲捐助中國救護事業及發起華盛頓大學國際婦女會的援助的年會，賓客盈門，是在一家中國飯店，除了婦女會員外，還有她們的丈夫孩子和客人，有百餘人，吃的東西是炒麵，芙蓉蛋和雜碎——這些是美國人眼裏的典型中國菜。

飯後梁副領事講『揚子江的水利計劃』，足足講了一小時，到喉乾口渴而後止。我報告了一些中國國內對醫藥方面的需要，同時謝謝他們的援助。

照例，講完了就義務回答他們一切的問題。美國人實在好問，他們的好奇心叫我脫掉了一班輪渡，幸而趕上了最後九時半的那一班。大概是一週來講中國講得太多了，當夜做夢就在中國。



★美國一個小城中的大學生活。

## 介紹馬歇爾大學

黃仁華

——美國通訊——

馬歇爾大學是美國西浮琴尼亞州 (West Virginia) 漢丁頓城 (Huntington) 的唯一大學，創辦於一八三七年，現已改為州立。首任校長約翰·雷德萊 (John Laidley)，因為要紀念好友約翰·馬歇爾，是當代的司法部長，所以把這學校名爲馬歇爾大學。漢丁頓是西浮琴尼亞州最大的城市，人口在八萬五千左右。有三條主要鐵路與公共汽車路通過漢丁頓，所以交通便利。除本市的學生外，由外鎮來的學生不可勝計。

本學期的學生共有三千三百三十三人，校園面積共有二十五畝，位置是在漢丁頓的中央。校舍的建築雄偉而大方，散佈在廣大的校園裏。其中的校舍最大的是老總樓，是最舊而老的房屋，包括有大禮堂，課室，辦公室，教授

室等，郵政局與書店是在地下層。

那克德 (Northcott) 科學館於一九一五年才築成，內有課室與化驗室，科目包括物理、化學、生物、植物學、動物學與家政學等。

體育館於一九二一年築成，內有兩個游泳池，三個球場，休息室等。其餘圖書館，音樂館，大學堂 (舊男生宿舍)，雷德萊堂 (Laidley Hall)，霍齊士堂 (Hodges Hall) (以上兩間是女生宿舍) 與學生聯絡室，都是最新式的優美工程。校園四周，樹木滿佈，空氣清幽，實在是學子深造的勝地。

這次得到馬歇爾大學的獎學金，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由收到入學許可電報以至到校的時間，整整花了五個

多月。離國前教育部與美國領事館的種種手續，來往奔跑，費了不少時間。再加上美國海員罷工，所以入學期間只好延遲到本年的二月，正好是第二學期的開始。因為馬歇爾大學有史以來從無由中國來的女生，所以我的來臨，使全校與全漢丁頓驚異不置。美國人最好奇，所以在我踏進校園後的五分鐘，就有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向我大肆進攻。大家圍着我，問長問短，連祖宗十八代都要問到。第二天的報上登了一大篇關於我的新聞與相片。從此以後我的時間便不屬於我的了。在馬路上，在公共汽車上，在戲院裏，在百貨店裏，隨時隨地有人會跑來找我談話，問東問西。有的想知道中國的現實情形，有的想知道我對於美國的印象，甚至有人自動跑到宿舍裏來求見，代表全市表示歡迎的意思。尤其是聽說我是個長老會牧師的女兒，教會與學校方面爭先恐後來預約演講關於中國教會與教育情形。在第二個月中，我會被邀到八處演講，兩次在無線電台上播音。那知一個國內的無名小卒，一到美國的漢丁頓，居然如此的「紅」起來。這也可見美國人好奇心的大，而且同時可以證明「物以稀為貴」的俗語了。

因為我是外國來的唯一中國女生，所以馬歇爾大學裏的教授與同學們，對我另眼看待，招待非常殷勤，使我有許多地方比較美國女生要佔便宜得多。在課餘之暇，我的房間裏（我一個人住一間房間，水汀、電爐、各種摩登設備一應俱全），總是坐滿着好奇的美國女孩子們。他們的

無知與天真，坦白與直爽，實在令人驚異。她們對於中國的旗袍，十分表示好感。有比較生得矮小的，常拿我的衣服去穿，走起路來，學電影裏的中國古女人的姿態，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我們的上課時間是由早晨八時直到下午九時為止，每個鐘頭都有課程，每課時間是五十分鐘，留着十分鐘以備學生們來往走動換課室。自修課的時候，有的跑到圖書館，有的跑到學生聯絡室去休息。這裏面有各種冷飲、香烟、及糖菓出賣，有火車座位，沙發，打牌桌子與乒乓球檯，以供學生們交際娛樂。最特色的是一個自動的音樂箱，放進五分錢，就有最新的電影音樂可聽。好舞的同學，就一對對的跳起交際舞來。首次跑進這聯絡室，深感到裏面的秩序混雜得很，因為吸香烟的人很多，所以空氣惡劣。並且這些美國的男女學生們，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有公德心，香烟頭，糖菓紙四處亂丟。雖然有一位黑人無時不在收拾，也來不及掃除乾淨。

美國人是最注重民主的，所以無論上課下課，師生中間，處處可以看出民主的象徵。在課堂裏，當教授在演講的時候，學生們都很隨便的嚼着橡皮糖，有的腳比較長些的男生，居然把腳放在他自己坐的椅上來，大有中國茶館酒店裏食客的風度。如果有何疑問的話，學生們預先舉手請求許可。美國學生們的意見，到底比較中國學生繁多。有時候在五十分鐘裏，學生們輪流着發言，把教授的時間

佔去了一大半。當天沒有預備好功課的同學們，彼此大通紙條，大家同時向教授們大發種種疑問，以消磨時間；而做教授的，不得不平心靜氣的一一解釋。等到解釋完畢，下課鈴已經響了。

馬歇爾的教授們（除掉研究院外）常給學生們臨時測驗（Pop Quiz），利用上課時間的前十分鐘，給學生們答一兩個課本裏的題目，以勉勵學生預備功課。許多不贊成這臨時測驗的同學對我埋怨說：「這教授不是想測驗我們知道多少，而是想測驗我們不知道多少。」其餘如月考或半季考，都是十分認真的。許多教授在所發出的題目裏，包括有加減號測驗與文章式（Essay type）測驗，以增加學生考及格的機會。我首次到校拜訪社會學教授海華德（Hayward）博士時，他正在監上學期的大考。我們預約的時間是早晨十點鐘（因為他所監考的科目是由八時至十時），所以在十時左右我去找他的時候，他請我進他的課室裏，裏面還有三個學生在考試。海華德博士笑嘻嘻的問我：「你們中國有否這種學生，考試時間是八時至十時，而這些孩子們一直睡到現在才來考試？」其中一位頑皮的男生說：「我們只不過遲了兩個鐘頭罷了。」美國的教授們，對於學生比較我們更有了解與寬容，如果在中國的話，這幾個遲到的學生，也許就沒有考試的資格了。

我們差不多每星期開一次全體大會，請名人演講，或請著名音樂家與歌舞名手表演舞蹈，以增見識。在本市市

政廳與W.C.M.I.的無線電台體育館裏，每個月有幾次音樂隊，歌劇與各種球類的比賽與表演，入場券價相當高昂。可是馬歇爾的學生，持着學校發給的學生活動券，隨時可以出入，並且半個錢都不要花。對學生非常優待。

最近馬歇爾大學籃球隊奪得全國錦標，全校師生，開心得如瘋如狂，當球員凱旋而歸的那天，差不多有五六萬人到車站去迎接，並且開慶祝大會，球員個個是英雄。最後的幾場球賽是在甘沙司城（Kansas）比賽的，那幾天晚上，每間菜館、咖啡店，每個宿舍房間的無線電都開着，靜聽球賽情形。每次馬歇爾的球員擲進一隻球，全體同學們都高聲叫喚，跳跳唱唱，情景有如瘋人院。在比較緊張的時候，大家香烟不斷的抽，嘴裏還不停的唧唧咕咕，責備某球員不小心，不應該把球傳給三十二號，以致失守。無線電台報告員的報告詳細而周密，連各球員的各種動作都描寫得無微不至。某馬歇爾的健將帶着近視眼鏡賽球，每一出汗，他就擦眼鏡。他每一擦他的眼鏡，報告員就報告。有一個球迷，坐在一間藥店裏（Drug Store。兼賣各種冷飲的），向無線電的收音機大罵起來，叫那擦眼鏡的球員乾脆把眼鏡丟掉，以免誤大局。當別的大學的籃球隊到漢丁頓城來比賽的時候，球場裏上上下下坐滿五千多人。如果評判員多對馬歇爾球員幾次球的時候，噉噉（Boo Boo）之聲，不絕於耳。每當客軍擲進一球，無人作聲，有時還會有人大聲罵本校球員說：「醒起

來吧！回家去再睡吧！」或：「你是否在打籃球？」而當本校球員擲進一球時，全場的掌聲，狂叫聲，吹噓聲，頓脚聲，震耳欲聾。美國人的不客氣，可見一斑。尤其是對於戰局的勝負，窮兇極惡的興奮，雖然我還沒看到打裁判員的舉動，可是當場大罵裁判員的，每次都有。如：「某人是臭人！」(So & So Stinks!) 「如果你不會做裁判，請你下台！」這種幼稚而不顧面子的態度，只有沒有涵養的美國人才做得出。那些裁判員也都習慣成自然了，若無其事的當沒聽見。想不到最文明的美國人，也會有這種野蠻的特點。在這自由而民主的國家裏，有許多事我們『要面子』的中國人是看不慣的。

我們的膳堂，是在三間宿舍的中間，裏面有幾百隻方形的桌子，平常是四個人坐的。然而如果高興的話，可以隨時把桌子拼起來，坐十個人或二十個人都可以。每一餐都是帶着自己的一本飯票去領東西吃，飯票上每一個人的號碼不同，所以不能通用，並且遺失了也沒有人拾的。每餐平均是八角錢光景，冰淇淋，蛋糕，水果，牛奶餐餐都有。走讀的學生，也可隨時付錢來吃。單身的教授們，也天天來排着隊領飯。美國到底是民主國，不管你是教授或校長，如果客滿的時候，只好站着等，沒有學生會跑來讓你，請你先吃的。每當佳節時，膳堂晚上點着臘燭，大家都要穿新衣裳，如作客似的。並且學生還預備着特別節目，當場表演，大有茶館酒樓的風光。

馬歇爾大學的學生會是一個很有勢力的組織。前面所提的學生聯絡室是學生會主持的，裏面所開的舖子和每星期三晚上的跳舞會，都是學生們協同辦理的。近日是選舉學生會職員時期，獨立派與兄弟會姊妹會派 (Fraternity and Sorority 的會員) 競爭得很顯明。各方面有大規模的宣傳工作，甚至於借着無線電台作種種表演與播音，使學生們對他們的印象更好而深，以便選舉時多得幾票。想不到在一個小小的大學圈子裏，為了一點虛名與勢力，大家會那麼認真的爭奪。這也許可以表示美國人的好勝心是勇往直前的。

本校有一校報，名為派塞朗 (Parthenon)，是每逢星期三與五出版的。主持的人物多數是新聞學系的同學，內容除了國內重要新聞外，多數是報告學校當局與課外活動的新聞。星期三的校報與星期五的校報，各有各的編輯。最近星期三報的主筆，請我寫了幾篇關於遊美的感想，頗得同學贊許與欣賞。他事前叫我嚴守秘密，以免有人通風報信，給另外那一位編輯知道了，聽說會吃醋的。

馬歇爾大學的兩間女生宿舍，各能容一百五十多人，我住的雷德萊堂 (Raidley Hall) 是比較設備完全的宿舍，專為高級生住的。房間裏的水汀，熱水，一應俱全，被褥與窗簾是自備的，所以各房間有各房間的特色。多數的房間都是雙人住的，我的運道還不錯，自己一個人住一間。忙的時候在門外掛上一個『請勿打擾』 (Do Not



(Disturb) 的牌子，關着門唸書，沒有人會來吵你的。

兩間女生宿舍的規則還嚴，每星期一至星期四的晚上九時四十五分，是「關門」時間。星期五，六延長到十二點鐘，星期日最遲是十時，有特別跳舞會或音樂會時例外。因為這是晚禱會時間，所有宿舍裏的女生任意參加，由學生主持，唱詩，讀經，禱告。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所以孩子們當做禮拜是最自然的事。並且美國人對於禮拜儀式與態度，並沒有像我們那麼拘束與正經。我們每星期的晚禱會裏，同學們穿着睡衣的也有，穿短褲的也有，頭髮捲得像馬戲班小丑的也有。在宿舍的客廳裏，地毯上，鋼琴上，桌上，椅上，坐滿了人，有的嘴裏還嚼着橡皮糖，態度自然得很。到了美國後，我深感到美國人當基督教是為他們而存在的，是他們每日所需要的，所利用以補助精神上的安慰。而中國基督徒對於基督教的態度正相反，好像是為基督教而生活着似的，所以種種地方都令人感到拘束而不自然。中國人的上帝似乎並沒有美國人眼中的上帝那麼好脾氣，好商量，處處都要特別嚴重，以免觸怒他老人家。

每間宿舍都有一位慈愛的屋母(House mother)。我們的洛杭太太(Mrs. Lathon)是一位五十多歲的人，性情溫和，她除了管理宿舍裏的各種事務之外，還幫忙女同學們解決各種難題。她的待我們真是愛護備至，和中國學校的女舍監真是有天淵之別。

在每間宿舍裏，有三四間客廳以招待男友(女友們可直接到房間去)。客廳的旁邊有一間「屋母」的辦公室，裏面有一架放聲機。當有人來拜訪或有電話的時候，「屋母」就從放聲機裏個別的通知各住宿生，並沒有跑上二樓三樓去大喚大叫的必要，便利非常。每當星期五，六，日的晚上來拜訪或來帶女朋友出去玩的人，絡繹不絕。「屋母」坐在放聲機前，不斷的報告：「某某人，你有個拜訪者。」「某某人，你有電話。」「美國的青年男女有『約會狂』，每天每人嘴裏所談論的，莫不是『你今夜有沒有約會？』『你的『約會者』是誰？』『美國人本來社

交很自由，尤其是大學生們，每晚宿舍前有無數的情侶表演種種愛情的戲劇，擁抱接吻，並不避人耳目，自然得很。初次看見這些洋鬼子坦白的把戲，倒有點替他們害羞起來，看都不敢看。可是因為天天看到，只好當它若無其事了。最近馬歇爾當局正在嚴禁公開接吻的問題。原來美國人中，還有人反對這過於自由的趨向。雖然接吻是美國人很普遍的風俗，火車站和碼頭上接客送客接吻的人多得很，可是男女談情的接吻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春秋兩學期外，馬歇爾大學每年有暑期學校，分為三個五星期的學期；每學期可得六學分，如讀完暑期學校等於一學期的工作。所以有許多學生唸三年就畢業了。據本校註冊主任言，馬歇爾大學每年預定五個獎學金給國外學生，尤其歡迎中國學生。祖國學生有志升學者，可直接寫信接洽一切手續。地址是 Registrar, Marshall College, Huntington, West Virginia, U.S.A.



★克士補克先生是一位荷蘭的教育理想家，和我國的陶行知先生相彷彿。因為他的祖國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到納粹慘重的蹂躪，所以希望能由教育促成永久的和平，真正的和平，以免再遭受戰爭的痛苦。

## 澳洲遊記

艾偉

### (二)名城聚會記(上)

由星加坡搭乘英澳航綫的飛機進入澳境後，第一站便是澳洲的北門，達爾文港(Darwin)。我們降落該港已是午後七時，經醫官上機檢查健康報告後，全體旅客上岸，由大汽車送到公司招待所沐浴并休息。當我們洗去了熱帶的塵垢，坐在安樂椅上正想恢復一下連日來飛行的疲勞的時候，桌上却已擺滿了各色各樣的點心和飲料。大家便盡量的吃了一頓。這一頓豐富的茶點，給每一個初到澳洲的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並由此感到澳洲產品的富足與價格的低廉。這在戰後世界各國中是很難見到的。

在岸上大約休息了兩小時，仍舊回機繼續未完的旅程。機上的人員已經為我們預備了臥舖。這時機向東飛，頭風(Headwind)很大，飛機不停的震動。我們躺在床上，用皮帶緊扣着身體，非常難受，弄得頭暈腦脹。幸而

剛才吃得不多，沒有嘔吐，不久大概是頭風已經吹過，飛機又漸平衡。筆者已被這氣海風波弄得筋疲力竭。至此時遂昏然入睡，直到天明。

早晨六時飛機在包文(Bowen)降落。全體上岸用早餐，食物仍然很豐富。澳洲人習慣於每餐吃大量的食物，但這也只有物美價廉的地方才辦得到呀！拿起他們的菜單和別的比較一下，一定會使別國的人羨慕不置的。筆者恰與機長同席，問他機中有無氧氣設備？回說沒有。所以當飛機升入高空後，空氣稀薄，氣壓減低，筆者替黃超龍君寫地址時，自來水筆中的墨水不斷漏出，無法阻止，這是氣壓降低的一個明證。

包文在澳洲的東北部，是一個新開的海港，水很深，作藍綠色。海港建築工程正在進行。一艘新建的海船停在海濱，好像尚未完工。

七時左右飛離包文，所採的航綫漸漸離開大海，一路

所見只是崇山峻嶺，間或也有村落人家。在機上午餐後，填報關表。三時後飛近雪梨遠郊，在青蔥的陸地上房屋愈來愈密，港灣更是縱橫交錯，所謂雪梨良港，真是名不虛傳。飛機在市區上空盤旋了一會，便降落在玫瑰灣（Rose Bay）裏，四千里旅程，在短短的二十八小時內完成，真稱得上神速了（實際飛行時間為二十八小時，加上停歇時間共三十六時）。

我們上岸後，海關人員便來檢查盤問。海關人員已知筆者係由澳洲新教育同志會邀請而來，但檢查仍極仔細，可謂盡職了。渡過了這一關，新聞記者們又包圍詢問，並爭取鏡頭，約十分鐘始了。總會駐雪梨代表馬丁（D. R. Martin）和巴克（S. Barker）兩先生來接，同時駐雪梨中國銀行經理下五樓（鳳年）兄，盧仲清兄的男女公子，和前萬青試驗學校校友葛鶴齡君都特地趕來。異鄉相逢，倍覺親切。馬丁和巴克二君報告筆者大會已在昆士蘭邦都會卜利士本城（Brisbane Queensland）開始。由雪赴卜的機位，已經定妥，請筆者在當晚七時半起飛。筆者便又忽忽與五樓兄等告別，隨馬丁，巴克二君坐車去拜訪澳洲新教育同志會雪梨區會長吳可容女士（Miss Woodcock），並承邀在飯店晚餐，餐後便上飛機北行。

這次搭乘的飛機屬於澳洲航空公司（Australian National Airways Pty. Ltd.）。機身很大，座位舒適，每排坐三人，左二右一，中間是走道。全機大約有八九排。

機上女侍應招待很週到。在起飛前後照例送糖果和報紙來，飛了一點鐘後又送茶點來。飛行了不到三個鐘頭，就降落在卜利士本。大夥下機，乘大汽車到城站。行李由公司運送到城站點交。這時高達博士（Dr. Godard）已在站上等候，見了筆者，相與握手，便僱車請筆者到他的鄉居 Indooroopilly 去住。由車上談話中，知道高達博士是本地人，早年留學美國，曾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後在成都華西大專任教近十年，和國人感情很好。回澳後常作書並演講，俾澳洲人士了解中國的真實情形。博士的鄉居很遠，抵達的時候，其夫人已經入睡。博士自己為我烹茶，並且把他所藏關於中國的西文書和他歷年來所刊印的演講稿拿給我。我略一翻閱，覺得博士實在是一位有心人，非常欽佩。二人相談，不覺已是午夜一時二十分，我們便互道晚安，各自歸寢。

晨七時，高達博士親自為筆者送早茶來，真不敢當。飲後便披衣起床，盥洗後，整衣進客廳，由高達博士介紹其夫人。八時早餐。博士夫婦無子女，家中一切瑣碎雜事，都由夫人担任。另外僱了一個土人，打掃花園，由博士親自督導。園子裏養了六七隻狗，早飯後，夫人領着狗羣到鄰近鄉間去散步。筆者和博士準備進城。九點一刻有一輛公共汽車經過，停在園外，我們便上車，大約走了二十五分鐘，便到了市政廳。

今天（九月二日）是新教育同志會國際會議開幕後的

第三天。正式的開幕典禮便在今晚舉行。各代表的演說也已經在市政廳附近幾處分別進行。高達博士介紹筆者和新同志會昆士蘭邦區會長韓米敦 (P. L. Hamilton) 先生見面。承韓會長贈我會議程序表一份。翻看後才知道筆者的講題已經更換，內容着重在中國的戰時教育和兒童生活，共講兩次，一次在星期三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一次在星期四下午二時。此外還有座談會等。筆者自離開星洲以後，已經有三夜未得好睡，到此以後腦海裏仍存留着飛機動盪的影子，如何能担負這許多演講？而且講題又臨時更改，需要重新準備。便和韓主席商議稍加歸併。今天身體甚感不適，但仍舊到各處應酬：上午十一時在市政廳受張德力市長 (The Lord Mayor, Ald. J. B. Chandler, M. E. A.) 的招待，下午四時又應教育長維廉士先生的邀請到坎伯拉飯店 (Hotel Canberra) 茶敘，晚上七點四十五分大會在市政廳大禮堂舉行正式的開幕典禮，禮儀隆重，盛極一時。由昆士蘭邦總督顧伯先生揭幕，教育部長維廉士先生主席，對國外來的代表，致極誠懇的歡迎詞，並預祝大會的成功。繼由總會副主席饒章士先生致詞，題目是『國際社團中的生活教育』。饒氏立論新穎，很有見地。次由荷蘭代表克士補克先生講『教育在力求和平中的地位』。克士補克先生是一位教育理想家，和我國的陶行知先生相彷彿。因為他的祖國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到納粹慘重的蹂躪，所以希望能由教育促成永久的和平，真正的和平，以

免再遭受戰爭的痛苦。

散會已十時，大家到女青年會接受晚餐招待。十時半搭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到鄉下。剛到站便看見高達夫人開車來接，身邊坐着一條黑狗。高達博士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時候，曾經因駕車遇險，以後便不再開車，而由夫人庖代。今天雖然是九月二日，但在澳洲仍然是冬季，天氣嚴寒。夫人在辛勞了一日以後還駕車來接，來回十四哩，並且所走的盡是山林間的路。筆者實在感激不置。到家後博士來迎，又到書房閒談。夫人送茶來，並且希望筆者再進晚餐。其實筆者從早到晚已經用了六次，無法再進食了。和高達博士談到十二點，才各自歸寢。

三日一天，整天在房中擬講稿，題目是『中國的戰時教育』。四日晚七時到教師大廈，這座大樓是昆士蘭中小學教師合資造成的，上下四層，相當壯觀。筆者的演講就在大廈的會議廳裏舉行，由韓會長主席，筆者的題目是『中國科學化教育運動』。講完由聽眾發問，都是關於中國一般的教育問題。五日仍在原處講『中國的戰時教育』。今晚此區的演講結束，計演講二十四次，演講代表十二人。昆士蘭的新教育同志會共有會員二百人，但此次登記出席聽講的却有五百人。門票每次二先令，如果聽完全部，只需十五先令，財務會員只需納費十先令六便士。

當晚六時，中澳協會在中國餐館招待筆者，到高達博士 (會長) 及夫人，該會職員陳李二君和其他客人四五

位。陳李二君生長於此，中國文字全不了解。李君畢業於昆士蘭大學法律系。飯後在文藝社 (Lyceum Society) 開會，到會的中澳協會會員有四十餘人。由筆者講中國教育情形。講畢由聽眾發問，並且討論，十時半方散會。

六日上午筆者去教育部取得不少的視察報告和參考材料，這裏所謂的教育部就是 The Ministry for Public Instruction。澳洲是聯邦國，由六邦一特別區組成，除特別區由聯邦政府直接負責外，其餘六邦在教育上各自為政，都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事實上雖然如此，但是因為各邦成立的時期先後不一，後成立者多參照前者工作而定實施教育的計劃，彼此之間，互相借鏡，所以相同的地方仍是很多。

當天中午，會中招待各代表在城內飯店聚餐。午後二時，全體代表與韓會長和其他會友告別，乘大汽車到飛機場。三時起飛，於五時四十分回到雪梨。各代表分別由來接的會友送到事先所接洽好的寓所。筆者住在澳洲飯店四樓，捷克代表梅吐洗克教授住九樓。

雪梨是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的首府，開發最早，在澳洲是較有歷史的。街道寬闊，商業繁盛，人口有一百三十萬。本區大會揭幕禮在晚上八時舉行，由總督揭幕，內閣總理主席，但筆者因不明會場地址，又無人來接，所以沒有參加。第二天上午九時，此間教育部研究所所長費科先生，親自開車來接，便一同到雪梨大學協

合廳 (Union Hall)。十點鐘，筆者由本邦教育總監督懷斯先生介紹，就在該廳講『戰前戰時中國小學兒童能力之測量』。講到研究人員在巴東遭日機空襲，險遭不測的一段時，聽眾大為感動。講完討論，澳洲人士對我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欽佩備至。對於內容方面，雪大教授和教育部中專家多會發問，問題都很扼要。事後筆者笑對馬丁先生說，這真比一次博士論文的人口試還要緊張。

當日中午應師範學院院長麥可為教授 (Prof. C. R. McRee, Principal, Sydney Teacher's College) 的邀請，在該院膳廳聚餐，飯後和麥教授在院長辦公室暢談，並且承他送我課程目錄和學院刊物各一份。

澳洲教育行政和我國不相同，和英美也有分別，在新南威爾斯邦的內閣裏，設有公共教訓部 (The Ministry For Public Instruction)，部長為內閣中之一員，下設教育總監督 (Director-general of Education)，其辦公處稱部 (Department)，中設三督導長，分別監督初中及專門學校。此外尚有研究所，一方面從事研究，一方面作教育和職業的指導。教育上的行政設施，都以該所的研究結果為依歸。比起我國教育一切由行政人員的主觀見解來決定，相差得實在太遠了。

在雪梨除開會演講和酬應外，曾經由教育部派職業指導部主任兼督導學溫且博士伴同參觀學校。我們分乘三輛汽車，向南行，先到格蘭非參觀農業高中，校長親自出來

招待。據他的報告，全校共有學生四百五十人，內有二百三十人住校，其餘的每天坐火車上學。據他的經驗，住校的學生因為省去往返的時間，所學的比走讀生為多。畢業生中百分之七十五回家務農，剩下的一部份入大學深造，一部份服務於政府機關。學校共有四百英畝左右的土地，設有牛乳場，養了三十頭牛。校長繼領我們參觀，一路上，看見許多學生正在工作，小的不過十三四歲。參觀後，由校長招待早茶。用後上車，再向南行。途中有一輛車發生障礙，所以到達馥蘭女中，已是下午一時。由校長和教員親自招待我們午餐。此校屋舍堂皇，陳設精美，大概是一所貴族式的女中。可惜正在假期之中，學生都已回家，所以我們無緣參觀上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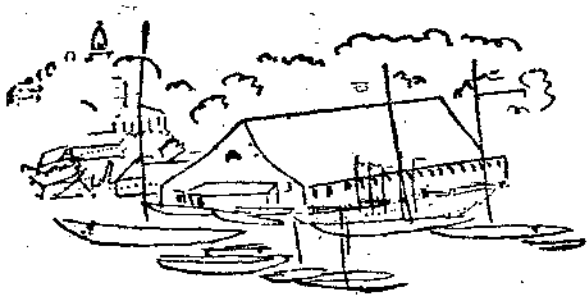
午餐後，分兩隊出發，筆者參加一隊去看低能學校。這學校的名稱直譯是米塔岡男生田舍，共有低能兒童二百五十人，分住九村，每村住二十餘人。各生智慧的高低，都是用測驗量出的，但是情緒測驗沒有用過。在他們的功課上，圖畫勞作佔去了大部份的時間。學生秩序還好，作業也不算壞，不過平均年齡較一般為高。他們下課後，在操場集合，行放學禮後，便以軍樂前導，整隊出門，以後便各自歸村。這時我們也急忙上車去參觀他們的宿舍。我們所到的一村，房屋好像是新建的，裏面富麗堂皇。客廳裏陳設雅潔，很有大家氣概。餐廳也很寬敞，有長桌一，短桌二三，可容四五十人。上面已擺滿了茶點，點心

樣式之多，就連英國代表們也歎為觀止。用過茶後，又上樓參觀寢室和浴室，房間內整齊清潔，聽說一切清潔工作都由學生自己担任。離開該校的時候已是夕陽西下，天將暮了。車走了二小時，天已全黑，却到了一個幽美的所在，滿園都是參天的古樹和花圃。在綠蔭深處，隱藏着一座高樓，宛如舊家巨邸。剛一進門，就見有老博士和夫人男女公子來迎，室內牆上掛着大幅的油畫，描寫英國古代的故事。我們在此用晚膳。飯後主人引我們參觀圖書館和禮堂，才知道這原是一所大家住宅，後來賣給英國教會。教會在此辦了一所學校，這已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招待我們的老博士就是校長。校園裏的茶樹高達數丈，正當盛開。初升的月光照着紅白的花朵，真是美麗異常。

離開此地又往參觀逃學生學校兩處，然後回城。九點半時，經過一處，見木牌上寫北去雪梨八十五哩，可是兩小時後，我們已在城裏了。

第二天（九月十二日）早起收拾行裝，十一時到馬丁地航空公司過磅。同行的已漸漸到齊。本區會長吳可容女士特地趕來送行，握別後，於十二時四十分乘『天上霸王』（The Sky Master）別離雪梨。

我深深的相信命運。我越努力工作，我的命運似乎越好。——F.L. Emerson



★我想不到這位驚天動地的英雄，却是一個身材矮小，面容和藹的商人。

## 杜立德將軍會見記

愛 恆

— 美國 通訊 —

四月中旬的天氣，在美國的美亞米已像夏天，所以來此渡冬的一般富商闊客，都逐漸離去。讓這個豪華的都市回復到冷靜得淒涼的境地。然而，就在這將散未散時，却有幾件熱鬧的事在撐場面，希望把季節再延長一點。

在這一星期中，除了拉丁美洲節 (Fiesta de las Americas) 和美國退休軍人例會 (American Legion) 之外，最觸目的就是首次轟炸東京的美國飛將軍們，四月十九日在杜立德將軍領導下，在這裏渡過他們的五週年。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是此地跑馬的最後一天，我

因從未到過跑馬場，而錯過了這天又得等到明年季節開始，所以下午冒了烈日趕到三十五哩外的灣流公園跑馬場 (Gulfstream Park Race Course) 去參觀。等回來時已是華燈初上時分了。

無意中聽得無線電裏廣播說：「杜立德將軍和另三十六位轟炸東京的勇士，在麥克發登陀佛旅館 (MacFadden Deauville Hotel) 由麥克發登先生歡宴今宵。」廣播員并一一介紹他們對聽眾講幾句話，其中有很多都到過中國。我聽得出神，忽然異想天開，立刻犧牲了自己的晚

餐，趕到那裏去，希望能一見這些勇士們，替他們照幾張相片留個紀念。

到那裏，我以中國女學生的名義請求主人麥克發登先生可否讓我參加他們的宴會。我的目的只在滿足我的英雄崇拜心理而已。我用很真誠，懇切的口吻去要求，所以他一點沒留難的請我進去，而且由女主人把我介紹給他們各位：『這位是中國來的Y小姐！』美國人的親熱和隨便，在這種地方就可見一斑。

杜將軍身穿灰色西裝便服，因為他已退伍了。我想不到這位驚天動地的英雄，却是一個身材矮小，面容和藹的商人。當女主人介紹我時，他一邊和我握手，一邊問我何時在上海。我說去年十月才離開，他即笑着說：『那我在上海是在你很久以前，一九三三年！』他和我講中文，但他一時記不起來，他隨後告訴圍在我們四周的客人說：

『在中國接電話，他們不叫哈囉，而只叫喂！』

於是我聽到『喂』『喂』之聲四起！

我請他們在一起，讓我照個相留個紀念，杜將軍笑着問我：『我够不够漂亮？』身傍的拜耳上尉（Captain George Barr 此人曾被迫降落日本，被虜三年之久）取笑他，叫他開口露齒照個漂亮照。

我隨後在人羣裏穿來穿去，東西談笑，一位綽號『矮子』的六呎三吋長人傑克·孟區（Jack Manch 轟炸日本時的鎗手）再叫我替杜將軍照相，但我却覺得不好意思，

因他正在和幾位新聞記者談話，背朝我，照不到正面。孟區就教我叫他。我放聲叫『杜將軍』，他沒聽到，然而後面又有一位拍拍我肩膀說：『你叫他傑美好了！』我怪不好意思的叫：『喂，傑美！』他果然回過頭來，給我照個正着。

過不了一會，他走過來和我談談，談起上海的地方，在他的記憶中，華懋飯店，滙中旅館等還歷歷如在目前。他還說：『將來有機會到上海去看你。』

我請他給我簽個名留為紀念，一邊我再替他照相。在這時却不料給另一個新聞記者把我們兩人照在一起了！

他很健談，話頭不一會即從中國轉到了我對美國的印像。他知道我怎麼樣走進這個宴會，所以他說：『So, you are learning American Ways & learning fast, eh?』

『這也沒辦法啊，否則沒機會見到你將軍了！』我回答。

他拍拍我的肩頭，拿出一張名片說：『到紐約來時不要忘了來看看我！』

時間已差不多了，我就一一握手告別，臨出麥克發登陀佛時，再把那張名片仔細看看，除地址外，上面印的是

美孚煤油公司副經理

杜 立 德





★當今一本書的成功，彷彿不全靠書的好壞。  
這種局面在現代商業化的美國是難於避免的。

## 美國的書評與書會

林太乙

——美國通訊——

在美國出版的書，有的能獲兩種成功——評論上的和銷路上的兩種。但銷路好未必即評論好，書評好未必即銷路好。有人批評美國生涯未有定式，譬如文藝一個最抽象的技術，亦可以具體的方法來加以分析。「書評家」是一種「專家」，靠評書吃飯，是一種中國所無的職業。要靠評書吃飯，即須尊重幾條評書的規則。褒貶一本新書，是評者的自由，但維持公私之別，是書評家的義務。當然，百分之百的無偏見是不可能的，但偏見往往由觀念不同而起，不能以私人的感情來影響書評的意見。

維持公私之別，中西一樣難。為一篇文章得罪一位朋友是否值得，是個大問題。遇到這種困難，書評家法蒂蒙先生道：「我情願不和著作家來往。若要和著作家來往，必先選我崇拜的作家，然後可避免將來的僵局。」

書評家若順風搖船，即叫「Prostituting The Profession」，失落職業的尊嚴。在美國銷路較大的報紙雜誌

上，都登載書評，但一年出版九千多本書，不能每本書都得到書評家的注意。有人認為得到一篇壞批評，還比沒有批評幸運。最怕是書評家置之不理。

書評家是一種廣告，但評論好壞，於銷路未必休戚相關。前年出版的「琥珀傳」之成功，一半可以歸功於批評家之惡罵。因其受了空前所無的痛罵，反引起了讀家的好奇心，欲見識見識一本小說到底能壞到甚麼地步。又因「琥珀傳」是賣弄風情的小說，至今已銷過二百萬本。讀者看完後的「一笑」，好像有一種特別的痛快似的，這很值得心理學家的研究。

由作家方面看來，善於詞令的評書者的三寸舌真是可畏。第一次出書的作家，必有肉投餓虎的感覺。

出版書籍既係大規模的商業，必有大規模的推銷，大規模的買主。現在美國有五十九種「書會」。最大的是 Literary Guild 和 Book-of-the-Month Club，各有百

萬左右會員。書會每月選一本新著，特價賣給會員。因此中選的書，每得列入『暢銷書表』，其作家即立刻成名。得中 Book-of-the-Month Club 資格最高，這會的水準比其餘的書會高些。此會每月收到三百餘本新書，當初每本書有四五人審閱做報告，有價值的新書分成甲乙丙等，甲等書便有中選的機會。甲等書每月只有十來本。中選與否，對銷路大有關係，中這種『狀元』之後，沒有『舉人』，沒有『進士』，實在不大公平。在這樣情形之下，作家聽說被選之時，任何情境都會發生。一位女作家聽了消息，肚子痛了一個星期。有一位先生正在修理屋頂，夫人怕他由屋頂掉下來，只得等他下來才告訴他。這作家偏不肯下來，一直等屋頂修理好，才知道他已變成名人。

Literary Guild 會員人數多於 Book-of-the-Month Club，但是資格不高，選書都由一人判定。單選小說，並常為顧到生意的關係，選出第二流的小說（讀者並非常願領略第一流的書）。這會的書專合普通各種讀者的脾胃。在美國大半的讀者是女人，愈新出書是一種實際上的裝飾品，空閒時的消遣物。Literary Guild 明知如此，故常選才子、佳人、妓女、海盜的小說，單為解除這種女人的無聊。因此一部份書會所選出的小說，都成了笑話。當今一本書的成功，彷彿不全靠書的好壞。這種局面在現代商業化的美國是難於避免的。

但文章千古事，好的作家只憑最高的標準著作，書暢銷與否，皆其餘事也。

# 龍虎

# 丹

好更年今效味香色

上海中華製藥公司出品





## 龍虎眼藥

頂功砂紅 好效眼腫

##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小孩眼中的新大陸。

##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九)

乾代迷

——小西遊記——

(四八) 海可以比山高嗎？

我們在老可信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乘遊覽車出發。離老可信不遠有許多有名的噴泉，有的我們還下車走近去看，但名稱我都不記得了。

那天我們經過一個小湖，一個大湖。先經過小湖，叫做伊沙湖 (Issa Lake)，正在北美洲的分水界上。所以湖水一部份流入太平洋，一部份流入大西洋。流入大西洋的部份經過我們前一天所見的火洞河與麥迪生河，以後再流入米蘇里河 (Missouri River) 與米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流入太平洋的經過蛇河 (Snake River) 與哥倫比亞河 (Columbia River)。

大湖是黃石湖，面積約一百四十方哩，但南部的湖岸據說非常曲折，所以沿湖環繞一圈也有二百哩。關於黃石湖有很神秘的故事。很多人在風平浪靜的湖面上聽見一種莫名其妙的聲音。有一次湖上忽來晴天霹靂，打死一個船夫。這件事和奇怪的聲音大概有些關係。迷信的人說是鬼神作用。相信科學的人猜想湖面上有特殊的電流現象。

爸爸後來說，伊沙湖海拔八千多呎，黃石湖海拔七千多呎。我說，我們一年前在白山乘齒輪火車所登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的華盛頓峯不是只有六千多呎嗎？爸爸說，『不錯的。新英倫是平原，像中國的江南一樣，所以六千多呎的華盛頓峯已被稱為 Top of New England 了。黃石公園這一帶是高原。高原的湖底比平原的山峯還高，沒有甚麼奇怪。中國青海省的青海還要高，海拔有一萬多呎呢！』

『所以我們如果只是比較青海和華盛頓峯，』我說，『不能說華盛頓峯拔海多少呎，只好說青海拔山多少呎了！』

爸爸說，『一點也不錯！如果你永遠能夠根據這種相對論講話，將來人家不會說亞力山大是我的兒子，只會說我是亞力山大的父親了！』

(四九) 魚可以在溫泉裏煮嗎？

因為黃石湖很大，我們從遊覽車上遠遠就望見了。大圓環路上瞭望黃石湖最好的地點叫做湖景 (Lake View)。媽媽說笑話，因為杭州的西冷飯店叫做 Lake View，這地名應當翻譯為『西冷』。爸爸說，人家真這樣翻譯的時候恐怕笑不出了。

遊覽車過了湖景約一哩才抵達湖邊。黃石湖的這部份稱為西姆指灣 (West Thumb Bay)，大圓環路接着湖岸的地方叫做西姆指接點 (West Thumb Junction)，有支路通公園的南口。黃石公園南面不遠還有大梯登公園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也是國立的。大梯登山高一萬三千多呎，我們那天在路上可以望見。

我問爸爸，為甚麼這地方叫做西姆指？爸爸說，『黃石湖的形狀有幾分像人的手——一隻手指向南伸着的右手，西端一部份相當於姆指，所以叫做西姆指灣。』

在西姆指灣近岸的地方，有一個很小的開口圓錐形露出水面，據嚮導講，那是溫泉，在湖裏釣起的魚可以立刻放在溫泉裏煮熟了吃。媽媽說那嚮導只是說笑話，因為溫泉總有硫質或鈣質，煮起魚來難免有臭味。爸爸說，或者美國人吃慣了冷藏的魚，帶些硫味或鈣味也不在乎了。

##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五〇) 你知道黃石公園的名稱怎麼來的嗎？

從西姆指接點起，遊覽車所經過的大圓環路就沿着黃石湖的西北岸，約有二十哩，直到湖接點(Lake Junction)，才和黃石湖分開。這裏也就是黃石湖的出口，湖水在此流入黃石河。我們所乘的遊覽車從此也沿着黃石河的左岸向西北了。

湖接點是大圓環路通公園東口的交接點。那條支路的西端是黃石河上面的橋，叫做釣魚橋(Fishing Bridge)，很多人在橋上釣魚。據說這橋除了爲便利交通，確也爲便利釣魚而造的。

沿黃石河一路風景很好。沿路經過好幾條支流，從河西流入的有鹿角溪(Elk Antler Creek)、鱒魚溪(Trout Creek)、硫泉溪(Sulphur Spring Creek)、明攀溪(Alum Creek)、水獺溪(Otter Creek)，都是很有趣的名稱。相傳明攀溪的水裏有大量明礬，如洒於路上，路會縮短，如涉水濕腳，腳會縮小。

那天我們遊覽的主要風景是大坑原(Grand Canyon)。大坑原就是黃石河沖蝕出來的，起點在黃石湖西北十三多哩，有上下瀑布(Upper and Lower Falls)，相距很近。鑑賞大坑原風景最好的地點叫做藝術家點(Artist Point)，不在大圓環路上，在坑原的右岸，有支路經過黃石河上的乞登盾橋(Childenden Bridge)可抵達。這地點凸出於坑原的南邊，正對着下瀑布，確是藝術家的理想地點。坑原很深，據說從八百呎到一千二百呎。高低不平的巖石和泥土有種種不同的顏色，有的淡黃，有的橙黃，有的棕黃，有的深紅。加上坑原邊上的樹木和坑原底下的河水都是綠的，更加好看。據說大雨之後顏色還要鮮艷。可惜我們等不到下雨，嚮導催我們上車到坑原旅館午餐。

坑原一帶天氣乾燥，我們正感覺露出的皮膚上不大舒服，卻在旅館房間裏發現一種小盒油膏，寫明是製造家贈送的樣品，真是不能沒有別種東西更加適合我們的需要了。

那天下午我們自由遊覽。爸爸說可惜藝術家點太遠，不能自己走去多看些時候。我們就在旅館附近的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坑原北邊散步，也很好看。後來知道，我們因出外散步，錯過了參觀野熊聚餐的機會。原來離旅館二三哩有一處專供野熊聚餐的場地，每天定時放些食物，常有好幾十隻會來。媽媽說看能吃是很危險的，如果預備的食物吃不夠，牠們人也要吃的。但我曉得這是媽媽怕我失了機會不快活，安慰我的話。因為譚老太也未受阻擋去看了，如有危險，我至少比她跑得快些。

我問爸爸，黃石公園的名稱怎樣來的？爸爸說他也不知道，但他猜想是這樣來的：『剛才不是看見大坑原的石頭有很多是黃色的嗎？所以那條河就叫做黃石河了。黃石河的水不是從那湖來的嗎？所以那湖也叫做黃石湖了。公園裏最大的河與最大的湖既然都叫黃石，整個公園也就採用黃石的名稱了。』

媽媽問爸爸，『你從前不是到過另外一個大坑原嗎？』爸爸說，『那在亞力嵩那州，是哥老拉度河（Colorado River）的坑原，兩邊相距有十哩，深有一哩。那是最大的大坑原。今天看的是黃石大坑原，不應當就稱大坑原。黃石河下流還有三個坑原，所以地理學家叫這個坑原黃石的第四坑原。』

（五一）你見過美國的一元銀幣嗎？

我們在坑原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遊覽車快要出發的時候，爸爸忽然發現離旅館不遠有木階可通坑原下面，可以走到很近下瀑布的地方。媽媽和我因為恐怕走下去了走不上來，沒有同去。爸爸因為有人保證他不會走不動，一人去了。他對媽媽說，『你們不去也好，可以把車子看住，不要讓它開走。』我們很擔心，怕車子真到要開的時候，阻止它是很困難的，至少會被其餘的乘客不滿。但我們的憂慮是多餘的，因為爸爸很早就回來了。他說我們錯過了很好的機會。木階共四百九十四步，走完的時候已到下瀑布邊上。那裏所見的下瀑布比從藝術家點所見的覺得高得多。下瀑布的正確高度是三百零八呎，幾乎有納加拉大瀑布的兩倍。

這天上午的路程先是向北，後來向西。第一次下車是為了看塔瀑布（Tower Fall），在塔溪（Tower Creek）將近流入黃石河的地方。塔溪這段也是坑原，近瀑布處有不少塔形的侵蝕巖石。過了塔溪之後，

##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遊覽車所經過的大圓環路又沿着黃石河了。這一段風景很好，有幾處可以望大坑原的右邊，看出巖石分成不同的一層一層。爸爸說遊覽這種地方應當找一個地質學家做同伴。

大圓環路經過一處高一百五十呎的出名絕壁 (Overhanging Cliff)，斜出遮在我們上面。沿路還有兩處有名的地點：一個叫做『針』 (The Needle)，是坑原旁邊一根石柱。一個叫做『狹峽』 (The Narrows)，是大坑原全程最狹的地方，有一個瞭望台，可望到極好的景色。

過此之後，大圓環路雖然仍和大坑原並行，但距離較遠。這時路線也漸漸轉向東，不久經過塔接點 (Tower Junction)，有路通公園的東北口。

過了塔接點之後，有一條支路專為遊客去看石化的樹 (Petrified Tree)。化石形狀和真樹幹完全一樣，但據說原來的纖維已經完全被砂與其他礦質所替代，因為樹的各部份腐爛速度不同，砂質也先後形成不同的外觀，所以細至年輪紋路，在化石上還可以辨認。

我們在中午抵達巨象溫泉 (Mammoth Hot Spring)，但下車之前，先到塔環路 (Terrace Loop) 繞了一圈。所經地點的名稱都是很有趣，如『天皇壇』，『橋泉坡』，『古浴湖』，『毒洞』，『魔廚』，『地獄洞』，『象背壇』，『天使壇』，應當都是很好玩的。但我們只能望望，並未下車看出究竟是些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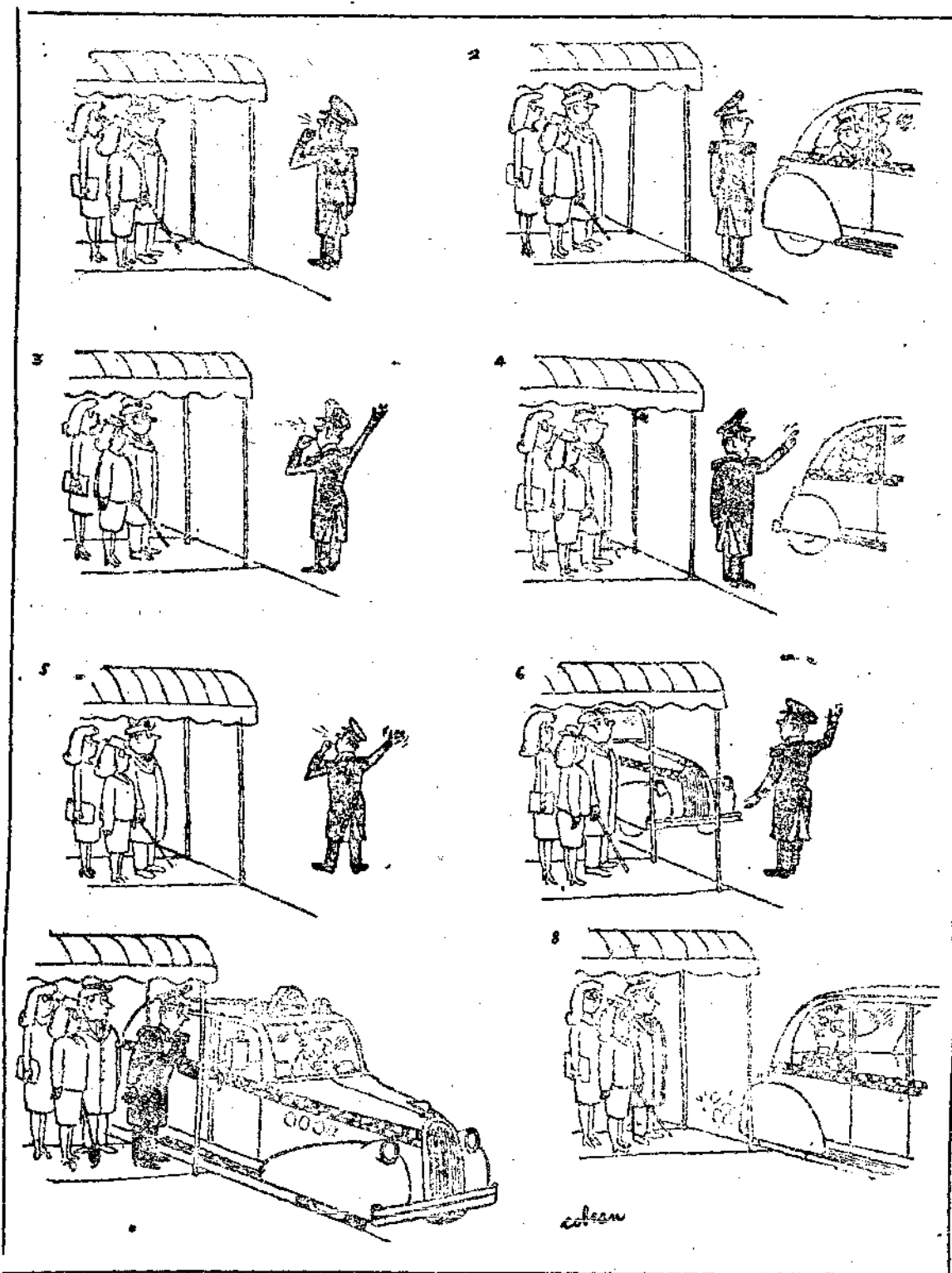
我們在象泉旅館吃了午餐，在附近散步。這是全公園最熱鬧的地區，是全年開放的，有公園管理處，有郵局，有氣候觀測所，有各種商店。我們買了些地圖明信片之類。我們在美國一年半，在這裏才初次看見一元的銀幣。

## 有八顆球

有八顆球，形狀完全相同。其中有一顆比其餘的七顆稍微輕了一點。要是祇許你在天秤上稱二次，你用甚麼方法可以把那顆輕一點的球找出來？(答案載第四五八面)

為己服務

轉載自紐約客







★神經衰弱是一種心理上的病症，  
是自我情緒干涉所引起的結果。

## 神經衰弱與心理衛生

程玉鑾博士講

陳梅生記

今天所講的題目是神經衰弱與心理衛生。諸君也許會覺得奇怪：神經衰弱是一種病，找醫生診治，打針吃藥，非常麻煩。而心理衛生是一個心理學上的問題，是一門學問，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怎能有一種聯帶的關係呢？不錯，諸君這樣想法，或許也不能說錯。不過，我今天却要來試試看，研究一下兩者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在：

### 什麼是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像是一種非常時髦的流行病，非常普遍，尤其是一般知識青年。動不動就自己犯了『神經衰弱』。在座諸位，或許也就在天天擔憂着這個毛病呢！但試一追究什麼是神經衰弱，神經衰弱的原因竟在那裏？怕連神經衰弱的病人也得不到真確的答案。

有人說：神經衰弱的原因，是因為用腦過度的緣故。歡喜自己吹擂吹擂的朋友，尤其喜歡向人家這樣解釋。甚

至有些醫生，也作如是觀。所以他們以為一個神經衰弱的病人的治療：就只要把他安頓在一個環境幽適的地方，送給他滋養豐富的食物。『填鴨式』的餵，餵，餵，餵了若干時候，便可使病人痊癒了！但是結果却往往不能使他們如願。其實，如果神經衰弱的原因，真的是用腦過度，那麼世界上第一等的科學家，憂心操慮的國家當權者，和學校裏考第一名的學生，一定個個人都神經衰弱了！但事實告訴我們，患神經衰弱的人，不是真正的科學家，而是那些胚胎的科學家，不是那些當權和考第一名的學生，而是那些已經不能用腦，不能用功的人們。所以我們可以武斷的下一個結論，神經衰弱的原因，決不是由於用腦過度。

有人說，神經衰弱的原因，是腎虧，持此說法的人更多。現在我可以利用一個故事來說：

有一個學生，他自說十三歲時就犯手淫。而且相當厲害。一天看見報紙上載有手淫之害，說出精一次等於失血

三百五十瓦。他自己想不知是幾多瓦血白白地喪失了！於是中心惶惶，戒懼，懊悔不已。晚上睡覺的時候，把兩隻手用繩綁在後面，下決心以後永不再犯，但未幾又患遺精了！他中心更着急得不行了，他的父母好像也窺出了他的秘密，就給他揀一個黃道吉日結婚。結了婚，生了兩個兒子，但他心中的抑鬱，和懊悔，始終不能掃除。他自己往往下意識的自問着：『啊！我是犯手淫的，是患遺精病的！』於是漸漸的釀成神經衰弱。他跑來告訴我這一段經過，並確定他自己是腎虧，因而患了神經衰弱，叫我爲他診治。當時我就問他：『你十三歲手淫時，一禮拜有幾次？』他說有二三次。我又問他遺精有幾次，他說：『一個月二三次。』我就對他說：『你在一星期內出血六七百瓦，和一個月出血六七百瓦的時候，倒不患神經衰弱，却到過了這許多年份而不會失血的現在，倒再來患神經衰弱嗎？現在世界上有這樣一種毒藥，今天吃了，要到明年或過十多年才發病而死。你會不會相信？再科學一點說：腎是什麼？犯手淫與腎虧又有什麼關係？這學生經我這樣一問，本來很確定的信念倒反模糊起來！他問我是什麼原因？我現在把回答他的話放在後面。現在還可以看見許多幼稚的醫生，替人家診斷，一斷就斷定是神經衰弱，叫他打『賜保命』(Spermin)，男女病人都如此。我們知道『賜保命』是一種刺激男子性腺的針藥，連女子也叫她打，還不是直截爽快叫她結婚好，這一些實在都是太幼稚的笑話。

所以我們斷定說，神經衰弱的原因，亦不是腎虧。

有人說：神經衰弱是因爲貧血，所以治療神經衰弱是打肝膏，打補血針。一個人貧血與否，可用醫學的檢查得到證明。普通人有五百萬個紅血球，百分之百的血色素。若檢查的結果不足此數，便是患貧血症。不過貧血又分二種，一種是原發性貧血，一種是繼發性貧血，前者病原不明，治療可打肝膏，後者是多種疾病的症狀，如中國目前的情形，物質艱苦，營養不良，所以患貧血者普遍的增加。貧血既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神經衰弱者自然亦有很多同是患貧血，然而神經衰弱者並非都有貧血，貧血者亦並非都患神經衰弱。所以說貧血也不是神經衰弱的原因。

諸位如不健忘，還想得起抗戰時逃警報時的情形吧？那些緊張慌忙的人們，個個都帶着慘白的，僵黃的臉。有些嚇得在屋子裏打圈，手足無措，有些嚇得口唸『南無』，到處亂鑽。我們同事中有一個助教，每逢警報，便趕緊向廁所中跑。因爲他連大小便都急出來了！這是什麼原因？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語叫『怒髮衝冠』。諸位有沒有看到過說在發怒的時候頭髮豎起連帽子都衝開去？但我們大家都沒有這種經驗：貓遇到狗兩個要打起架來的時候，牠們的頭髮毛豎起來，倒真是衝冠而有餘的。這又是一種事實。還有我在中央大學的時候，曾做過這樣的試驗，把學生的小便拿來檢驗，結果發現在大考之前，大多數人都患糖尿；考完了，就沒有了。這又是爲了什麼？平常我們發怒

對於食物的消化，也有類似的事實。發現這關係的人是一位加拿大醫生，他服侍一位咽喉食道部分發生障礙的病人，食物必須用手術在胃前開一通道直接送入。這位醫生也是爲了滿足他的好奇心，常用鏡子窺看他胃中消化的情形，平常都是粉紅色的，胃酸不斷流出來。某日此病人突然大怒，他看見他的胃變成慘白色，胃酸也停止分泌了！經過同樣的類似的經過，這位醫生就首先發表，發怒對於消化的關係。我們平常說：『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於此可得一個科學的證明。但這原因又在什麼地方？

由以上種種，我們可以肯定說，神經衰弱的原因不是用腦過度，更不是腎虧，也不一定是食血，而實在是一種情緒刺激的結果。『啊！我昨夜失了三百五十瓦血。』你這種恐懼懊悔的情緒的刺激，實際上比你遺精一次的損失要大得多。『我昨夜只睡了六個鐘頭，噫！睡眠不足。』你這種自己對自己的干涉和不安，比你實際上的不足更嚴重得多。這種情緒的擾亂，思想的不安，就是神經衰弱的唯一原因。在這裏，我願意舉出一個實際故事來做例子。

中央大學有個學生，原來學醫，因成績不行，轉入牙科，因爲牙科比較簡單。但到學期結束時，成績還是不佳。他跑來找我，說他患了神經衰弱，注意力不能集中，興趣不能長久，頭痛，背酸，心悸，易怒，失眠，記憶力減退等，請我治療。我問他有什麼特殊心理上的原因？後來他告訴我這樣一個舊家庭給予一個青年的痛苦的故事：

在他高中畢業的那一年，他接到家中一個電報說：『父病危速返。』他收拾行李，匆匆忙忙的回去了。但到了家裏，看見一片喜氣洋洋，全沒有一點主人有病的樣子。再去拜見他父親，父親便開口對他說：『啊！你回來了！並不是我父親生病，我給你讀到高中畢業，恐怕羽毛已成，老子的話也不大聽了？現在，給你從小訂定那門親事要過門了！』到此時，他才知道是受了他父親的欺騙。他的未婚妻是一位七竅不通的鄉下姑娘，從小就訂定，但到要舉行結婚大典的現在，還不知她是長是矮，是瘦是肥。但是他內心的不滿，又戰不過環境的強迫，終於他是順從了『父母之命』。進中大後，和他姊姊同校肄業。因阿姊的關係，與其他女同學交往的機會又特別多。眼見人家雙雙對對，同進同出的情趣，對自己的遭遇更覺心痛和憤懣。當然囉！如果他那時還不是『有婦之夫』，要找個女朋友『拍拖』一下，那真是太容易的事了！『可是現在，一切都完了！』這一種難平的漩渦，旋轉在他的胸中，使他忘記了太陽的光線和熱力。但他頑固的父親，每次來信，却一定要爲他自己娶來的媳婦吹捧一下：說她是如何如何的賢淑，是如何如何的勤持家政，又是如何如何的孝侍翁姑等等。所以他接到一次『萬金』的家書，就像犯了一樁重大的過失，甚至二三天不能成眠。此種矛盾不滿的情緒不斷地生長。他整個的心靈被痛苦啃噬着。所以整天是煩！煩！煩！因此頭痛了！心悸了！失眠了！你說叫他還怎能讀得

進書？我當時貢獻他兩條『新時代』的做法：（一）離婚；（二）外面再納妾，續小星。他都搖頭說這對於他都是不可能的事，後來我就勸他把他的太太接出來！叫她出來讀書，用新知識來裝飾她的『摩登』，用婚後戀愛來彌補不滿的情緒。他是一個統制於他父親經濟權力下的兒子。想想看，只有這條路還比較能使雙方圓通一點，於是決定照這第三條路做。後來，他的神經衰弱居然也痊癒了！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斷定神經衰弱是一種心理上的病症。是自我情緒干涉所引起的結果。平常大概受婚姻，戀愛，經濟，思想等問題的刺激最多，而一般青年的神經衰弱，總逃不出前三個問題的糾纏。至於思想問題，在這不合理的時代之下，誠然亦有人因此而煩悶苦惱者，但與上三者相比，總還是少數中的少數。有些醫生對病人的暗示，亦有引起神經衰弱的可能。譬如替某人檢查了體格，他就說：『尊右肺尖有點不大健康。』或者說：『你的心臟有些些兒衰弱。』這在他自己是一句圓滑的不負責任的口調。但病人自己，終日狐疑憂防，小心敏感得不得了！一旦偶然有一點跡象，『呀！肺病了！心臟病了！』由此便真的漸漸走上神經衰弱的路。

所以，由此看來，神經衰弱是一種心理上不健全的現象。我說它與心理衛生應該聯在一起。心理應怎樣才衛生呢？讓我們再繼續下去。

## 心理衛生

心理衛生也是一門時髦的學問，是二十世紀才開始的。現在已演進成爲新的運動。它的發明，不是醫生，而應感謝教育家，犯罪學家和心理病人三者。教育家發現有一些智力商數極高而不成教的小孩子，想研究它的理由而予以有效的補救，這是這問題發動的大動力。犯罪學家研究有些犯罪的人，彷彿若有一種犯罪的質素存在，不論你怎樣處罰或者獎勵，均不能矯正其犯罪的行爲。對於這問題的研究，也是心理衛生運動發展的原因之一。至於爲什麼要感謝心理衛生的病人自己呢？有這樣一段歷史。

美國紐海文 (New Haven) 有一個大學生，他哥哥有癲癇病，他恐怕受遺傳的關係，自己也癲癇，因此日夜憂懼，心虛得不得了。畢業後某日，突萌短見，從三層樓上跳下去尋死了！這真是上天造化，偏偏跌他不死，而跌斷了他的踝骨。從此開始，却真正大發精神病起來。後來被送入神經病院中去療養。受過種種的磨難，吃過種種的苦頭。過了三年，這位先生居然精神病也痊癒了。他便寫了一本書，叫做 *A Mind That Found Itself*，暴露了這神經病院中的一切不滿和黑暗。他的醫生更鼓勵他更積極的呼籲和提倡：於是他便在一八〇八年，在他的本鄉成立了一個心理衛生學會，竭力提倡心理治療。一九三五年，便成立全世界心理衛生學會，現在已有三十五個會

員國（我國亦是會員國之一）。單是美國從事心理病研究的醫生已有四千多人。從其提倡開始，還只有四十年的歷史。可見這位心理病人力量的偉大了。

講到心理的衛生與不衛生的問題，我現在借這講台的桌子來說明。桌子健全穩定，說是它的心理衛生，否則，就說它是不衛生或者是有病。它的來源有三個原因，一是看造成這桌子的材料是什麼。是堅木抑是鬆木。二是看這木匠如何造法。是精密的製造，還是粗製濫造。當然囉，功夫的好壞與木料質地的堅脆是有同樣的關係的。三，還要看它們的用途，若安安穩穩的放在辦公室裏做辦公桌子，或是搬東搬西不時丟掉，其耐用時間當然又不能同日而語。一個人心理的衛生與否，也復如是。第一是他們先天的遺傳的情形怎樣？第二是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如何？第三還要看他周遭的環境是不是能夠衛生。這一點特別重要。這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派到海外去的遠征軍，個個都經過心理上嚴格的檢查。但在法國登陸的第一軍，退下來的病兵，犯精神病者，二個中佔一個。美國是心理衛生研究的大本營，擁有心理衛生人員四千多人，並決定在今年要再增加一千名，但是對環境要如何才能適應各個人的心理，始終研究不出一個結論。因為這問題的範圍牽涉太大，它的前後的因果又難於偵查，往往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是找不出變態的原因和變態的開始的時間的。但我們要求自己能適應環境，只有正視現實。要想法子

用實際的工作，實際的方法，解脫目前環境對你的壓迫。千萬不要躲進象牙之塔中去。用冥想，畫夢，甚至厭世主義的態度去逃避現實。你個人只是環境的大圓圈中的一小點，你跑到那裏，環境就跟你跑到那裏，縱使你有孫悟空的本領，一個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但是環境是如來佛的手掌，到頭來還是翻不出五指山的。

關於先天的和遺傳的問題，對人的心理的健康亦有重大的關係。先天的尅敵的一種是梅毒。據醫學上正確的統計，知道患梅毒的父母，一百胎中，只有十七胎可能生產，而十七胎中，又很多是心理不健全的低能兒。還有一種是酗酒。酗酒對生殖質為什麼會有影響？其影響又到什麼程度？現在都尚未研究清楚。不過平常這種事實的發現，却極普遍。關於遺傳方面，最應注意的是優生問題：直系近親或者旁系近親，絕對不可結婚。有些人以為兩強配合，則其子女當然更強，所以主張兩個健全的胞兄妹結婚來改造人種。他的說法倒頗覺言之成理。但事實上和親姊妹結婚，生出來的多數是生理或心理有缺憾的人。我們中國有「表姊妹，老婆配」的成例，實在是優生問題上的大忌。還有，比如廣東人結婚，常常要調查一下對方三代有無大癲瘋。我再加一句：還要調查一下三代有無精神病。大癲瘋倒並不一定遺傳，而精神病的質因，却一定存在。這是心理衛生上一個最麻煩的問題。德國在一九三五年，規定凡男女犯了政府規定的八種病者，即須自動至醫院施

用手術，消滅生殖能力。我們雖不能這樣強迫的規定，但是，我們對下一代有所打算者，必須注意及此。

我們曉得遺傳是一種可能性，而環境是使這種可能性發展底實在的力量，不過要使這整個發展能保證健全圓滿，還必須靠教育的控制和改變的力量。所以教育的優劣，實是一個人成就的決定底因素。而對心理衛生關係，尤為重要。現在我將最重要的幾個原則寫在下面：

(一) 教小孩子要他們很自然的有吵有鬧，不要太怕羞。怕羞的習慣是影響他們心理正常發展的起點。

(二) 教小孩子要使他們能自己負責，不要專怪人家，許多嬌養的孩子，專會把自己的錯誤，推在人家的身上。小孩子跌了一交，媽媽扶他起來，手足蹬地，罵土地公公為什麼不保護小寶寶，叫小寶寶跌在地上？這是一種怪別人的暗示的教導，實在是一種最不智的方法。

(三) 要訓練小孩子不要把一些失面子，傷心的事，儘管糾纏在心裏，好像犯了不可赦免的過失似的。一個善於自遣的人，往往是身心健康的人。

(四) 要使他們過團體生活，別讓他孤獨。孤獨的人往往容易犯噩夢，犯了噩夢，心病已經可說開始了！

(五) 要訓練孩子遇有困難的時候，有自己負責解決的觀念和能力，絕對不能使他們有依賴的心理。同時不能使他們有『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那種變態的杞人之憂。使他們在腦子裏只有一個概念，用

自己的勇敢，用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事。

(六) 要訓練學生有多方面興趣。而且興趣多，不要太古板遲鈍，古板遲鈍的人，往往會感覺到生活的嚴肅無味。而引起一種不正常的心理反應。

(七) 要使小孩子們有一種特殊的嗜好。這裏，當然不指飲酒，吸煙，賭博這一類，而指一種能自遣的，欣賞的，悠閒的活動。若一個人整日沉浸在一大堆的工作中，職務上免不了有『人壓人』的負擔。因此他的心理，亦必致有發生厭倦的時候。若能養養鳥釣釣魚，或者拉『梵娥鈴』，唱歌等，都能幫助他恢復一時情緒上的緊張。

(八) 要甄知其真正的興趣，幫助他選擇適合的職業。這一點或許對一個人心理的適應更為重要。一個人能否勤業與樂業，固然與他所選擇的職業有關，而他所選擇的職業能適合他的特長和興趣，實是最大關鍵所在。

(九) 要使孩子有一個終生的信仰。小時候受了人家的欺侮，哭着去告訴媽媽。媽媽同情地撫摸你，安慰你。你帶哭帶講，愈講愈哭。環境的複雜，和心里的冤屈，隨着淚流走了！大起來却不然。環境的複雜，和心里的冤屈，隨着淚流走了！是偉大的母親光耀，也照不透你的暗影了！這時只有一投入宗教的懷抱，讓聖潔的靈光趕脫你的苦海。我從前在唸『南無阿彌陀佛』，這時人家沒命的逃，她却安穩穩的在唸『南無阿彌陀佛』，這是她內心的超脫的力量。它的心理衛生是環境，先是她內心的超脫的力量。它彷彿是一種抽象的現象，但會有人說：『心對症服藥。它身體病次之。』這倒確是事實。不要讓我們青年人寶貴的光陰，白花在自我的心理的鬥爭上才是！



★凡對原子彈有經驗的軍事家，多半以為：敵人若用這毒計毀滅紐約市時，當局尚沒有一種有效的防禦方法。

## 原子彈毀滅紐約 葉羣

本文原載美國『海防砲隊雜誌』，轉載於一九四七年四月號『讀者文摘』，作者巴寇爾中尉，特為美國陸軍部原子彈系撰擬此文，當非無稽之言，獨怪當局洞悉原子能利害，又明知據為己有之不可能，而不及早防患未然，坐令蒼生受此塗炭，可哀也。——譯者

下面所引的，是將來某歷史家的幾段記述：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侵曉三點半鐘時光，美國紐約城南區居民瓊斯，忽然覺得一陣眩暈作惡，從睡夢中驚醒，人難受得厲害，是一種說不出的難過，經過一刻鐘之後才好，他再要上床睡時，祇見窗外有一陣濃霧吹漫過來。他覺得很奇怪，因為隔宵天很爽朗，風又很大，怎麼會有這麼濃的大霧。

侵晨三點四十分時，紐約港務司長孟吉士親自趕到江邊去視察。原來他半夜裏，被一陣陣電話驚醒，都是他的

屬員打給他的。等他趕到江邊時，一般人已在十號碼頭那兒等候着。他們看時，祇見碼頭的一面已被巨浪衝毀。雖然天還那麼黑，霧又是那般濃，孟吉士極目望去，仍可以看出，赫德遜河上游一帶，災情很是厲害。他手下一班人，此時慌慌張張的告訴他，說定是海外遠處發生地震海嘯，引起了巨浪。港務司長視察完畢，才要走上汽車時，忽覺得一陣頭暈作惡，人竟不支，倒了下去。

約莫就在這個時候，哥倫比亞大學的無線電學專家史騰伯博士又發現了一件怪事，原來史通常總是通宵在他的

實驗室中工作，此時他忽然看到三架無線電測量儀器上的針，都向表規的一面掃過去。他用別的儀器去一測試，趕緊打電話給他太太，叫她即刻離開紐約。才打完這個電話後，接着連忙打電話給警局，打電話給市政府，打電話給陸軍司令部。這些人聽到他的警告時，有的疑信參半，有的睡夢中鬧醒，惹得一肚皮不高興。史騰伯走出實驗室時，看到西南風吹得極勁，大風中却密罩着一層濃霧，這種稀有的現象，他確是生平第一次看到。

清晨五點鐘時，紐約市政府內已候滿了一大堆人，其中有的是政府要員，有的是新聞界和無線電業的首領，他們都是蓬頭垢面，衣冠不整，面色慘白，在聆聽一班科學家報告。在這班科學家家中，有一位就是獲過諾貝爾獎金的陸法克博士，陸當時正憑自家的猜想，在解釋那天外飛來的橫禍。

至於全部的真相，直經過好幾個月，大家根據各方面的情報，參考研究，方才通盤明瞭。原來那天夜裏，有一枚原子彈在紐約港深水面爆炸。這炸彈也許是敵人用潛艇放在深海底下的，也許是由普通的船隻上面擲下去的，確切的來源，當然不可考，但炸彈却是定時的，它到了三點鐘時爆發，因為在水的深處，所以聲音很低，居民夜裏睡得正熟，很少有人聽見。原子彈一爆發，幾百萬噸海水都被衝激到數英里高的天空中，激起來時不是噴泉水柱般，變作了萬萬千千點雨霧，每一點雨霧中含着有輻射能

的微粒，射出致人死命的卡瑪線和貝太線。原來敵人揀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夜晚，那天夜裏風雨的速率是每小時三十哩，原子彈爆炸後，風立刻將毒霧向那狹窄的滿哈坦區吹送去。不到一小時，那毒霧已籠罩住紐約整個市區。在這片毒霧下面，雖然含輻射能微粒的分量濃薄各處不同，但市內所有的居民一起受到死亡的威脅。

清晨五點一刻，市長頒佈第九十九條緊急法令，令全市的人民立刻撤退。這疏散人口的計劃幾年前早已擬定，此時立刻由全市各無線電台廣播，促居民急速逃避，電台繼續廣播，後來卒因電力停止而闕寂，原來電力廠內的職工都逃空了。還有許多公務人員也都棄職逃散，但是市區中的警士，保安隊，消防人員，科學工作人員，却在越聚越濃，致人死命的卡瑪線下，冒險拚死守住自己的崗位。最鎮靜的當推一般科學工作人員，他們將全市所有的季吉爾測量器蒐集起來（說也可憐，一共祇有一百具測量器，其實這種測量器，雖有一萬具仍嫌少）。四下測量劃分市內各區受的毒性深淺。

在原子彈爆發的消息不會傳播出前十分鐘，陸法克博士已約莫估計出敵人施放的輻射能的總量。他告訴市長道，「市區中毒性最濃的地方，居民祇消在那兒停留三小時以上，便會死於卡瑪輻射線下，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當時不會立刻就死，病發時在兩三天之後，死時至少要過九天，但至遲也不會過六星期。也有幾個地方，受的毒性更



重，那兒的居民當時就眩暈作嘔，這班人不出四天便死。市民趕早離開市區的，也許過一星期後，脫落一些頭髮，發上一陣寒熱，到後來身體又復元照常。至於輻射線對他們生育，對他們的孩子，有甚麼影響，那祇有待將來知道了。」

陸法克博士在事變發生後第九天死去。雖然他對原子能的力量估計得很準確，但仍有許多人在他預測的時限以前死去。因紐約市民疏散逃走時，都入了半瘋癲的狀態，羣衆狂亂，兵士揮着淚用槍向他們掃射，人類有史以來，從來不會見過這麼一幅大混亂景象，這不僅是陸法克博士不曾料及，即連紐約的市長，維持治安的警士，事前誰都不會夢想到。

成千累萬的人都被踐踏擠死，橋上面，地下的車站，江下面的隧道裏，狼藉一片，都是死屍。大混亂發生一小時後，全市通外面的出路都已被破碎的車輛，死人的屍身塞沒，祇有少數的人逃出去，其中有些都是會游泳的。清晨幾列火車，裝滿了乘客開出去。有許多車上的工作人員，自告奮勇，再開回去，他們來回的幫助市民撤退，後來市內的居民幾已絕跡，混亂的情形也隨着過去。但這班志願人員每次將車開回來時，不免受幾分鐘輻射能侵害，他們受的毒積深，約莫過了四星期後，也都相繼身死。

當原子彈爆炸時，那天夜裏，紐約鬧市滿哈巴區的居民當在二百萬人以上。事後根據各方面報告的數字（其中

當然有許多錯誤），在六星期中，死亡和失蹤的一共有三十八萬九千一百零一人。其餘保全性命的人，多半發出中輻射能毒的病象。而這僅就滿哈坦一區而言，還有該區以外地方，尤其是白朗克司區和威斯吉斯特爾區，成千累萬的居民都遭到毒霧侵襲，許許多多人都送了性命。受害最輕的是華金格蘭鎮，該鎮在赫德遜河上游，距原子彈爆發處有一百八十哩之遙，但激風吹到該鎮上空，仍降下大量分裂的毒質。

第一個藉無線電儀器發現事變的史騰伯博士，出事後立刻被派做季吉爾儀器測量隊隊長，他晝夜不停的工作，後來直待接到陸法克博士的命令時，才離開紐約市。兩星期後，他的頭髮開始脫落。過了十八天，他體重減輕，發起寒熱來。過了四星期後，他面色變得死灰般慘白，鼻內出血，體重減輕了二十五磅之多。醫生爲他幾度輸血，再注射荷爾蒙維生素等藥劑。他總算保全了一條性命。他住在醫院中時，隔床上睡的一個病人是華爾街的一個守夜的人，他患的是和史騰伯同樣的病象，但是這人在事變後第三十二天，竟不治而死。

差不多整整過了一個星期，當局才將紐約所有的居民疏散盡。除了受輻射能而死的，由於其他原因死去的人究有多少，誰也不知道；江裏溺死了多少人？地下隧道中，因火車互撞，死了多少人？又因乘機搶劫，被軍警擊斃的又有多少人？這都無法估計了。

直到三月六日那天，有一小隊英勇的科學工作人員，手內拿着季吉爾式測量器，在危險的毒陣中蜿蜒探索前進，去蒐尋寶貴的文件。後來待毒霧消退，牆壁上，人行道上，梯級上，桌子面上，以前留下的毒質都逐漸消退，此時去探險的人更多了，有的乘在鉛甲的坦克車內前進，防那殘餘的輻射能侵害。

雖然有季吉爾式測量器保衛，但是要想多召些自願工作人員，去進行探險工作，仍舊很困難。因卡瑪線對人體的影響是累積的，在毒霧稀薄的地方留延數次，結果也會和進入過毒霧濃厚的地方一樣，一樣可以送掉性命。

經過春天，又度過夏季，當局一直在進行着消毒工作。他們用海水去沖洗街道，含有輻射能的物質的確被洗去不少。但是，等面上第一層毒質沖洗去後，此後再用同樣的方法去洗下面一層的積滓，就很少功效。屋宇的表面，消毒最困難，因為用水沖洗後，毒質都淌到屋腳下面積起來。沒有一種化學物品，能够使輻射能的毒質發生中和作用。價值億萬的機器，都因此毀損得不能再使用。有的機件，即使可以拆卸下來，上面的毒質却永遠不能除去。事情發生後整整過了一年，當局才正式公佈，說居民可以重新遷回紐約市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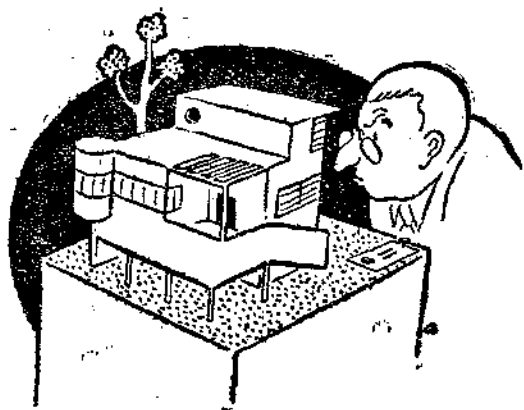
讀者們看了上面這假想的史實後，還要請注意三點：  
第一、以上所講的種種原子彈破壞的情形，僅就現今

原子彈的威力而言，至於今後原子科學繼續進步，原子彈威力兼倍增強，則上文所述尚未列入。僅是美國現在具有的原子炸彈，僅是轟炸長崎廣島，僅是試演於比基尼的原子炸彈，已足造成上述的災情！

第二、凡是對原子彈有經驗的軍事家，多以為：敵人若用上述方法毀滅紐約市，尚沒有一種有效的防禦方法。

第三、我們必須竭力設法，使原子能由國際共管。凡是對於原子炸彈略有認識的人，都以為美國的計劃，如巴魯契（Bernard M. Baruch）向聯大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那方案，才是避免原子彈戰爭的最好的辦法。





★活動房屋的新興工業，使原有的建屋方法，完全改觀。活動房屋雖然式樣千篇一律，不免失之公式化，但其優點為居住舒適，建造迅速，而造價尤為低廉。

## 房 屋 的 革 命

顧啓源

譯自一九四六年十月號巴黎 *Realities*

戰爭結束以後，各國都急於建造各種大小房屋，俾能庇蔭數百萬流離失所的人民。因此，活動房屋乃應時而興了。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早已感到房屋的缺乏，經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間兩次戰事以後，法國的房屋，燬於炮火之下者，達一百八十八萬所之多，建造房屋，便成為目前急要的事業。

可是法國的工人為數不足。一九二〇年時，法國本有一百二十萬名工人從事建造房屋，目前欲圖復興建設，需要此類工人達三百萬名之多，然而實際僅有七十萬名而已。唯一的補救辦法，便是放棄傳統古老的建屋方式，而採取革新的方法了。

這便是世界各國，正在試行的活動房屋。活動房屋是把預先製就的各種零件，裝配接合而成。此項新興工業，使原有的建屋方法，完全改觀。活動房屋雖然式樣千篇一律，不免失之公式化，但其優點為居住舒適，建造迅速，而造價尤為低廉。

正如汽車製造廠一樣，活動房屋的每一零件，都能在工廠中預先製造。但因為活動房屋亦將如汽車一樣，大量出品，所以必須先行仔細地設計各項不同的種類型式。這些型式的设计方法，與汽車設計相仿，汽車的各項式樣，既有高貴，普通，雙座，四座，等等之分，則活動房屋，亦將有經濟式，安適式，或流綫式等等分別了。並且，這

種房屋也將如同福特汽車一樣，日新月異，不斷地改良更新。而且，無論何種建築，都能如此大量製造，在此種方式之下造成的房屋，任何一點都較普通房屋為優，其堅固性與持久性，亦超過普通的磚屋。

活動房屋發展的阻礙，是人類的保守與惰性。因此，我們必須克服各種成見，若干人士的自私心，和對於新穎事物疑懼的觀念。

研究此次新穎事業的人士，業已試用各種不同的材料與方法，去實現活動房屋。在法國以及世界各地，活動房屋的型式，雖然非常繁多，但大部均未完全發展推廣。因為，活動房屋必須在大量建造的過程中，始有發展的希望。目前所展覽的活動房屋，不過是未成定局的雛型，因為那些活動房屋，大抵是政府臨時搭建起來，以圖解決屋荒的簡陋小屋而已。

然而活動房屋的前途，却正未可限量。下面是幾種值得介紹的型式。

### 富勒式懸空房屋

早在一九二七年時，美國富勒氏 (Fuller) 發明了一種懸在空中的六角形房屋。那房屋的中央，是一根粗大的柱子，柱身裏面，裝有升降機，柱子頂上，則有尖形的屋頂遮蓋着。整所屋子，都用鋼索緊緊繫牢。它的形狀，活像一只巨大的透明香菌，上面套了一個小小的尖頂帽，四

週罩滿了蜘蛛網一樣。那時候，富勒氏的發明，完全失敗了，然而，他所首創的建築方法，却具有極大的價值。他曾說過：『要使房屋的造價低廉，必須在工廠中大量地加以製造。因此，造屋的原料必須可以活動，重量必須減低。一座房屋的價格是與其重量成正比例的。』

目前因為超級輕合金和可塑體等原料製造的進步，富勒正在重行提倡他的房屋，而這次贊成他的人，却比反對他的人為多了。去年十月，富勒式房屋初次在公眾面前展覽，就引起了建築史上空前的狂熱。那座房屋四週渾圓，重約三噸左右，全部屋子祇有一扇窗，可是那窗子把四面整個牆壁都佔了去。這屋子是用鋁，鋼和透明可塑物製成的。

屋子內部三分之一的地位，被劃分作為起居室；室內陳設簡單大方，備有壁爐，作裝飾之用。旁有臥室兩間，每間均附有浴室。浴室係用鋁與透明可塑物澆鑄而成，凡浴室中的浴盆，洗面盆，便桶，以及浴室的地板，牆壁，天花板等等，都係用上述二種材料模鑄，渾然成爲一個整體。廚房中具有最新穎的設備，如電氣冰箱，電動洗碗機，電動洗衣機，和電氣焚化爐。在起居室或臥室中間，裝有電鈕，你祇須用手一按，便有三具活動大櫥子，在你面前旋轉，你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取到櫥中的任何東西。那座房屋的地板裏面，嵌着扇骨形的鋁管，鋁管內有熱氣通過，使全屋溫暖如春。天花板成半圓形，中央約有五

公尺二十之高，其中藏有電燈，光綫頗為柔和。屋子的圓形屋頂上面，另外裝有通風器，可使屋內空氣，每隔六分鐘，全部更新一次。

這種房屋原是在一家飛機廠內設計成功的，所以有很多地方與飛機相似。正如飛機一樣，那屋子利用金屬的拉力，以保住它的堅固，而並不利用金屬的壓力。維基太(Wichita)的比基(Beech)飛機廠，會利用同樣的機器，工人，與原料，去製造巨型的飛機與富勒式房屋。飛機上各項零件與富勒式房屋的各部件，二者形式極為相似，普通參觀者竟無從加以分別。

那屋子唯一的支柱，便是中央的一根軸心，整座房屋的重量，都賴這軸心支持。地板並不鋪在地面上；四週的牆壁，亦不負載房屋重量；反之，這些牆壁，以及天花板和地板等等，却依賴從軸心頂端，向四散分開的鋼索，緊緊繫住，務使那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的圓形屋子，保持它的平衡。這種建造方法與車輪和懸橋的建築原理均相符合。房屋採取圓形，可使它具有最大的抵抗力，而它流綫型的外表，則可將風吹的阻力減至最小限度，因此亦可大大地減少暖氣的費用。

目前富勒氏正在設法大量製造他的房屋，務使每年變成二十五萬所之多，每所房屋，售價六千五百美元。如果美國政府再能加以協助，則兩年之後，每年可製造五十萬所，每所售價將減少三千七百美元了。一座富勒式房屋裏

面，一共祇有二百種零件，至於一架飛機，則零件竟有二萬五千種之多。所以把一座富勒式房屋裝在一隻鋁箱內，運往美國各地，真是輕而易舉之事，而運費亦不致超過一百美元。一節美國的火車，可以裝運上述的鋁箱八只，房屋運達目的地後，不再需要其他特別的起運手續，祇須將其裝在具有起重機的卡車上。那起重機是用作豎立中央的軸心用的。建造這樣的房屋，一共祇須十六天，房屋造好以後，驟視似乎像一架機器，不甚美觀，但如能適當地利用各種色彩，亦可造成非常悅目的建築物。

富勒氏尚在研究製造一種更新式的房屋。其形式與前相似，但具有房屋二層，和一座空中花園。富勒氏在研究將房屋提高至半空，使下面騰出地位來作為汽車間和庭園之用。

## 木 製 房 屋

可是，美國最適用的建築材料，仍舊要算木材了。正如加拿大，瑞典，瑞士或蘇聯等地一樣，木材出產既豐，且因保護木材的方法進步之故，木材亦不易着火或遭受其他的損害。魯易齊亞納(Louisiana)的新亞爾尼(New-Albany)地方，有位名叫羅尼孫者(Gunnison)正在大量地製造木材房屋。他根據一般美國小家庭的興趣及經濟力量，製成了八種不同的住宅。最小的一種，售價四千美元，其中有客室一間，臥室二間，以及廚房，浴室及箱子

間各一。售價最高者為一萬美元，則有大客室一間，臥室三間，浴室二間，書房及箱子間各一。那些房屋的骨架，價值達全部造價的百分之六十，但如遇大量製造時，則骨架的價格便將大為降低。霍尼孫平均每年製造七千五百所木材房屋，但如果他獲得大量的定貨時，他可以在每二十五分鐘內，生產一座房屋的全部零件。把零件拼搭成爲一座屋子，費時不到一個星期。

霍尼孫係利用工廠製造他的房屋。他所設計的屋架，較之普通木屋的屋架，輕便簡單，木材在許多超速度的電動鋸子下面，順序通過，便有大量的屋架製造出來。於是卡車把製成的各部份零件，運至工場，立刻可以開始建築了。

在英國戈文屈列 (Coventry) 城，大部份房屋曾在一次大轟炸中夷爲平地，當局乃研究一種活動房屋，以謀恢復舊觀。經過三年的研究與試驗，選定了一種二層樓的房屋。那屋子的基礎，不過是房屋四角的四塊水泥，屋架則用鋼骨接合而成。在樓下與樓上，各有預先製就的衛生與通風設備。房屋外面的牆壁，是用水泥石板與石棉板組成，而內部的牆壁，則用木架與絕緣物製造，上面再可任意用木料，漆布或其他物質掩蓋，以求美觀。

### 汽球房屋與模鑄房屋

美國還有人設計一種最別緻的房屋。那便是一個半

圓形的汽球胎，放在房屋的地基上面，用空氣打入，使它膨脹，成爲半圓形。然後把一層鋼絲網覆在那汽球上面，再將水泥漿澆塗在鋼絲網上。等水泥乾燥，變得堅硬以後，便把汽球胎內空氣放掉，汽球便縮濫而從一個小口內被拉出來。那半圓形的鋼骨水泥外殼，便變成了房屋的屋頂和牆壁了。至於窗戶和內部的牆壁等等，以後再可陸續添造，並非難事。

在密西西比各處路上，時常可以看見許多巨大的，形狀怪異的車輛，那裏來往徘徊。在那些車輛便是到處遊行的房屋模鑄車。房屋模鑄車上裝有一個房屋的模型，祇須用水泥漿灌入那模型之內，二十四小時以後，把模型拆去時，一座嶄新的水泥房屋便已製成了。

正如火箭飛機或原子炸彈一樣，活動房屋乃是科學與工業進步結果的新興產物。發明家與工程師們，在國家的協助之下，必能獲得理想的成就的。

### 八顆球答案

請先看第四四三謎題

先把六顆球分兩邊稱。要是這兩邊平衡的話，那麼那顆輕的球就在沒有稱的兩顆中之一了。要是兩邊不平衡的話，那麼把較輕的一邊挑出兩顆來稱。要是這兩顆平衡的話，那麼輕的自然是另外那一顆。要是這兩顆不平衡的話，那麼那一顆是輕的，一目了然了。



★我的理想居然成爲事實。我已經靠我自己的苦幹，把我的身體練得長出一吋多來，而且十分強壯，這是我引爲高度自慰的。

長

身

術

思

晉

在我由二十一歲至二十三歲這兩年多的時間，我身體在高度方面，絲毫沒有增加。我想大概是發育停止了！但我對我的五呎四吋的體高並不滿足，雖然是在我國人的體格中並不算矮，但是爲了狂熱於男性的健康美，我總希望能再長高二三吋，於是我懷着期待的心情去拜訪一位名醫，結果我的希望竟使這位名醫驚奇，他不但從未接待過這樣的「病人」，而且他在外國留學，一直到行醫前後數十年，一直就沒有聽說或見過這樣的病人，所以他絲毫不能給我幫助。我以爲一個醫生既然研究過解剖學，他就應該對發育的原理有透澈的瞭解，事實上他什麼也不知道，他祇傳統的接受下來一套醫療的方法，除了他所學的以外，他一點不能根據學理，另外演繹出一些新的東西來。

既然這條路不通，我又去拜訪一位德國的醫學博士，義克德先生，當我坐在他的診所裏，他詢問我是來治甚麼

病，我告訴他我想再長高一些。他聽了我的話，立刻拉我起來，和他比量，他大概比我高有三吋，他問我希望長高多少，我說想和你一般高，他又微笑，又搖頭，沉思了半天，最後他說：「這個我沒有把握，慢慢試一試吧！」然後就給我開了個藥方，把藥買來才知道是綜合內分泌製劑，每隔一天注射一次，以後由於診費太貴，以及他也沒有充分的把握，我就放棄了它。

但是我求長身的慾望絲毫未曾減低，於是我就拿出全付精力來追求這件事。爲了澈底瞭解身體的構造，最先我便研究解剖學，特別注重骨骼的構成，及其生理作用。我又研究營養知識，注重蛋白質和維生素A，對人身生長的功效，其他關於體育，衛生，舉凡與身體健康發育有關的書籍，我盡最大的努力去搜羅。也會訪問過國術名家，想在中國的傳統健身術裏，發掘一點長身的知識，甚至到

野史軼聞裏去尋找。有一次，在某人的筆記裏，記載着袁世凱少時，因身軀矮小，便設法訪求長身秘術，有人建議給他，要他每日食鱈魚一條，他便如法施行。看到此處，我真以為發現了長身秘術，高興之至。不料看到後來，方始明瞭袁氏中了仇人之害，使他終生患了潮濕症。

復經我多日的探討，我知道這沒有甚麼秘術，祇有根據生理，應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從事。

這時，有許多朋友，看我為一個『不可即』的理想耗費精神，便勸我不要浪費光陰。爲了免除他們的譏笑，我便拿出了科學的論斷：

(一) 我由二十一歲至二十三歲，兩年餘長度沒有增加。證明我個人發育停止。

(二) 男子普通發育至二十五歲停止，由是可知我的發育停止乃反常現象，或由於過勞或由於生活不良或由於營養不足所致。

(三) 體格增長，主要爲骨骼長高，尤以腿骨及脊椎骨爲最。骨節有軟骨，骨的發育即由該處生長。

(四) 營養專家吳憲博士，在他所著的營養概論裏會肯定的說：『欲求壽高如彭祖，體高如巨無霸，雖愚者亦知其不可及，若求數年之壽命，或數寸之體高，則藉營養之力足能爲之。』

(五) 日本中學生體格調查，由於體育發達，及衛生進步，學生的體高已有顯著的進步。

(六) 美國某海軍學校，分學生爲兩隊，一隊做普通的體操，一隊做偏重發育身長的運動，一年後，後者的體高較前者爲高。

(七) 影星海迪·拉瑪，拿出其幾年前舊衣穿上，發覺身長長高二吋。

我的科學根據確定後，又繼續編製我的『長身術』。

第一，我絕對相信，我的身長可以增加，我用暗示的方法，充實我的自信力。

第二，我必須過着規律合乎衛生的生活。

第三，我必須使營養極端豐富，尤以蛋白質及維生素

A，及磷、鈣必多食用，以幫助我的發育。

第四，不能負重物，以免壓迫骨節間的軟骨。

第五，不能作過於用力的發達肌肉運動，像舉重、單槓、雙槓、鐵啞鈴等。以免體質向橫的方向發展。

以上幾項是消極方面的，下面便是積極的長身術了：

第六，我爲了給身體時常伸展的機會，我便在不同的

幾個地方牆上立了幾面鏡子，它們的高度必須立起脚尖，

伸長了身子才能看見。每經過鏡子前時便去看視。

第七，我在牆壁上高處釘了一條繩子，繩頭繫一條紅

布，每天早、午、晚三次，走在下面，把身體用力向上跳

躍，以摸着那塊紅布爲目標。

第八，我在房樑上，懸掛了一個滑車，在滑車上放了一個套，運動時把套套在下頷下，兩手用力拉繩索，身體



便被吊起來。每天吊上三次。

第九，在地上釘上兩根木樁，上面綁兩個圈套，身體伏臥在地，在前方放一個皮球（放在够不着的地方），兩脚伸進套裏，用力的去拿前面的球，以拉鬆骨骼關節。

第十，每日早晚，依照美國的那個海軍學校的長身體操教本，做上二遍體操，多是偏重腿部的運動。

就依着上面規定的方法，我風雨無阻的苦練起來，原來是單純的酷愛健康美，結果竟加入了追求真理的熱誠，如果我能成功，非但可有一具高大健美的體格，更可自豪是應用我自己的頭腦，研究出來的方法，而又由我自己來證實。

鍊過三個月以後，天氣漸熱起來，我每天正午又加入日光浴四十分鐘，因為日光能使體內的維生素D，發生更大的效能，所以對骨骼的生長上，也有很大的幫助。

這樣我努力的苦鍊了十三個月，我到量身長的尺前去量，我已經由五呎四吋，增長到五呎五吋零二分。以後由於生活的變動，便失去了練習的機會，但是我已經很滿足了，我的理想居然成爲事實，我已經靠我自己的苦幹，把身體練得長出一吋多來，而且十分強壯，這是我引爲高度自慰的，特把它供獻給和我有同感的西風讀者之前。

★ 君 如 愛 讀 本 刊 ★  
★ 請 即 長 期 定 閱 ★

立 創 年 三 國 民

行 銀 蓄 儲 託 信 華 新

務 業 行 銀 切 一 營 經

行 總

(口 路 江 九) 號 五 五 二 路 西 江

話 電

部 各 接 轉 三 六 八 二 一



★美國素以教育進步著稱，居然也有這種可恥的現象存在。對於這種漠視教育事業的社會，教師的答覆就是一致的行動。

## 教師罷教

黃真德

美國紐約亨透學院心理學副教授雷士 (Bernard F. Riess) 原著  
譯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號 Pageant 月刊

『教師實行罷教！』——美國各地的報紙都把教員採取反抗行動的消息用大標題刊登出來。然而社會一般人士還不明瞭這種新聞對全國數百萬教師所產生的深刻意義。這些最不受人賞識的公務員做出示威的行動來，並不是由於政治家煽動的結果，而是痛苦、貧窮和現實生活的需要所造成的。

由幼稚園到大學，各級學校的教師都在物價高漲的情形之下，為保持一點經濟生活的安定而掙扎着。目前教師的薪給水準，大抵根據一九二〇年代的生活情形而定，而且其標準是比其他職業中具有同樣學識的人士更低的。

美國康奈狄格州 (Connecticut) 諾華克城 (Norwalk) 的教師在幾個月前全體罷教一星期；這種運動今日已經遍及全國。教師們見面的時候，都以罷教為談論的題目。四十萬美國教師所組成的『全國教育協會』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素以穩健著稱，現在也在採用礦業工會領袖約翰·劉易士 (John Lewis) 所提出的口

號——『沒有合同決不工作』。

美國學校的男女教師已經決心提高教師的地位，使他們由美麗的社會機構的附屬品變成教育事業的中心人物。他們決心使社會人士知道：如果教師們因為不能獲得合理的酬報而改行，文盲及少年犯罪的情形日趨嚴重，對於社會是一種多麼重大的損失。

美國各教師團體對於各級學校教師的最低薪俸標準，最近已有一致的意見。許多教師團體過去意見分歧，現在已經採取一致的步驟，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奮鬥了。

過去教育當局往往以暑假休息，任期的保障，每週授課不超過三十小時，以及所謂每年加薪等辦法，以為教師薪給低微的藉口。對於這些藉口，教師已不願再接受了。他們知道所謂暑假事實上並非假期，而是工作賺錢補貼生活費用的時期，或平日工作過度，休養疲乏身體的時期。所謂教師的任期事實上等於延長了低微的薪給標準，使之與增長增高的物價差得更遠。所謂減少教書鐘點，事實上

等於增加課餘改卷工作，同時還得預備無數報告，選讀相當課程，以求晉陞。每年所加的薪給往往被所謂『自動捐款』所抵消。

在戰爭期間，教師與其他公民一樣，應徵入伍服務。他們從軍的條件是和其他職業人士完全相同的。許多人對他們說，繼續從事教書的工作，而不能獲得社會的重視，豈不是大傻瓜？他們相信這種說法，因此有不少的教師離開學校，與教育工作斷絕關係。那些繼續守着教育崗位的教師也在把教師收入和實際生活指數作一比較，覺得難於過活，因此紛紛辭職。

教師所要求的不僅是經濟方面的酬報，而且是獲得公民應有的地位。傳統的觀念似乎把教師列為第二等的公民，這一點最引起教師們的反感。社會必須決定一個方針，如果不希望有文盲，少年犯罪，和不良的教育，便應該使教師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所謂應有的社會地位是指：（一）教師須有充足的薪給；（二）教師對於學校內外的教育方針的決定，須有機會表示相當的意見；（三）社會人士必須視教師為相當重要的職業。

統計的數字可以反映教師過去的生活狀況。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全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的年薪平均不滿一千八百元——每週薪給約三十元。據全國教育協會的報告，一九四六年的平均年薪為二千元，扣掉租稅和養老金的儲蓄之後，每週所得不過三十五元。這區區的收入並不是起碼教

師的薪給，而是至少服務三年的教師的薪給。

在一九二九年，公立學校教師的年薪平均比其他職業人士少十六元。到一九四六年，其差額竟達四百六十四元之巨。當然這個數字包括美國南部薪給極低的教師在內，可是社會人士根本就不應該這麼薄待南部的教師。美國各州對高等教育的經費補助額，紐約州佔第四十七位。對農村教育的工作，喬治亞州與明尼索達州貢獻最少。據全國教育協會的報告，美國在一九二九年的教育經費只佔全國支出的百分之二·七，在一九四三年則只佔百分之一·五！這種緊縮教育經費的趨勢是否因為教育工作的需要已經減少了呢？數字可以給我們明確的答覆。美國成人讀完小學四年級者，只佔全國成人百分之十四。在路易士安那州，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成人沒有受過小學四年級的教育。美國尚有一千萬學齡兒童無機會入學讀書。

美國最大最繁榮的都市情形值得吾人特別注意。以紐約城而論，小學教師在各級學校教師中佔最多數。小學教師的最低年薪現為一千六百零八元，即每週薪給三十一元。到服務滿十二年時，教師每週薪給增至六十五元。教師得到這份薪給時，須付出養老儲蓄金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及租稅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中學教師（佔教師的少數）的最低年薪為二千一百元，可是要做中學教師須先獲得碩士學位，或同等的資格。這就是美國多數大都市的教育現狀。

同一都市中的清潔工人每年最低工資為二千四百元；教師聽到這事實時，真有點不明白教育工作有甚麼價值。報上常常登載一些惹人注目的新聞，例如初中教師在酒吧間服役，所得酬報較教書的薪給為多，副校長兼任火車站的職務，女教師課餘在夜總會唱歌謀生。在教師待遇低劣的情形之下，這種現象是不足為奇的。

紐約城百分之八十的男教師和百分之二十二的女教師為生計所迫，只得於課餘兼職。這種兼職大抵都是在公立或私立的夜校教書；而夜校每小時的酬報往往只及日校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這事實上就等於無限度的延長了工作時間。

紐約城的市立學院如紐約市學院 (New York City College)、亨透學院 (Hunter College)、皇后學院 (Queens College)、布克林學院 (Brooklyn College) 等，素以待遇優厚著稱。可是今日的情形已大不相同；這些學院的教師有一半的薪給尚不及紐約城的中學教師。這些學院教師的服務時間由三年至三十年不等，平均在十年以上。他們多數須在課餘兼職，以維生計。

今日教師的人才越來越少，找到了其他出路者紛紛改行，而教育當局却專在經濟方面打算盤，找一些願受菲薄待遇的人，去替代那些訓練有素的教師。據最近的估計，美國現有十萬以上的教師資格在水準以下，他們都領到所謂「非常時期的教師證書」。學校當局因為有經驗的教師

日益減少，不敢多事苛求；有一些資格不夠的教師連維持課堂的秩序都感困難，更不必談甚麼進步的新教授法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教師就有百分之二十八領到「非常時期的教師證書」。紐約城到一九四六年為止，已經頒發了一四九九張的「代課證書」，其中有許多是够不上資格的。這種種的情形對於學生影響之惡劣，不問可知。

學校教師辭職者為數之多，日益驚人。一九三九年以來，美國已有三十五萬教師改行。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間，紐約城就有三百零三個教師辭職。在一九四六年間，辭職者達一千零九十一人。據紐約市教師聯合會的報告，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這一月間，辭職的教師共八百人。這樣脫離粉筆生涯的現象，也用另一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在一九二六年，考試及格獲得教師證書者有百分之十一不願接受學校的聘書。到一九四五年，領到教師證書而改就他業者達百分之三十六。

教師荒的現象，以及一般人對教師荒的原因，知之甚稔，結果又產生另外兩個問題。在某大學裏，一九四五年入學新生有百分之二十八表示願意獻身於教育事業，這百分率到一九四七年已減至百分之十二。在各學校中，有學生而無教師的班級真不知有幾百個。這些班級的學生都由學校當局分配給其他教師去兼教，兩班合併有時是以程度為標準，但更常見的倒是以課室座位之多寡為標準的。因此，許多教師就在學生過多，設備簡陋，工作時間過長

(常常由上午八時半一直教到晚上十時)的情形下吃苦。在另一方面，教師爲學生過多而感到工作困難，在另一方面，學生也知道教育當局把他們分配給他級的教師，目的僅在避免他們在街上胡鬧。在這種環境之下，學生的程度安有降低之理？

局勢是很明顯的，要解決這種問題，教師們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和政治上的訓練。教師在憤怒和絕望之中，是準備站起來爭取他們應得的地位的。全國教師協會，全州教師協會，及全郡教師協會等團體，對於工會的行動，素來不感興趣，可是康奈狄格州諾華克城的教師却好像是經驗豐富的工會工人那樣，知道如何一致行動，以維護自身的利益，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雖然有人宣傳說，罷教的行爲必將失掉社會人士對他們的同情，可是他們還是毅然實行罷教。他們對教師的公民權維護不遺餘力，結果反而獲得一般人的敬重。康奈狄格州那次罷教事件的教訓所產生的影響，不久便達到全國各地。鄰近韋却士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的報紙一致警告社會人士，勸他們必須考慮教師改良待遇的要求，以免他們在工會領導下一致行動。附近各城鎮的教育當局紛紛實行增加教師的薪給。

在明尼亞波利士城 (Minneapolis)，一千六百個教師在右派的美國教師聯盟的領導之下，實行罷教達一月之久。結果教育當局答應加薪，最低年薪由一千三百元增至

二千四百元，最高年薪由二千六百元增至三千六百元。在賓色凡尼亞州，教師在公教人員聯合會的領導之下，罷教二次。在紐約城，工會支持的教師聯合會指揮一間技術學校的全體教師罷教，爲該城第一次的罷教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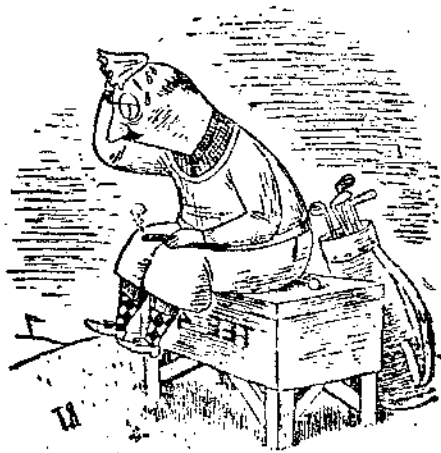
美國教師希望改善自身的待遇，必須聯合一致，擁護最低年俸二千四百元的要求。以溫和的詞語不斷向教育當局和州政府的立法機關請願，是無濟於事的。

美國素以教育進步著稱，居然也有這種可恥的現象存在。對於這種漠視教育專業的社會，教師的答覆就是一致的行動。美國社會必須面對這些教育上的問題，而趕快加以解決。

### 西風社接受永久定戶辦法

本社爲便利遠地定戶起見，特自即日起接受『永久定戶』一種。凡於書款用盡後仍決定繼續訂閱者，請即來函聲明爲本社『永久定戶』。凡爲本社永久定戶者，本社於該戶存款用盡後，在續訂書款尚未寄到之前，當繼續發書一期，以免間斷，而示優待。『永久定戶』除負責清償所欠做社書款及郵包費之外，並無其他責任。

西風社謹啓



★我們須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入人生的河流，一次一次地征服下去，首先克服這恐懼，然後克服那恐懼。

## 做你怕做的事 何凱

林克 (Henry C. Link) 博士原著

譯自一九四七年一月號 *Encore*

我執筆討論恐懼的問題，不免有些躊躇不決，因為無疑地現在許多人所抱着的恐懼，乃是由於關於這問題的大量的文章。比如，我已不得『自卑心理』這名辭從未印刷出來，因為這樣一來，無數人就不會曉得他們是有自卑心理的。他們可以少一種恐懼的觀念了。

許多恐懼實在是因過分閱讀，思想，談論而產生。它們不會突如其來。我們一直把它們孕育着，撫養着，直到後來它們從極瑣屑的徵物，變成龐大無比的怪物。熱心地讀着育兒法的各種書籍的母親，逐漸害怕怎樣去對付孩子，而這也是無足為怪的。過分關心自己之容貌的年青女郎，不久就會過分煩惱人們對她們所懷的意見。像煞有介事地談論國事的一羣人，往往把悲觀轉為恐懼。

在我的前面，是一封年輕女郎寫來的信，開端寫着：

『自從我十六歲以來，我就害怕和陌生人談話。』於是信中列舉其他的恐懼——對僱主的恐懼，對失業的恐懼，對男人的恐懼，對開車的恐懼，以及其他種種恐懼，總數達十一種之多。這一切都是——一般的恐懼，是無數人所共有的。在每一個場合，這些恐懼的結果是相同的——一種癡癡的癡瘁，一種悽慘的，窒息的，狼狽的，失敗的感覺。

一個青年告訴我，他不能睡覺。他對於這事的發生作了長篇的心理學上的說明。『你可以幫助我解脫這苦惱嗎？』他問。『不，』我回答說。『那麼我該怎麼辦呢？』他懇求道。『晚上在街上跑，直到你力竭為止。你所需要的是出力。你把過多的體力用在想像事物上。倘使你用力跑，你將自動舒暢，不知不覺地入睡。你用你的腦把自己陷於這恐懼中，你可以用你的腿解脫這恐懼。』——結果

他確達到目的。

不久前一個母親對她的一生作了扼要的說明：「當我年輕時，我懷着許多恐懼，其一是精神錯亂的恐懼。結婚之後，這些恐懼仍舊抓住了我。但是我們不久養了一個孩子，結果一共養了六個。每當我恐懼的時候，嬰孩會啼哭，或是孩子們會吵架，我必須給他們調解。要不然我會突然記起，該是燒晚飯的時候，或是衣服該燙了。我對自己的恐懼不斷地為家務所打斷，而它們也逐漸消失了。現在我怪有趣地回想着這些恐懼。」

這段故事的教訓並不是說一個人一定要有六個孩子，但它確是告訴我們，小家庭和多餘的閒暇是有助於恐懼的發生。同樣的，為根深蒂固的恐懼所苦的許多人，對於人生也許可以感到新的生趣，倘使他們能够因參加團體活動而關心他人的事。

你不喜歡這種活動嗎？那麼你該記着，征服恐懼的每一階段，最初需要意志的力量。曾學過跳水的人都知道這程序。你擺好姿勢，身體向前屈，遲疑不決，又恐懼地縮回。你再嘗試，又縮回來。每遲疑一次，你的恐懼也跟着增加，最後，你實在不耐煩，跳下去了，臂和腿歪斜地，發出撲通的大響聲。你惱恨而顛倒地從水中潛出，朋友們的笑聲使你更覺難堪。倘使，在這關頭，你的恐懼阻止你繼續嘗試，你將永遠不能學會跳水；你的恐懼將是無可克服的。但是如果你鍥而不捨，繼續作難看而痛苦的跳水，

你最後會平滑地跳入，得意地潛出。你已踏上成為跳水專家的第一步。

這是克服恐懼，對人生的每一方面獲得自信的基本心理，而誰也逃不了這程序。我們須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入人生的河流，一次次地征服下去，首先克服這恐懼，然後克服那恐懼。正如愛默生 (Emerson) 所說，做你怕做的事，那麼恐懼即將消滅無疑。實際上，我們如用堅決的行動去對付它時，我們的恐懼就變成助長我們的力量，反之我們如用躊躇、因循、推理來對付它時，恐懼將成爲破壞我們的力量。

不久以前一個青年要求我對他提議一些難事給他做。他說：「你的書中推薦跳舞，籃球，或一種競賽，紙牌戲，派對及遊戲等活動。書上說，我們對於某些事就是不喜歡也該去做。我非但不喜歡這些事，並且又害怕去做。但是我決心嘗試。開始的時候，我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不久我的恐懼消失，開始真正喜歡這些新的活動了。事實上，我因過分享樂着這新的生活，實有陷於優游的危險。所以我希望你會叫我去做我會真正感覺困難的事。」

這位青年已經學會怎樣利用他的恐懼作爲征服和更活潑之享樂的工具。他將享受到社交上及知識上更充溢而更有效的生活。

征服恐懼的第一步有時是極初步的程序。我記得有一位青年所懷的恐懼實在太多，他甚至不能發出聲音談話。

他在一家大銀行工作，認識他一部分的十幾個同事，但是當他早晨到自己櫃子走去時，他對誰也不招呼。我們對他建議，他應當開始邊走邊對同事熱烈地說：『佛蘭克，早！哈囉，基汀！伊頓先生，早！』嘗試的結果非常圓滿，於是我們激勵他去做更難的工作，繼續他的征服工作。

更普通的恐懼——發狂、虐待、對陌生人、以及自卑的恐懼，通常是未能用這種方法去克服多數的小恐懼。不過有時候那是因為某人，爲了某種原因——失戀、心愛的親屬之死去、經濟上的頓挫、失業——停止他日常的生活。尤其是在一個大災難之後，我們非但要繼續過去的活動，並且還要用我們的意志去和精力開始費力的新工作。一個五十七歲的老人，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突然失業之後，開始抑鬱不樂，停止和他過去的朋友一切的接觸。在六個月中，他滿身懷起大大小小的恐懼。最後有人勸他去訪問住在農場的一個親戚。不久他融化於農場的日常生活之中。六個月中，他又恢復常態。

雖然概括而言是很危險的，我敢說在大多數溫和及嚴重的恐懼的底裏，可發現過勞的頭腦和缺乏活動的身體。因此，我會勸過許多希望追求快樂的人，少用他們的頭腦而多用他們的手足——作有用的工作或遊戲。我們呆坐着就會產生恐懼；我們要用行動來克服它。恐懼是促人忙碌的大自然的警號。

恐懼在溫和的初步階段，所取的形式是：厭惡或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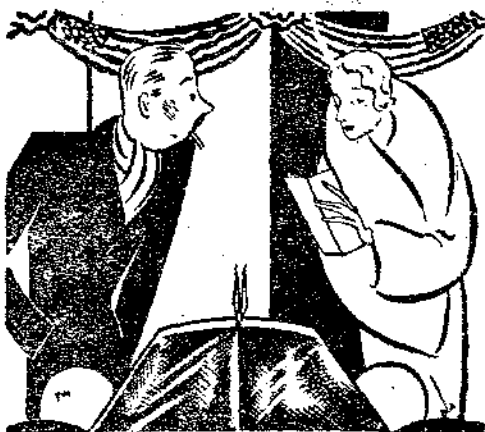
某種活動或某些人，這使某人對自己的無所事事獲得正當的理由。世界上充滿着發牢騷的人，紙上共產黨，和社會理論家，他們因爲不願改變自己，於是大談整個制度的改變。他們多數似乎不知道，在任何社會秩序中，仍舊是有不適存在的。他們用談話使他們對世界的憤恨合理化，却不想對他們自己發怒，而發起有價值的行動。

### 倒看雜誌的人

唐牧

有一次在火車上，我看見一個人在讀一本雜誌，可是他把那本雜誌倒拿了。然而他却是真的在讀着，因爲他讀完一面就翻一面。我覺得很奇怪，到他背後去一看，原來是封面倒裝，正文却是不倒的。這使我發生了好奇心。於是我就走上前去，請他解釋。他說，『坐下來，我告訴你。我每次旅行的時候，都買一本雜誌，把鐵絲釘拉掉，把封面拿下來倒裝了。於是我開始讀起這本雜誌來。每次總是有人看出那封面是倒置的，以爲我是假裝識字，後來看見原來是封面倒裝了，於是走上來跟我攀談，問我爲甚麼這樣。我就這樣碰到了不知多少有意思的人。』——Don Wharton





★自從他回來以後，他變成一個比從前更好的丈夫和爸爸，而我也決心努力做一個更加賢慧的妻子。

## 我們終於沒有離婚

羅道愛

無名氏原著·原載美國『你的生活月刊』

譯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號『讀者文摘』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的丈夫很沉靜的對我說：『瑪利，我想和你離婚。』

當時我們正坐在鄉村一間房子裏的火爐前取暖，我們夫婦間的家庭樂趣是如此美滿，所以我一時簡直不能相信他對我說的話。假如我們剛剛吵過嘴，或者我是那些結婚十年後於身心兩方面都是『一意孤行』一類的女人，我便会明白他為甚麼向我提出離婚。

真的，我們從結婚初期起就不會互相熱戀過。可是我們曉得以愛悅替代迷戀，以容忍替代熱情。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嗜好，同時我們也實行相敬如賓的共同生活。這麼說來，約翰為甚麼想離婚呢？

他說因為他想跟別個女人結婚。

當時我迷惑不解，我注視着爐中之火。當我想到我們正在樓上熟睡的兩個兒子的時候，我心裏充滿着一種固執的忿怒。

『你不能離婚，』我說。『我們兩個小孩的幸福比你自己的幸福還要緊。你現在不能遺棄他們。』

他給我一個難辯的回答，他說如果我不答應離異，我們的家將變成有名無實的家，這對孩子將來心理上的影響一定會比失去父親的影響更大。

受傷的自尊心衝過了我憤怒的情緒，我真想趁第一列火車往芎努城 (Cairo) 去辦離婚手續。後來我想起我會認識一些女人，由別的女人的懷中奪回她們的丈夫。我記得她們眼裏顯露出來的煩惱與痛苦；她們盡量把她們的傷感

隱藏起來。我進一步想到爲離婚贍養費和孩子的保護權而起爭吵的情形。我不由自主的壓抑住我的自尊心了。

翌晨我到城裏去請教兩個人，一個是醫生，一個是律師，我素來極重視他們兩人的意見。他們對這問題的見解完全一致：『有別個女人絕對不是拆毀一個有孩子的家庭的充分理由。約翰不久就會覺悟的；假如他覺悟太晚，有關的人們都會走上悲慘的命運。』

『可是，』我問，『我怎會知道他將來會覺悟呢？』

他們解釋說，『那「別個女人」十九是空話。當約翰在疑惑他是否仍對你有愛情的時候，「別個女人」只不過是這種感想的一個「徵候」而已。因爲你是他的妻子，他也許覺得你不像別個女人那麼富於魅力。這裏的癥結乃是在婚後生活是平凡的，刻板的，而不是在你或那個女人。假如你的丈夫與你離異而和她結婚，他大約也會有同樣的心理過程，同樣的對她感到厭倦的。』

『這話很有道理，』我同意的說，『可是我怎樣能使他明白這點呢？』

『你們試一試大家分居。你給他一兩個月的時候和你及你的孩子分居，好讓他再考慮一下。這事實上等於就離婚，可是還沒有進行任何不可挽回的手續。』

律師和醫生看到我眼中所表示的問題，都用同樣的話回答我說，『瑪利，別焦急，在相當的日期內，他便會回心轉意的。』

但我們沒有立刻分居。我丈夫的入息不够維持兩方面的開支。爲了免掉這種困難，我們搬回城裏居住，同時我也找到一份職業。可是不久我們發覺我的收入只够付佣人及托兒所的費用。

這使我丈夫再負起解決離婚問題的責任了。假如他不需要我的愛情，那麼，他必定要多賺一些錢。一旦決定實行離婚，他便需要儲蓄一筆款，以爲我往芬努城的旅費，我離家期間的管家者的薪水，以及律師的費用。

我們等候事態的發展。在等候的時期中，我們表面上仍保持友好的態度，我那種掛名妻子的地位實在難做。我常常有一種衝動，想把孩子們帶走。我常常覺得伏在大兒子的肩上一場大哭一場，並且把父親快要離開我們的事情告訴他，一定可以得到一種安慰；我很想把我從前給丈夫的愛悅和感情轉移到小兒子的身上。約翰現在每天晚上及每個週末都出去做事，他很少看見孩子們。雖然我努力避免使孩子對父親發生反感，可是孩子們察覺到他們的父母之間發生裂痕，自然都站到我這邊來。

約翰漸漸覺得離婚的一部份代價是失掉兩個兒子。如果我感覺難過，他一定會感覺更難過的。

我現在知道我們兩人的感想是相同的。我回想我們昔日戀愛及結婚的情形，我追念過去我們收入僅够付開支時的困難和快樂的日子。我的丈夫告訴我：他還念念不忘我們昔日如何勤苦工作，直至我們在銀行裏有充足的存款，

使我可以辭去職務來養孩子。

我們兩個都不會忘記我生第一個兒子和第二個孩子的情景。我們回憶昔日在鄉間找到我們所夢想的地方時的快樂情形；我們回憶我們開始養雞種菜植花那些興奮的日子。更令我們難忘的就是兩個孩子患了重病差點兒夭折的情形。

「等候」終於讓約翰多得點時間來回想昔日我們建立家庭的情形。我們曾經想出種種方法來渡過那些不易適應的年月。這一切難道都是徒勞無功的嗎？再和別個女人重新建設一個家是件容易的事嗎？

在等候的時日中，我們的關係已經大有進步。

差不多每對夫婦中都會想到離婚的事。我和許多做妻子的一樣，在忿怒或失望的時候，會疑心我昔日會否用智慧的眼光來挑選丈夫。爲了孩子的命運着想，我從來不許我自己想到和丈夫離異。現在我開始以自私的觀念來研究這問題了。

我不想在沒有丈夫的情形下過我的未來歲月。再找一個丈夫並非易事。我過去以爲我是個美麗的，聰明的，獨立的女性。現在我知道非到我的兒子能自食其力的時候，我仍不能自立。而且世界上美麗的聰明的較年輕自由的女人多得很多。在我工作的地方，我碰到許多富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們當中有些也覺得我是富有吸引力的，可是那些在智能與感情兩方面都已成熟的男人早已結婚。我是不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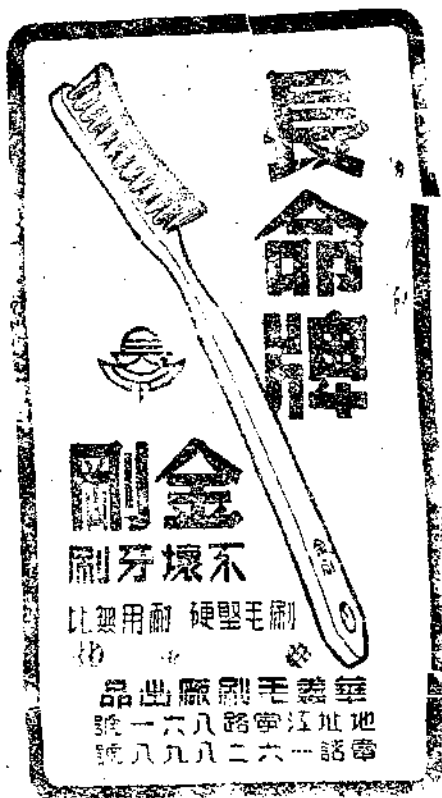
拆散任何別的女人的家庭的，同時，想到那種離婚者的浪漫生活，就使我感到厭惡。

我開始覺得我從前不會完全認識丈夫的價值。爲我自己着想，現在我誠懇的希望離婚的事情不會成爲事實。

我們試行分居的日子終於來臨了。雖然我們兩個都不願意實行分居，可是我們終於照辦的。確不出律師及醫生所料：約翰一星期後便想回家了。

自從他回來以後，他變成一個比從前更好的丈夫和爸爸，而我也決心努力做一個更加賢慧的妻子。他非常想念他的兒子，因此回家之後，他對他們比較有耐心，而且比較歡喜教導他們。

我們打算明年春天搬回鄉間居住，我相信我們將在那邊過一輩子的共同生活。



朝秦暮楚

轉載自科里亞雜誌



COLLIER'S

DAVE GERARD



★窮人銀行的確拯救了許多不幸者，因為它使那些在傳統銀行碰過釘子的人找到一條出路。這無利息貸款的工  
作真不知避免多少慘劇的發生，使多少家庭獲得希望！

## 窮 人 銀 行

蕭 莎

衛利翰 (Peter J. Whelihan) 原著

譯自一九四七年一月號 *Pageturn* 月刊

不久以前，紐約某報上登了一則隱名氏的啓事，向一個特殊的金融機關鳴謝，好奇的人士加以調查，才發見這麼一個故事：

在一八九二年一個寒冷的冬夜，十一個異國人士在紐約東下街窮人區一間小教堂內聚會，商議怎樣幫助那些新入境的哀哀無告的同胞。他們自己來美後嚐過不少苦頭，希望後來者可以避免同樣的磨難。

他們一致認為新入境者所遭遇的最大磨難是經濟上的需要。因此他們慷慨解囊，勉強湊集了九十五元美金；這區區的款項結果却造成了美國一間最奇特的銀行。

這間銀行的職員及受助者稱之為「窮人銀行」，但在叫政府登記時却叫做「希伯來人無利息貸款會」(Hebrew Free Loan Society)。這個借貸會的名稱有點不正確，因為其顧客並不限於希伯來人，無論那一種族那一宗派的

窮人都可以光顧。

在這個貸款會的五十四年歷史中，得到貸款的主顧達七十萬人。貸款會在這工作中，真不知避免了多少慘劇的發生，使多少家庭獲得希望！這「窮人銀行」的確拯救了許多不幸者，因為它使那些在傳統銀行碰過釘子的人找到一條出路。

窮人銀行的業務並不受宗教信仰的限制，可是這金融機關的建立，却有一個宗教動機。「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節說：「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紐約第二街一〇八號該會總辦事處有一面匾額，也刻着同樣字句。

根據這動機建立起來的窮人銀行，業務日益發達，其資本由原有的九十五元增加至五十萬元以上，貸出現款達三千七百萬元。

在一八九二年第一年中，原有的資本九十五元即為貸金，每人可貸三元至十元，為數雖微，却已足幫助許多新入境者自力更生。貸款人在數星期內，甚至在數日內，即將款歸還，由該會繼續貸給其他主顧。第一年貸款者共二二七人。

幾年後已故擁資甚巨的慈善家席夫 (J. H. Schiff) 慨捐五萬元以充貸金，以後常有資本家捐贈巨款。

該會每年某日必由紐約某商人接到五百元支票一張，以紀念該會在他從前落魄時給他的幫助。這個商人有一天帶他的太太到該會辦事處去訪問，敘述過去事蹟甚詳。他從前所經營的商業規模宏大，在不景氣期間受了打擊，負債纍纍。他將全部財產變價還債務，以免破產。在窘境中，太太急得哭起來，丈夫對她說：『親愛的，我們事實上並沒有損失甚麼。我們倆今日所有與三十年前結婚時一樣的多，有甚麼可傷心呢？』

該會經理格里伯茲 (Abraham Gribez) 記得當時曾設法貸給他們五百元，同時對那太太說：『你曉得我們借出的錢都是好運道的錢吧！』他說他也記得這個商人怎樣利用這筆借款去重整旗鼓，終於又飛黃騰達起來。

窮人銀行的會客室裏天天發見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天下午二時左右，一個心緒紛亂的父親衝進來。他說他的女兒患了某種傳染病，情勢危殆。醫生說坎拿大有一女孩患過同樣的傳染病，現已痊愈，如能取得她的血液，製成血

清，當可救這紐約女孩的性命。銀行當局打電話向醫生證實之後，立刻將一百五十元貸給那父親，以為電報費及飛機運血清的費用。兩星期後，那父親高高興興的回到銀行來，說他的女兒已經痊愈了。

有一天，當格里伯茲經理及本文作者離開銀行去午餐時，一對苦惱的夫妻跑到會客室來，對該銀行的女職員說話。那女職員在門口對格里伯茲說，『是房東趕房客的事。他們今日非付房租不可。我想他們的話是真實的……所欠房租是五十元。』

格里伯茲說，『開給他們一張五十元的支票吧。』他轉頭對我解釋說：『我們不願作倉卒的判斷，可是房東趕房客的事情急如星火，不能延遲。這樣事情真是害人不少。』

這種『送禮』的行為不會引起騙子的注意嗎？格里伯茲答道：不久以前，我們發覺一個老教師將我們貸款支票存入儲蓄銀行。她在那銀行大約開着一個戶頭。她是不是利用我們無利息的貸款，而在儲蓄銀行賺兩厘利息呢？我們請她來。

『那女人對我說，『請你看看我的眼睛。』她眼眶飽含淚水。『我的眼睛生了白內障。醫生說現在不能開刀，可是不久就非開刀不可。我正在儲蓄一點錢做手術費。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她所說的都是真話。她向我們貸款而存入儲蓄銀

行，所積終於足敷手術費。後來她按期每週還款，未嘗爽約。有些人不知如何儲蓄小筆的款項，可是分期還款倒辦得到。」

窮人銀行從來未會遇到騙子。格里伯茲說，這金融機關根據保證人的判斷及銀行本身所作的調查，結果可稱滿意。它的損失一年不到百分之二，損失的原因頗多，最重要的為顧客的疾病死亡之類。

經理室裏藏有三四百張新客戶的卡片。格里伯茲說，「貸款者各種行業中都有。」他把卡片隨便抽幾張起來看：巡警，消防員，地下車的衛兵，小販，天主教神父，外科醫師，出版家，哲學教授，學生，擦鞋工人，音樂會的鋼琴專家，著名女演講家，信差——還有，美國一間最大銀行的信託部經理！以國籍而論，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猶太人，北歐人全有。

「可是這是所謂窮人銀行，怎麼會有銀行信託部經理之類的主顧呢？……」

格里伯茲安靜的說，「不錯，但是高尚的人士有時也有困窮的時候。那個銀行信託部經理爲了疾病以及家庭其他不幸事件，窮得走頭無路。他不敢向銀行中的同事訴苦。我們幫他的忙，讓他借五百元，又讓他的太太另外借五百元。」

窮人銀行必要時會向其他銀行借款，以應主顧之需要；有一年向其他銀行借過六萬元。

如果借款者沒有職業，那豈不是相當危險嗎？格里伯茲答道：「失業者最需要借款。」許多卡片上註明貸款者的職業爲「主婦」。普通辦理放款業務的金融機關差不多都不願放款給失業者和主婦，窮人銀行却沒有這種限制，而且款項結果都收回來，豈非奇蹟？

傳統的金融機關當然不會認爲窮人銀行在破壞銀行業務，或搶掉他們的生意。因爲窮人銀行放款的總額爲數甚微，而且主顧多數是其他銀行所拒絕過的人。不過，靠高利貸詐財者（利息多有高至百分之二十者）却視窮人銀行爲眼中釘。

格里伯茲說，「最近有一個巡警吃了高利貸的大虧。他欠了一些債務，債主說要去向警務當局報告；他急起來，連忙借高利貸來還債。後來他爲了要還高利貸，又欠起新債來。最後弄得債台高築，束手無策。」

「他的太太帶兩個幼孩來找我訴苦。我們經過一番調查，知道這巡警品性頗佳，很想早日清理債務。我們於是替他付清高利貸及其他幾筆債務，貸款達五百元，這是我們所定的最高額。現在他已經漸復舊觀，按期向我們還款了。」

窮人銀行認爲許多人如能在急需的時候獲得貸款，對其事業的幫助是遠較純粹的賑濟爲大的。該會章程中關於宗旨一段有句曰：

「本會的宗旨在使急需的人獲得貸款，而非賑濟，以

幫助高尚的人士渡過難關。高尚的人士具有相當的品格及自尊心，不願接受賙濟，而願接受貸款……」

關於保證人的規定很有伸縮性。有時窮人銀行甚至替貸款者尋找保證人。於是格里伯茲說，「我們從來不會使貸款人失望回去。」

窮人銀行有時為顧全貸款人的顏面或避免其他不便起見，也會開出不註明該行名義的支票。這種支票可以到處兌現，人家不會知道領款者是貸款人。該行認為貸款人多數視所貸的款項為神聖的義務，而會想盡辦法去歸還的。

該行有幾年的貸款額達一百萬元一年，貸款者達一萬七千人至二萬人。一九一六年的貸款人最多，達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人。一年的營業費用，包括損失在內，約四萬元，即辦理一次貸款約需二元四角的費用。這筆營業費是由猶太慈善團體聯合會按年貼補的。

該行預料需要幫助的人越來越多，因此計劃在其他城市推行無利息的貸款業務。華盛頓，堪薩斯城，洛杉磯，舊金山等地，現在已有該行的分行。

格里伯茲總結說，紐約的窮人銀行的工作已經證明：無利息的貸款對於社會大眾極有裨益，而且推行起來，並不需要很大的經費，也不至遭受嚴重的損失，他認為這種經驗證實了該行創辦人的信念：「人類多數是誠實的；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是情願還債的。」

# 金 城 銀 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四二〇〇

分行處：全國重要城市





彭  
老  
太  
爺  
  
眉  
公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彭老太爺，現年四十二歲，河北曲陽人。

在三十二年秋天，我有事回到成都來，借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在那兒認識了他，他的個子很高大，臉上的皺紋很多，說起話來常常咳嗽，行動遲緩，露着老態龍鍾的樣子，其實他剛滿四十歲，因為一般認識他的人都稱他『彭老太爺』，我自然也不敢例外。

彭老太爺總是穿着一件藍布大褂，外表像一個村學究，可是很少看到他寫字。偶然碰到他提筆作書的時候，幾乎疑心他是患瘵疾，因為他的手抖得很厲害；他嘴裏常常含着淡芭菰，更愛喝酒，三杯酒下肚，他便滔滔不斷的講些歷史上有趣的故事，談鋒很健；但他從不願告訴人家他的生平和遭遇，如果有人問他的話，他總是『啊，啊，屬猴兒的，……唉！上年紀了，耳朵有點聾。』給截住了。

我們談得很投機，竟做了忘年交的朋友，漸漸知道關於他的一切：他是民國十八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曾任黨政軍各機關各種職務，參加了這次神聖抗戰，在最前綫和倭寇搏鬥，被俘後遭受過人間地獄中的酷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再投入祖國的懷抱，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可是他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半殘廢的人。下面便是關於他脫險的故事：

「提起洛陽，似乎沒有人不熟悉這個歷史上的故都，在抗戰時期，更成爲前方的安樂窩，敵貨走私的轉運站。民國三十年一月間，我便住在那兒，那時候我正奉命到河北督導××工作，因事延到三月初才渡黃河北上。事先我曾打聽得駐安陽縣馮家洞的偽治安先導軍司令焦某，曾在冀察戰區游擊第×縱隊任大隊長，我們不但同過事，而且說起來還是小學時的同學，所以計劃取道馮家洞村，先拜訪這位久別的老友，看個究竟。」

「我們晤面時，大家仍然那樣親熱，真摯，他告訴我變節的經過，竭力的表白自己，他說：「……二十九年奉令掩護河北省政府退却，在林縣姚村一帶血戰了三晝夜，弟兄們死傷大半，彈糧告罄，受着鬼子們的威脅，無可奈何的降了敵，……唉！慚愧」。他嚥了一口唾沫繼續的說：「……我盡力的協助國軍行動，也時常引渡戰區學生到後方來……我沒有忘記祖國。」我們毫無倦容談了兩天。」

「那時候駐安陽的山本部隊，情報相當靈通，屢有消息報告焦部掩護國軍行動，又把我當作第××軍軍部參謀，說是來聯絡焦部反攻水冶鎮的，所以在舊歷四月初十午夜，派敵軍五百名，偽警備隊千人，攜砲二門，重機槍八挺，把馮家洞村包圍起來；焦君先把我化裝成農民，叫我由村西逃走，他也更換便衣，率衆由村東突圍，這不但是「金蟬脫殼」之計，且應用了「聲東擊西」之法，可算是「萬全之策」，那裏知道這竟是我入人間地獄的序幕呢！

「黯淡的月色下，大地上蒙着濃黑的陰影；刺骨的寒風，吹得我四肢麻木，心裏不住的發抖，腳有點顫，只有背後傳來稀疏的槍聲，才是我掙扎的動力；舊小說上的「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寫在這裏最恰當不過了，我一口氣走了兩里多路，突然前面土堆上現出兩條黑影，「站住！」恍若青天霹靂，我服從了這口令，經半點多鐘的盤詰，雖然沒有什麼破綻，終因口音不對，被押解回馮家洞村，雜在俘虜羣中，大家都緘默無言，坐候天明。」

「翌晨，這個不整齊的俘虜行列，經過水冶鎮，押送到安陽城偽警備部，我被「友邦人士」垂青，和六個偽先導軍軍官禁在一個小房子裏，那時已是午後四五點鐘了；好像那一天都沒有喫一點東西，倦疲的

身體，頹傷的心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靠着土牆便昏昏睡去；半夜裏我被一個被俘軍官弄醒，他善意的低聲告訴我：「我們隊裏有一個書記，叫做彭靖宇，不久以前請長假走了，你何妨就說是那個書記，因為今天早晨我們隊上的李軍醫官，給那個拿刀的鬼子拉去審問，到現在也沒回來，這怕對你很不利呢！」我唯唯。

「這幾句輕微的話，振動了我的耳膜，振動了我的心絃，使我再也不能入睡，瞪着眼睛等待着天明，和天明帶來的不幸；時間一秒一分不停的過去，終於那不幸的時候來到了；一個鬼子軍官和一個朝鮮翻譯，把我帶到後面一間空房裏審問，我還是第一次作囚犯，心突突的跳得厲害，手脚似乎癱瘓了。」

「那座閻羅殿是一大間寬敞的空房，僅設有書桌一張，小橈兩條，鬼子軍官坐下後，也命令我在桌子對面另一條橈子上坐下，那位朝鮮翻譯手持木棍，却站在一旁，記得畫上閻羅殿的判官小鬼都是站着的，所以理當如此。座上鬼官開始審問，翻譯逐一翻譯，大略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現任職務，後來詳細問我到先導軍的任務，及如何計劃攻取水冶鎮等等，我回答我是准尉書記彭靖宇，其他一概不知，如果不信可查先導軍花名冊為證，這樣反覆的問答了多次，那位高麗棒子還假慈悲開導過我。」

「木棍打在我的身上，一下兩下三下……，十幾下後漸漸的麻木了，只覺得背上一股子熱一股子熱，那位高麗棒子一連打了六十多下，停住了，又問我許多問題，我的答覆是簡單的「不知道」；木棍又落在我的背上，大概總有一百多下，我沒有哼，只希望早點死；無情的木棍擊發了我內心的怒燄，於是我破口大罵：把木棍罵得停止打我，鬼官命人把我拖到衛兵所。我總算是英雄，皇軍的「武士道」是崇拜英雄的。」

「背上的棒傷把我痛醒，室內燈光如豆，大概已是午夜時分了，我忍不住的哼，想起家中七十五歲的老娘，止不住撲簌簌的落下淚來。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黑地裏鑽進一個人來——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號兵，可惜忘記了他的名字，他同情的撫摩着我的背部，和善的附着我的耳朵說：「藥，小偷的活，以得得的沒有。」（這叫做興亞語，意思是我去偷點藥，便不疼痛了），他走了一會兒，便拿一瓶藥水回來，

輕輕的搗掉我那嵌在肉裏的襯衣，替我塗上藥，又悄悄的走了。後來他每夜必來，差不多有一個星期。

『過了七天，我又被審問過一次，照例的遭受苦打，舊的疤痕上又重新印下了棒傷。後來隔三四天，便照例受着毒打，或者加添些新的花樣，像鼻孔灌水，燭炙手指等等；如果一個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痛苦便算不得什麼，於是我很泰然的在人間地獄裏活着。這樣的延續了二十多天。』

『最後一次的審訊，我沒有挨打，也沒有日本軍官和朝鮮翻譯，只有一位身着淺灰紡綢長衫的「同胞」，我很清楚記得他的名字叫袁觀之，他對我特別謙恭禮貌，他滿面堆笑的誘惑我附帶，無恥的表揚皇軍「德政」，並且發誓担保我可以晉級加薪，我的答覆是諷刺和謾罵，在我的冷笑聲中，結束了這場最後的鞠審。』

『俘虜們每日早晨可以在院中散步半小時，和「皇軍」士兵同進早餐，也是彼此交談的唯一機會。傳播些厭戰的毒素吧！我想，這是個有效的精神攻勢呢！在那兒結識了一個軍曹名叫田中忠一，是日本京都相原人，他告訴我他的家庭狀況，和被迫服兵役經過，談到傷心處只是哭泣，爲了避免太軍（日兵對官長的稱呼）的責罰，總是深夜裏帶着鹹魚白酒麵包來我的睡處，還引着他的朋友廣瀨善衆，脇本政二郎，小野一男等來會見我。』

『日軍衛兵喜納小賄，凡出入軍營的小漢奸，必須先送「門包」，始可通行無阻，雖香烟半盒或雞蛋二枚即可，否則必遭留難；日籍軍妓出入軍營很隨便，其唯一的手續是須向衛兵所報告，因此軍妓一出入，必被衛兵曳至室內「抽頭」，雙方均認爲是應盡的義務，光天化日之中，衆目睽睽之下，亦視同旁若無人者，其獸行如此。』

『日軍開拔的日子，把我們解送到保定勞工教習所，那是講武堂的舊址，位於保定東關外，實際上不過是俘虜收容所罷了，裏面收容一千多名俘虜，據說住滿四個月以後，便可以被釋放回家，我乖蹇的命運中，又有一線新生的曙光。』

『是六月底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我們一羣二百多人，像一羣馴善的山羊，被趕到火車站進入一輛有

篷的貨車裏，每人發了一塊鹹牛肉兩個蒸饅；並指定那六個僞先導軍軍官爲領隊，我被派爲書記，其餘的人分編爲六班，說明要我們到撫順煤礦充當礦工。火車開行了，我們無法欣賞沿途的風景，只感到一陣陣的悶熱，使人透不過氣來。

「撫順煤礦係俄國人創辦，日俄戰爭後始歸日本，日人自認爲遠東第一大礦，隸屬於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共轄飄兒屯、大山、東鄉、大斜、老虎台五礦坑，每坑設坑長一人，下分計劃、會計、勞務各系。我們被派在東鄉，大山礦坑，我是派在勞務系學習管理事務的。」

「因爲很久都沒有修過鬍子，鬍鬚滿頭，儼然一個長者，於是大家都呼我爲「老頭兒」；每日坐在礦坑口上，發發礦工名牌，替礦工們寫寫家信，生活倒也悠閒。自思歲月易逝，何時是了，第一個意志便是逃走，逃走的方法，唯一的是錢，諺云：「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那些日本鬼子啊！」

「在「和能生財」的原則下，我待人接物更是和藹可親，對鬼子們更是謙恭，看見鬼子的孩子們總要買點糖果，或者是送些小玩意兒；這套把戲果然有效。不久以後我是包工工頭了；有時也當領材料的押運員，當我拿着提單走出辦公室的時候，那個叫竹田利光的鬼子，總是囑咐我：「老頭兒，小小的開路，小小的開路。」（意思是少拿些去賣）於是有了錢，口袋裏麥克麥克在響。

「我偷偷的在裁縫舖裏做了一套中式褲褂，一件綢料的長袍，這樣足可證明我的身份，減少路上的麻煩；我又買了一口小皮箱，和旅行必須的東西，都存在那家裁縫舖裏，避免別人的注意。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候逃走有利的機會，正是「萬事皆備，只欠東風」了。」

「十一月初，我經過飄兒屯礦坑時，遇見一位姓趙的事務員，他給我兩張空白的旅行證，也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偷來的；回礦後我俟機畫下日籍管理員的鑰匙樣子，買動礦上的鐵工製成，當我生平第一次作小偷的時候，神經十分緊張，萬一被發現捉到，連我的性命都有危險呢！結果雖未被捉，可惜所鑄的鑰匙是按畫樣造的，比原來的分寸稍大了一點點，不免又費些工夫。」

「空白的旅行證上，已經加蓋了一顆鮮紅的私章，很明顯的看出是「日隕」二字，我這顆喜歡的心，

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馬上又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襲入腦海，撫順距山海關火車須一日一夜有奇，如果一旦礦上被發覺逃走，電告山海關日本憲兵隊，我仍然束手就縛，豈不是空費心血嗎？

「經一夜的思索，得到了答案。翌晨我照例的掛着笑臉工作，午後在工人食堂擺席恭請日限——那個填發旅行證的鬼子，還邀些鬼子作陪，大肆交際，在酒酣之際，我便詭言有個朋友在哈爾濱患急病，需要前往照料一番，請他幫忙給個五日期限的旅行證，他乘着酒興滿口應允，席散後便照辦了，因為除了入關以外，在東北旅行是比較自由的。」

「十一月六日午後六時由撫順登車，七時到達瀋陽，改搭赴平的快車，第二天早晨到山海關，我和其他旅客一樣的受日本憲警及勞工協會的盤查，尚幸沒有什麼意外，一列像巨龍的火車，把我從敵人的魔手裏拉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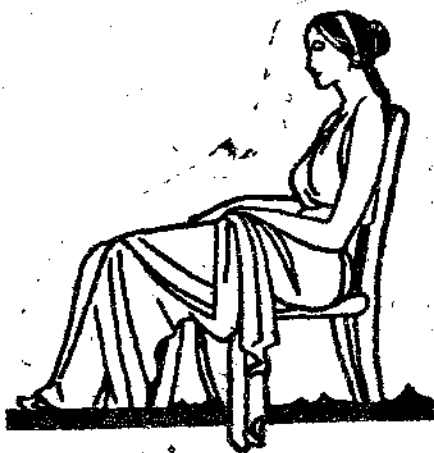
「我帶的偽滿鈔不能在北平使用，我在這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老着面皮向親戚故舊求助，好像我臉上鑄有「中央」字樣，他們都不敢理我，後來我只有做工，憑氣力闢口……最後被一個在「中央」作事的朋友帶到四川來。」

「謝謝上帝，我還能够活着！」

他講完了這個故事，長吁了一口氣，淚珠像斷線的珍珠似的往下滾，滿臉的皺紋又凹下去一些，更顯得蒼老了，我心裏也很難過，我沒有什麼好的法子來安慰他。

「喝三杯吧！彭老太爺。」我說

請介紹貴親友訂閱本刊



母  
與  
子  
征  
帆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西山頭抹了一層落霞的紅粉，一縷縷縹緲的炊煙，徘徊在暗綠的樹梢……。  
一條河圍抱着這小小的村落，這時，是他們一天最幸福的時候，涼風吹拂着，牆角的蟲兒叫着，他們像玩味着一首詩似的來消磨這美麗的黃昏。

這幾間房屋，悄悄地躲閃在村的角落，竹籬旁，幾個小孩在玩土，鷄子像是在散步，那邊水塘裏，鴨子悠閒的游泳，但是，却聽不到人的呼吸，也見不到有人從這裏走過。

綠竹編成的門開了，從裏面現出一個婦人的臉，顯然她髮髮灰白了，臉上的縐紋滿了，但，埋沒不了她真實的年紀——四十歲。

你看她底眼角，她底白髮，她臉上的縐紋，正表出她另有一番難言的心事。

「孩子，三年了，沒有看見你——」

瘦了？胖了？你漂流在什麼地方……

孩子，你……」

她的聲音輕微，深的痛苦使她底身子顫抖，一會兒，她又把兩眼合閉，沉浸在回憶中：

「無數人的鮮血。

蓓蕾着中華勝利的花朵，

孕育着民族復興之果，

媽媽，我要把我血來澆酒……

爲了它。」

她激動地唸着那火熱的詩句，這是她的孩子——苗復生偷偷地離開她時寫給她的。

三年前（一九三八年）的苗復生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他只讀高小五年級，家便被敵人佔領了，他的爸爸把他們送到這裏，託一個友人照顧，便參加游擊隊去，第二年春，他底爸爸遭遇了敵人底毒手，復仇的火苗，這時已在他底心裏插了根。

少年的苗復生在他母親的教養中，體格更健壯，更結實，他的知識也漸漸積多了。

「媽，我要當兵去，給爸爸報仇，」他時常的這樣對母親說。

「復生你說得對，但你祇十四歲，那裏能抗槍，將來長了，我一定送你到軍營裏去。」每一次媽總這樣安慰她幼小的心靈。

「媽，十四歲可算小哪？你看我的體格還抗不得槍嗎？」但他老是頑皮的站着：「你不許我去，我一定要去。」

在一個夜裏，他悄悄地離開他的母親——走了。

三年，這一千多個黃昏，她沒有一次間斷的憑依在門前，她望着那一條，向遠方伸展的路，她希望有一天，她會看見她底愛兒，從遠方歸來。



不知爲什麼，每一次所給予她的，只有一個——失望……。

## 二

是落葉紛飛的時候，一片紅的信箋，像醉了的楓葉，飄落在她底手裏；她顫動的手，展開那染着血跡的信紙，讀着那遠方的寄語：

「媽媽：

黃昏了，竹柵門外，一個白了髮的婦人憑着門欄立着，眼裏含着淚，唇微微地動，欲語……她在等待着遠方的愛兒歸來。

您想念我，渴望着我的歸來，您愛着我……這我全知道，但是，您想：世界上的母親，誰不愛她底的兒子？又有誰不愛他底國家？在前方作戰的將士，誰沒有母親？誰沒有妻兒？誰沒有可愛的家鄉？他們不是離開了？

我不忍提起那傷心事，可是，那野獸的橫行，漫天的煙火，悽慘的哭聲……您是看見了的；美滿，甜蜜的家，給燒掉了，給血染紅了，您願意長日的流浪在外嗎？……所以，我走了，騎着高大的戰馬，奔馳在開着血花的原野。

血，紙上的血，您眼前的血，是我的，也是鬼子的，因爲，用我的血，換來了鬼子的血，您不用擔心，而且要特別的高興，這血啊——灌溉了勝利的花朵。

在野戰醫院裏，我常常想到您，如果您在這裏看護着這些離了母親的孩子，他們該多麼幸福呢。

媽，您愛着我，您更該愛着保衛祖國的孩子們，那麼，您來吧！用您的雙手，你慈愛的心，用醫學的知識，來吧！來愛這羣孩子吧！

媽媽，您來吧。

您遠方的孩子黃復生

三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飄落着銀白的雪花……。

茫茫的大地上，純潔皎白的大地上，顯着兩道人走過的足跡，夾着一點一滴的血痕，一個傷兵被送在

××戰地醫院去。

他被抬進這戰地醫院，一直是在昏迷狀態中，不時『媽媽，媽媽，』地發着囁語。

跟他一同來的那個輕傷兄弟，說他這是第四次受傷，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全團中他最勇敢善戰，團長親自在他底胸前，給他佩上一枚流血紀念章，那時他才十七歲。

第二天早上，他稍微清醒了一點，忽聽得走廊上有人這樣講：

『好，我馬上就來！』

這不是母親底說話聲嗎？他不覺脫口喊出：

『媽，媽媽，……』

過了十分鐘，一個穿白衣的老看護婦走來了，她是一個仁慈的母親——傷兵的母親。

『媽媽？』他張大眼睛，盯視着久年不見的母親。

『孩子，』她的眼酒着熱淚，用溫和而低微的聲調問：『您要什麼？』愛組成的句語。

他望着窗外鮮豔的紅梅——

『媽，我底血，染紅了勝利的花朵。』

## 第十六章 新總督的差使

奈爾士夫人所給我的那筆大夥子，差不多全部還在我這裏。我決心用種種的方法，去避免爲這第四次的脫逃而被加判苦役。我的刑期祇有十一個月。要是我被加判兩三年徒刑的話，那麼到那時候，我的錢一定都用完了，沒有人能在經濟上幫助我再作一次的逃亡。

不過我的境遇是很壞的，一切都對我不利。在憲兵部裏，他們發現了我的假護照，把它充公了。我有一張蓋上正式印鑑的護照，使我的罪名加重了。至於那張假的放逐犯身份證，我在運用的時候，當場被捕。情形似乎是很不利的：除了逃犯的罪名以外，我還在用假身份證的時候被捕。可是在這時候，我對於流犯殖民地的一切，可說是完全明白了。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我的困難。這個方法頗有成功的可能，可以救我脫離患難。

我所說的方法，就是向前任法屬幾安那的代議士高蒙求援。在幾星期以前，我會和高蒙往來。高蒙又在參加代議士競選了，選舉不久就要在幾安那的首邑舉行。他自信是可以中選的，因此他請我寫一篇暴露流犯殖民地當局和刑事制度的腐敗的文章，作爲他要求廢除流犯殖民地的後盾。我替他詳細地寫了一篇二百五十面的文章。他問我要多少錢，我告訴他說：『不需要半文錢！我很願意能對廢除這個地獄有些小小的貢獻。』可是他堅持要給我錢，後來給了我一百法郎，並且答應我說他要一直關心我，同時向我保證說，倘若我隨便甚麼時候需要他的幫忙，他是很願意幫助我的。我以爲這是需要他幫忙的時候了。因此我就寫一封信給他，向他說明我困難的情形。過了幾天，我接到他的覆信，信裏說：

『我向你保證，等競選完畢的時候，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我要解除你脫逃的罪名。所以請你忍耐幾星期吧。』

在信裏，他附了二十五法郎，用一張紙條寫着：『給你買香烟的！』

一個月以後，高蒙神秘地死了，據說是被毒死的。首邑的黑種人向來是愛戴高蒙的，他們懷疑有人殺害了他們的恩人，因此莫不嘩然。他死了以後第二天早上，凱因的黑種人暴動了。他們爲報復起見，把城裏的六個議員都燒死了。總督不得已趕快逃到獄島上去，以求安全。至於幾安那銀行的經理，則化裝爲囚犯，把自己關在防舍裏，以免被殺。這樣一來，我避免刑罰的唯一希望，也就此破滅了。

我現在想出另外一個方法了。這時候李安士正在凱因。我從他自己和別的犯人的地方，探知當初他在聖羅蘭城做流犯殖民地監督的廚子的時候，在這位最高官員的地方，有很大的勢力。犯人們秘密地告訴我，因爲李安士和監督之間，有性的關係存在着，所以他有這麼大的勢力。我從來沒有跟李安士說起過這個問題，不過他曾告訴我，監督屢次請求他回到聖羅蘭去替他燒飯，可是他始終拒絕。我現在就寫了一封長信去給李安士，我想他也許能够在監督的地方爲我說一些好話。我請一個獄卒把信送去，過了幾天，他回信說：

『我要寫信去給監督，請他再僱用我。我答應盡力幫助你解決這個困難，我相信會成功的。』

不到一個月，李安士到聖羅蘭去當監督的廚子了。幾星期後，我接到這樣的一封信：

『雷尼：我沒法子對付監督。你脫逃的次數太多了。此外，你替賽凡諾所寫的文章，他都記得很清楚。可是另外有個方法，也許可以對你有所幫助，這是你所意料得到的：有一個救世軍的軍官，到這裏來調查流犯殖民地的真相，住在監督的家裏一星期，我替他燒飯。我把你的情形完全告訴他，他對你發生興趣。他跟特別海事法庭的庭長和檢察官都談過，非常袒護你這方面。他們答應對於你的案件，要加以相當的考慮。我相信他們是會慎重考慮的，因爲這位救世軍的軍官，時常和他們接觸，他們是極想取得他的歡心的。因爲他是一個重要人物，是司法部派來調查真相，要設法改良放逐犯的生活的。我想他對他們所講關於你的話，在你將來出庭受審的時候，對你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因爲

我向他說明，你的脫逃前後不過六小時，你並沒有偷錢、食物、或船隻以備逃亡。我告訴他說，你的錢是自己掙來的。

『李安士上』

這封信使我得到不少的安慰。

在凱因的防舍裏被拘留了長長的七個月以後，我被帶到聖羅蘭去受特別海事法庭的審訊。凱因的檢察官向我預言說，我所判處的刑罰，最輕的也不會少於三年單獨監禁。他真是對我最沒用處的人了！

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特別海事法庭開庭的第三天，我出庭了。從早兩天庭上所判處的刑罰看來，我得到一個結論，以為庭長並不是一個太刻毒的人，因為他對於大多數已經出庭的囚犯，都判以最輕的刑罰。

我祇被判六個月的監禁！其實要判我五年的單獨幽禁，也未嘗不可。我會被判這麼輕的刑罰，真是出乎我的意想之外。

過了幾星期，他們送我到聖約瑟島去受徒刑了。我嚴格地管束自己，避免做出任何不軌的行動，因為我希望在刑期的中途，可以取得有條件的釋放。

有一天，我被召到皇家島去。典獄長在找我。

我立正站在典獄長的面前，他告訴我說：『我剛接到新總督的信。他要曉得你有沒有寫給斐凡諾總督那篇文章的底稿。』

我回答道：『先生，沒有。不過我在幾星期中就可以替他寫出來。』

『好極了！』典獄長說。『我要給你紙筆和寫作的材料，我也要訓令聖約瑟島的警長。你馬上就開始替總督寫吧。他顯然是希望這一件快點做成的，你得儘快寫，因為他對於他的要求是很頂真的。』

新總督名叫夏都。我第二天就動筆寫起來，我很希望這篇文章會幫助我取得我所渴望的有條件的釋

放。

我在聖約瑟島的監房裏握筆疾書，把新總督所會發生興趣的事情，一件件地從記憶中追溯出來。聖約瑟島的警長曉得我所做的事，表示很不高興的樣子。因為他怕我們利用這機會，把獄島上的腐敗情形暴露出來。要是這麼一來，他和其他的警士，在流犯殖民地的新總督看來，都要成爲窮兇極惡的兇手了。這正是我所想要做和正在做的。這也正是夏都總督所希望我做的。因為我曉得他讀過我寄給裘凡諾總督的一份稿件。他希望得到全部的情報，來幫助他看清一切，以便肅清流犯殖民地上自監督下至獄卒的敗類！

在這時候，獄島上道德淪喪，綱紀蕩然。醫生是個貪求無厭的變態同性戀者，他甚至和病房裏的犯人睡覺。他總是把他所喜歡的青年犯人，留在醫院裏幾星期，即使有病勢沉重的犯人需要牀位他也不管。當他到聖約瑟島去作診察巡視的時候，他總是選出有做他對象可能的年青囚犯來，把他們送進醫院去。獄島上的事情真是一團糟糕：警士們因爲醫生偏愛他所喜歡的犯人，所以看不起他，時常和他作對。警士們對典獄長也一致表現深刻的仇恨，因爲典獄長得到新總督的歡心，加緊紀律的維持和不法行動的制止。他們對典獄長的鬥爭終於得到勝利了，結果典獄長被召回國。

我不顧一切地寫那篇文章。警長繼續對我表示不滿。他決意盡力來向我報復，藉口我沒有去做工，所以不給我喝早餐的咖啡。我立刻向典獄長提出抗議。過了幾天，我早上就有咖啡喝了。之後，警長堅持着要審查我所寫的文稿。可是我拒絕了，我說這是私人的作品，是總督要我寫的。於是他拒絕讓我的文稿封着寄出去，說是恐怕信封裏有犯人寫給總督的信，因爲總督似乎很認真辦事，希望肅清警士們的種種腐敗的積習。後來有一天，我終於沒讓警長曉得，把文稿寄出去了。這篇文章寄到總督的地方，很快就產生了效果。總督突然下了命令，把聖約瑟島的警長革職，送到惡魔島上去！聖約瑟島其他的警士，都團結起來對付我了，他們上了一張呈文給總督，說他處置不公。可是總督連答覆都不答覆。他送了一封信給流犯殖民地的監督，訓令他立即把我從獄島送到凱因去。同時，總督把我作有條件的釋放了，算是對我文中所暴

露各點，表示感激之意。我被送到皇家島去，很放心地在那裏等着從聖羅蘭來的下一期船，把我從獄島帶到凱因去。

我有一滿袋乾淨的衣服，我的肛門塞裏裝滿了錢，我的健康因海邊的空氣而改進，痢疾和熱病都霍然而癒了。我從瑪拿號的甲板上看着獄島在後面退去，心中充滿了勇氣和決心。

我於入夜的時候抵達大陸。我走到監獄裏，被關在專留給第三等囚犯住的營舍中。我在那裏碰到前一年和我關在一起的多數囚犯。他們看見我這麼快就離開獄島，都覺得很奇怪。我替皇家島和聖約瑟島的難友，帶了一些信件來，門一關上，我就分發給他們。當夜，我多數的時候跟犯人們賭博着，我喝了不少的甜酒，這是營舍的管理員爲慶祝我回來，請我喝的。我又到凱因來了，在這裏，多數的犯人能夠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有足够的錢可以買烟草和甜酒！

第二天早晨，我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點名。警長告訴我得到典獄長的辦事處去。因此我就逗留在營舍裏。八點鐘的時候，我單獨一個人離開流犯營，到城裏的另外一邊典獄長的辦事處去。我順道到仁慈會女修道院去了一下，姆姆交一封信給我，是法國作家伽珂寄來的。我以前寄過一些稿子去給他，他已經設法替我發表了，信中附來三百法郎。

典獄長和藹地跟我打招呼道：『貝朋諾，早安！唔，你又回凱因來了！』

『是，典獄長先生，』我回答着。

『唔，我希望你這一次會規規矩矩的。別再逃走了，明白嗎！夏都總督對你頗爲關心。』典獄長用一種探問的眼光看着我，然後拿起電話聽筒來，打電話到總督府去。他在電話裏簡單地講了幾句話以後，然後轉向我說：『夏都總督現在要接見你。馬上到總督府去。我要看看能不能替你在凱因找到一件好事情做。』他慈祥地向我微笑着。

我沉靜地說：『謝謝你，典獄長先生。』於是我就離開了典獄長辦事處。這一次我急得很。我到總督

府的時候，滿身大汗。也許是因爲早晨氣候的炎熱，不過我想恐怕是爲了我興奮的關係吧。總督的小差役上樓去報告。我手裏拿着閣邊的草帽，站在門邊等着。最後那小差役下來告訴我，總督準備要接見我。我走上樓去，一面用袖管揩着臉，希望使總督有好的印象。總督辦事處的門開着，我在門口立正站着。

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進來，貝朋諾。」

我把草帽放在走廊上，走了進去。

總督忙着在批閱文件，祇看我一秒鐘，說：「請坐。」

總督是個中年人，兩鬢有着灰白的頭髮。從他的臉上看起來，可知他辦事幹練，意志堅強，也是一個認真的思想家。

過了幾分鐘以後，他把桌上文件推開，轉向着我。在他開口以前，他那雙敏銳的眼睛，把我從頭到腳都看了。

他說：「你從獄島上把那篇文稿寄來，我要謝謝你。我對你所寫的，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因爲你寫得很坦白，我相信也是很公道的。貝朋諾，你的刑期還有多少呢？」

我回答道：「閣下，祇有十個月。」

「你不會再逃走吧？」他問着，嚴厲地看着我。

「不，閣下！」我回答着。兩分鐘以前，我是決計不會這樣回答的。因爲當我踏上大陸，向凱因的監獄進發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作迅速的脫逃！

「貝朋諾，你會做甚麼事呢？」

「閣下，隨便甚麼事都可以，」我回答着，「祇要警士們不來干涉我就好了。」

夏都總督很快地回答道：「我很能够明白這一點的。」



他叫典獄長聽電話。他稍微停了一下在聽着，接着我聽見他說：『很好！那很好的。』他把電話聽筒掛上了。

『唔，貝朋諾，你試試看，』他說：『你到天蠟宮主星號去工作，這是一艘在這裏測量海岸的砲艦。你可以在碼頭上睡。工作是很輕的。你以為怎樣呢？』我就是這樣，與砲艦天蠟宮主星號的水上測量工作發生了關係。我的工作是很簡單的；就是每十五分鐘，測量凱因港內潮水的高度一次。水中安置着一個註明深度的測量器，在每隔十五分鐘的時候，察看其深度，然後寫在表上。我跟老囚犯伯耶和另外一個犯人一起工作着。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我們輪流記錄潮水的深度，每人工作八小時。

一天晚上，有一艘砲艦上的水手，在上游遠處的岸上工作着，直到深夜才回來。他們住在兵營裏。兵營離開碼頭有好一段路程。那天晚上，他們登陸的時候，疲乏不堪，因此就把帆和舵放在海邊我們的茅屋裏，逕自去睡了。往常他們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的，可是這一天晚上，他們毫不防備。他們看見我們每天在碼頭上，時常跟我們談話，對於我們已經練習了，我想，這使他們對我們有相當的信任。

約在晚上十點鐘的時候，伯耶突然說：『同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看着我說：『雷尼，你來嗎？』

『來……來那裏？』

『唔，乘天蠟宮主星號的小船走！一切的東西都在我們茅屋裏。』伯耶深陷的眼睛發亮着，充滿了緊張的神氣。『我們所需要的祇有糧食而已！』

『不，』我回答着。我的聲音中，毫無躊躇的成份。『我不久就要獲釋了。我也答應過總督說我不脫逃。』

『那麼，好，同意，我們走我們的路了！』那老囚犯回答着，向另外那個犯人點頭打招呼。他因情緒激動而聲音發抖着。

『你祇要明天早上起身的時候去報警就是了。你說你睡着了，並沒聽到甚麼聲息。當你醒來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見了，連小船也不知去向！』

在幾分鐘中，他們把淡水注滿五個空罐，很快地就安好舵和帆，無聲無息地把船推進恬靜的水中。我看着黑夜把他們吞沒了。

我獨個兒在海邊，抽了許多支香烟，把這突如其來的離別仔細地想了一想。黑夜像天鵝絨一樣的沉靜，我覺得孤單得悽涼。我衷心地希望坐在那隻船上。這真是一隻脫逃的好船。可是常識告訴我：『不！』也許不是常識，也許是我還有一點點的榮譽心。當我告訴夏都總督說我不脫逃的時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好的機會！要是我當初是對言行不符的典獄長答應的話，我現在就已經在船上，十二天之內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可是我是向夏都總督答應的，這無論如何是有一點兩樣的。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有人問我問題，而使我覺得他相信我所回答的話。

黎明了。我不安地走來走去，等着警士出來，等着監獄裏的生活開始活動。我到流犯營裏去，通知警士們說，我醒的時候，發覺兩個同志和船不見了。

營裏發生了很大的騷動。水手們立刻被召集上砲艦去，艦長斥責他們太不小心。不到一小時之內，艦上派了一隻高速度的汽艇去追。可是這隻汽艇當夜回來，並沒有看見這兩個逃犯。

正如我所意料的，我被召到總督府去了。夏都總督用同樣銳利的眼光看着我，看透了我。『貝朋諾，那麼，現在請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情。』他說着，用手指敲擊着桌面。

我把事實真相告訴他；把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仔仔細細地告訴了他。

他說：『我很開心，知道你沒有跟他們走。你可以去了。』  
就是這樣，我離開了總督府，不知道總督府對我的印象如何。不知道在他的眼光中，我是被高昇了還是被貶職。

不過我仍舊維持原來的職位，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的樣子。祇是我現在要做三個人的事情了。可是我並不以為意。工作是多一點了。在夜裏，有一個鬧鐘每小時把我叫醒一次。可是在我看來，這並不是因為我做了脫逃者的共犯而得到的一種責罰，現在沒有人來管我，我可以獨自做事，我覺得當局更信任我了。這種感覺對我有什麼深遠的意義，倒是不容易說明的。因為在墮落腐敗的流犯殖民地，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我所能信任的官員了。

但是，這件工作長做下去，終於對我是太繁重的了。我需要睡眠，至少需要睡幾小時，可是在做那件工作，每隔一小時就要記錄潮水的高度一次，我是沒法子多睡的。我盡我的能力堅持地做下去，因為除了可以取得總督的信任以外，我還可以得到另外兩個犯人的薪給，在我看來，這是一筆寶貴的小財產，我可以把這些錢積蓄下來，預備我成放逐犯的時候之用。一星期終了的時候，這砲艦完成了測量的工程，起碇開到聖羅蘭去了。我盲目地與疲乏掙扎着，終於做到末了，可是我虛弱的身體終於因為勞神過甚而生起瘡來了，結果祇好到醫院裏去，由醫生加以開刀診治。

我開刀後的第二天早晨，我的名字被列在醫院的出院名單中。綑帶還是新紮上的，染着殷紅的鮮血，當我起床的時候，我覺得十分疲乏，痛楚非凡。可是總督不曉得我在醫院裏開刀，打電話到營房裏去，命令立刻把我送到總督府去工作。那愚笨的警長就打電話給醫院裏，說我一會走路立刻就要把我送出院去，並且說這是總督的命令。

我發覺總督把我叫去，得讓我做一件很有趣味的特殊工作。流犯殖民地的檔案保存處，情形非常混亂，沒人理會，需要有人去加以整理。因為那些案卷堆在那裏好幾年，都要腐朽了。許多文件夾都是沒有號碼的，有許多文件需要分類歸檔。要在這流犯殖民地的檔案處尋找任何文件，非耗費許多時間去搜尋是不可能的。這檔案處的缺乏系統和秩序，使總督覺得非常厭煩，於是他就想到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讓我做。這樣，他就以他向來辦事迅捷的特點，想到的時候馬上就打電話到營房裏去，訓令警長立刻把

我送過去。我沒讓總督曉得我正爲開刀而受着痛楚，當天就去辦事。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夢想能得到的職位！從第一天起，檔案處的工作，是在流犯殖民地所做的最有興趣的工作。因爲流犯殖民地的全部檔案，都存在同一間房間裏，我可以自由選擇出來翻閱！

有時候，總督也跑進來看我的工作進展的情形。他總是找些題目來同我講，跟我談上幾分鐘。我也總是提出幾個問題，問他怎樣分類和整理。他曉得我對於這件工作發生興趣，總是隨時給我一些有用的建議。

有一天，當他站在檔案處撫摩文件的時候，他問我道：「貝朋諾，你被釋放以後要做甚麼呢？」

我給他真實的回答，唯一可能的回答，我說：「我要設法逃走。因爲祇有這個方法，我才能重新創造我的生活。這在幾安那這裏是不可能的。」

他靜默了一會，然後說：「你用不着逃走！我要把護照給你，讓你離開流犯殖民地。」

這種事情在流犯殖民地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聽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淚盈眶，我祇沙啞着低聲地哽咽着說：「謝謝你，先生，謝謝你！」

後來我花了許多個月的時間，在流犯殖民地的檔案處，做着整理檔案的工作。夏都總督從來沒有再提起過這件事，可是我深信他的話，好像深信有一個太陽一樣。我曉得當我被開釋的日子來到的時候，我是可以自由而去的。我可以整天做着他所指定的工作，隨我高興做多長久。有許多時候，我整天上午和下午都在檔案處，祇停下來吃午餐。在晚上，我高興甚麼時候回去就甚麼時候回去，有時候遲到十點鐘才回去，因爲我可以藉口說總督留我做得很晚。我把所有的文件，分門別類地整理了起來，得到不少的成就。可是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我是用來翻閱自己所發生興趣的文件。我把所有的東西都讀過一遍：我讀書，看文章，翻閱關於囚犯的報告，流犯管理處的帳目，食物，供應物品，衣服，材料的單子。我要點數和數目摘記下來。這一本『流犯餘生記』，就有好多章的最初的原稿是在檔案處的桌上寫的。

接着，有一天早上，夏都總督把我叫到他的辦事處去，對我說：「貝朋諾，我要把你送回營舍裏去了。我對於這裏的開支，得儘量節省。不過我會安排，使你刑期所剩的最後幾個月，有個好差使做。」

我覺得非常的驚異。可是我不能說甚麼話。我告訴自己說：「一定有別的原因，總督把我送回流犯營去，一定不是爲了節省開支的。」

我到典獄長的辦事處去的時候，典獄長嘲笑地喊道：「唔，貝朋諾，原來你離開總督府了！」

我平淡地回答道：「夏都總督把我送回流犯營來了。先生，我疑心流犯管理處跟這件事情有關係的。」

「怎麼？唔，唔，貝朋諾，你總是想像流犯管理處在跟你作對的！」典獄長假裝毫無所知似地覺得好笑。

我答辯道：「先生，可是我這一次是有證據的。」我怒氣上衝，不顧一切地說：「我在凱因已經六個月了，我過六個月循規蹈矩的生活，可是我沒有被判罰過一次。但是，這六個月裏，我的分數是全監獄中最低的。祇有我一個犯人一連六個月得到零分的。」犯人的量行，由警長按警士們的報告批以分數，從零分起到十分止。我過去十八次所得的是十八個零分。全流犯殖民地祇有我一個得這樣的分數！」

典獄長回答不出話來。可是他把事情撇開，對我說：「喂！你要到流犯營裏去，接替監獄簿記員的職位，因爲現在的簿記員有許多地方記錯了，他的簿子真是一團糟糕。有很多事要你做，可是你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我要讓你隨便甚麼時候進城去。你就睡在流犯營門旁的辦事處裏。你可以賺一些錢，我想這工作你是吃得消的。」

「唔，就那麼辦吧！」我要到總督府去收拾東西的時候對自己說。我預備把那些東西全帶回流犯營去。

總督看見我走過他辦事處的門，叫我過去。他告訴我，他已經送了一張條子到流犯營裏去，訓令警長把我列爲第二等囚犯。

我謝謝他。可是我對於事情的變化，使我不得不離開檔案處極有興趣的工作，心中還很失望和抱怨。

我說：「總督先生，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囚犯，從來沒有做過第二等囚犯，我想不妨讓我一直做第三等囚犯，直到我的刑期屆滿吧。」

總督明白我的言中之意，他曉得在流犯管理處和我之間，祇有他在那裏緩衝着。他說：「可是我曉得這將來對於你是有用的。唔，去吧，好自爲之，當心你做的一切！」這是他的臨別贈言。

後來我知道我的所以離開檔案處，全是爲了典獄長的讒言，他說我認識一些美國人，要是我把檔案處的材料拿去發表了，對於法國的威信是大有損害的。總督不曉得我認識美國人，典獄長就利用總督的責任心，迫他使我離開檔案處。事實上流犯管理處的目的祇是不要我看那些紀錄。可是我用了雙倍的時間去工作，我從檔案所得到的材料之多，遠非流犯管理處所能想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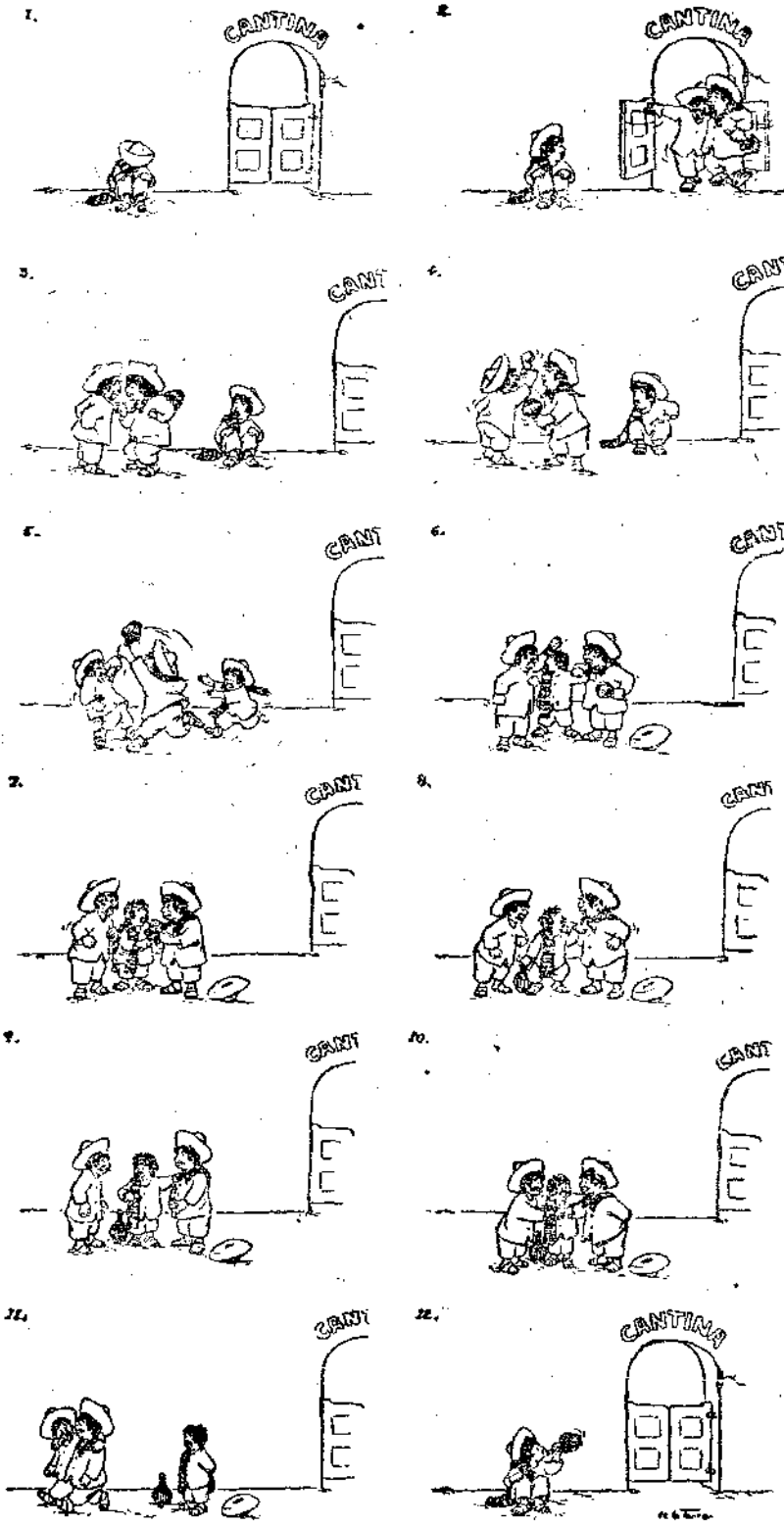
我在流犯營中當簿記員以後不久，我終於對典獄長報復了。除了砲艦天蠟宮主星號在沿岸所做的測量工程以外，還有六個囚犯，被送到凱因附近的一個島上去，做其他的測量工作。他們由警士一名陪伴着，去了兩星期。這個警士負責管理這些囚犯的全責，他就開出一張單子來，把需要帶去的糧食都寫上了。可是等到他們出發以後，他祇把三分之一的糧食給這六個犯人吃。剩下的後來帶回來，賣給凱因的黑種人。當我擔任監獄簿記員和會計員的職位的時候，這些囚犯曉得我和總督有些交情，就拿他們的不平告訴我。我把這件事告訴典獄長，他就叫那個警士來，責備他行爲的不當。典獄長判定這個警士侵吞了流犯管理處十五法郎。當他在調查這件事和斥責警士的時候，我因爲是簿記員，所以也在辦事處裏。這時候典獄長因爲我做一個鑲嵌的匣子給他，還欠我十五法郎，於是他就若無其事地叫那警士把十五法郎付給我。他不從自己的袋裏拿出錢來，而要流犯管理處去代他付帳了。

這正是我的機會。不到一小時之內，我已經到總督府了。我曉得總督對於這一類的事件會發生興趣的。結果那典獄長受了重罰。

我的刑期終於平靜地結束了。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我獲釋的前夜來臨了！除了那八年的刑期以

漁翁得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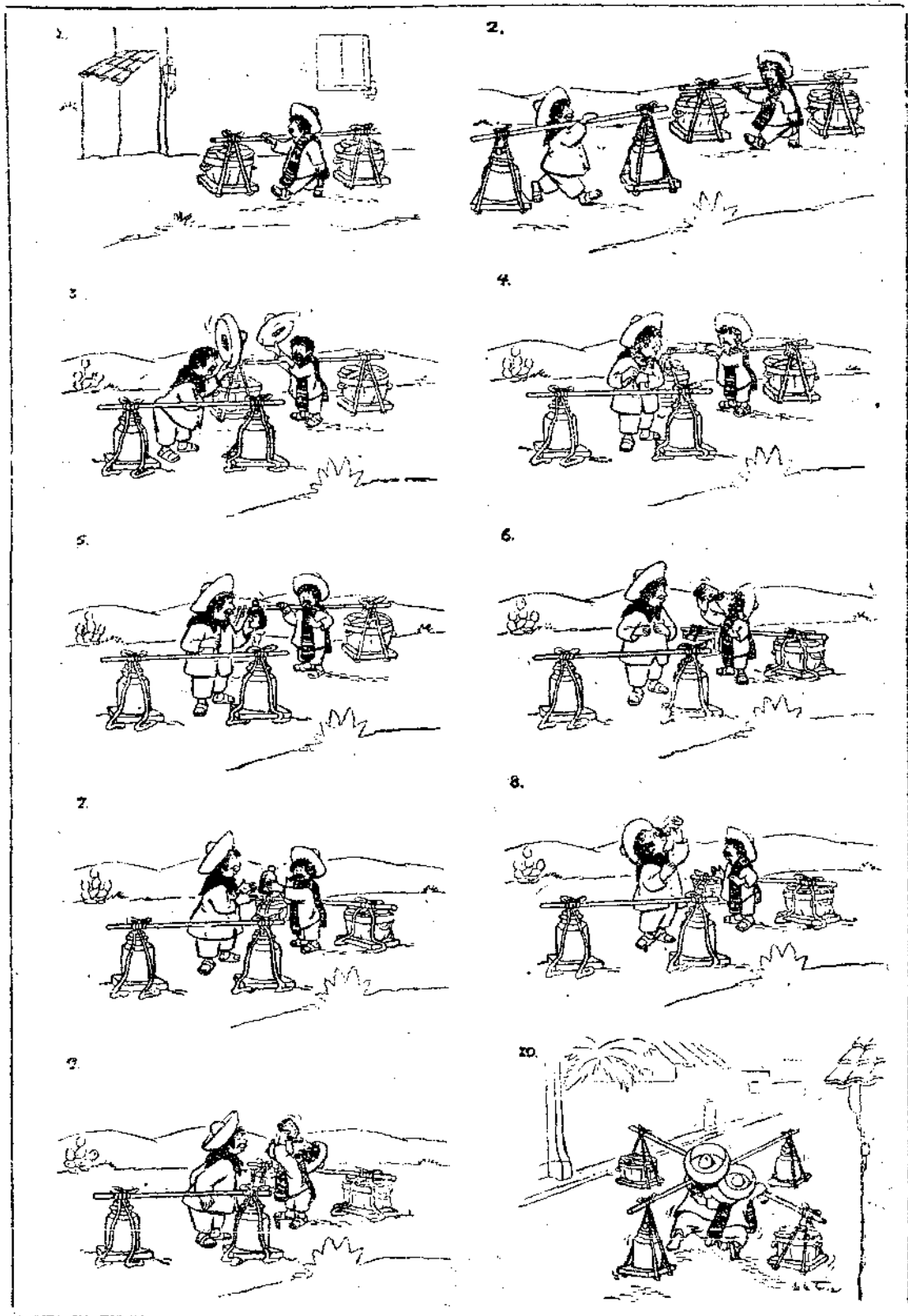
轉載自紐約客



外，還加上兩次六個月的徒刑。可是我可算是幸運的，我幸尚未失理智，遭受了九年無盡的痛苦與磨難，終於還活着。有許多犯人，第一次脫逃就加判了兩三年，第二次脫逃就被加判五年。可是我亡命四次，結果祇加判了六個月。我很明白，以我的神經質和衰弱的身體，要是我在聖約瑟島那些可怖的囚籠裏住上三年的話，我一定不會活到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同甘共苦

轉載自紐約客





## 綺麗之夢的幻滅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一個半月前，我遭遇到一樁不大有趣的事情。我用各種方法想把它從思念中推開，現在已證明失敗。在我心理上，充滿着矛盾，感情和理智在搏鬥，我怕向毀滅的道路走去，希望先生能多給我指示，或者介紹一些我應當讀的書籍。

我是個三十歲，性情倔強固執，不善詞令，偏於向內性的男子。戰時供職渝某機關，任助理工程師。去年二月底派滬，負責某種工作，在附屬機關內辦公，公餘每聽到同仁對一位比我小六歲的同姓女同事的讚揚，譬如待人接物，謙恭有禮，性情溫和，裝束樸素，工作認真，每天早到，樂於助人代勞……等等，這種讚美，引起我對她冷眼旁觀，證實無訛。尤其洋場十里，出身於富裕的家庭，這種優美的品格，更使我覺得難能可貴。

於是我稍稍和她接近，而她是那麼地顯得願意接受。一個單身漢到我這般年紀，對於婚姻，有時候也不能不稍為關心。她表現在外面的，一般說我是應當滿意，但

能够把朋友階段的時間拉得長點，有機會讓雙方多觀察一下，我相信是更安全和合理的。

這樣經過了兩個月。

偶然有一次她接聽我的電話，在我身旁另有幾位朋友，正苦無去處，因之請她出去跳舞，她一口允許，以後我們就單獨來往。

重慶同仁陸續來滬，有幾位就留在上海。她那時常來我辦公室，他們對她印象也不錯，勸我應當替自己留心，條件不可太苛，七分滿意，就應勇往直前。某次宴會時，熱烈地替我們拉攏，她那晚喝了不少酒，微有醉意。他們一致要我送她返家（其實我們已有約會），酒後的興奮，加倍對我親暱，她強我實行約言，一定要伴我，強迫我跑進『麗都』。我呢，一本正經地在想：未免冒失，來日方長，何必亟亟……，不作超乎友誼的表示或舉動。

第二天，她兩眼通紅，一望而知昨夜大哭過（後來她告訴我，要是我當時不如此，我們早可以爭她妹妹之前結婚）。第三天清早，跑來問我：『別人向她要糖吃，怎麼辦？』弄得我很窘，旁顧而言他。

我邀她出去，逐漸碰起釘子來了。老同事們怪我不該輕描淡寫，批評我腐儒之見，不馬上改變作風，一輩當光棍。言詞很動聽，他們本身成功的經驗，也補充說明他們的見解不無見地，使我啞口無言。她給我的釘子，追我採納他們的見解，開始追求。

釘子越來越多，追求得越加熱烈大胆。

每次她帶了笑容，非常堅決地說：「我有一位朋友，小學時同學，最近隨交大返滬，請不必再追求我，將來你一定失望。那麼何不就此終止這一份感情？現在你不是感到痛苦，要是仍繼續下去，將來不是更痛苦嗎？而我也會難過的呢！我婚姻完全父母作主，再則我們犯六衝（星相家言，子午相尅），又是同姓，……一切都是命運……」若干時後，更明白告訴我：「決不再和我出去，即使最平常的酬酢，也請免開尊口。」我知已無法挽回，死了心，請求她寬恕我加於她的種種麻煩，祝福他們早日如願，從此不再單獨在一起，彼此間維持一份禮貌和客氣，心裏不無懊惱，但並不影響我對她優美品格的崇敬和愛慕。

風平浪靜地過了三個月，我為家中鬧紛紛要我訂婚而煩惱，爲了好玩，手上套了一指環。不知誰去告訴了她。八月廿九日快下班時，我急於要發一份電報，向她借電碼本，她自動代爲翻譯，一面交換着談話，想不到這一次談話，播下了今天嚐到苦汁的種子。

她用巧妙的祇有我方領略的暗示，避免別人的注意邀我。我忍不住她的談笑風生，內存好品格的引誘，迷茫地失去了自制力。在半小時後，我們坐在咖啡館中了。在另一地點進餐後，續訂了下次碰頭的時間和地點。

她感情的轉變，把我頭腦弄昏了。她用微笑答復我不着邊際的漫談，問我家中要我訂婚的真相，以及所帶指環

的意義。第二次見面，準備好要弄一個清楚，同時坦白告訴她：「能和你在一起，我雖覺愉快幸福，但你早已洞悉我對你的感情，決不以能保持友愛爲滿足。這三個月中，我已把對你過份的感情扼死，方慶幸恢復了過去寧靜得像井水般的情緒，我不願你再在我心上投下石子，引起浪花，非常抱歉。我深覺連一個可以供你選作未來丈夫的希望，你都不肯給我重新往來，至少在我認爲是感情的浪費。我寧願回到三個月前，不相往返境界中去。假使你仍然不給我希望，仍然堅持以前的意見……。」

從皮包內她取出一堆照片，請我挑選二張送我。一面告訴我，原來在兩星期前，把我們平凡的交情，告訴了已出嫁的三姊，連我身高多少，也未遺漏。三姊問她，現在我們是不是視同陌路，不相理睬了？她據直答復，又補充說，我不會理她了。三姊安慰她，叫她放心，決不會，接着表示放棄以前的意見，更說明婚姻權操之在她，交大並無朋友，騙騙我而已，以後再不會請我碰釘子了。過去的一切，聲言都是她不是，不許我再提，並再三向我道歉。

我不隱瞞我貧窮，九月廿五日晚，天下着大雨，我正式向她求婚。她掀起了二片櫻唇，給了我無聲的回答。

現在我知道她十六歲跨進舞場交際，多少年來訓練她變爲活躍和善於應酬，有過不少異性朋友，同時至少有過二次戀愛經驗。去年結婚的妹夫，本來是她愛人，後來被奪，因之，我想，我們間發生過波折，她受到過打擊，重

拾遺，信心該比衆堅強，加重了我對她的信心。

「我熾烈的戀愛着她，夜靜更深，我偷偷向上帝立誓，快樂地投進了愛的陷阱，非常樂意地接受她加於我的管束，『絕對不准交女朋友』。」

一起計劃討論，預備今春訂婚，秋季結婚。我們想像着未來幸福的日子，巴不得日子過得快些。知道我窮，她自動不要我任何首飾，告訴我她妹妹訂婚時的七概情形（當然非常風光，男女雙方有七百賀客），又解釋她和妹夫的感情，因之她也需要有一個風光的儀式。我了解她的感情，完全同意。

雙方家族慢慢認識了，我們成爲公開的一對。

在進行戀愛過程中，另一方面，職務上發生了人事磨擦，上面叫我返京，我也正在考慮每月菲薄的收入，對結婚的影響。私下計劃轉業，趁此把人事上的理由，和叔父商酌。他允許我，並且有把握把我安置在紗廠中去，同時她也反對我去京。於是我辭職。真是禍不單行，叔父因政治上的原因，偏巧在此時被追突然飛離國土。新的工作成爲泡影，舊的辭掉，二頭脫空。爲了想獲得較佳的收入，後來自動放棄幾個職位，時間就在等待中飛逝。

十二月中旬，我們發生小磨擦。那是參加了同事的婚禮後，她加入新夫婦邀請的一羣去跳舞。趕我馬上返家，說是太夜深的緣故。事後我向她解述當時的情緒，她沒有表情。我感到一種陰影，一種不好的預兆。至聖誕夜，

她又向我重申諾言，叫我放心，她不會變心。說得那麼真摯，使我不能不信。我們照往常一樣繼續不斷來往。

前月一日，我想去台灣，那邊有二個位置，和她商量是否可去。我本人希望在離滬前結婚，然後同去。她面色驟變，聲言我們間既無婚約存在，我沒有和她討論的權利，『去台與否悉聽尊便。』我從未見過她這樣的發過脾氣，強自剋制心頭的哀痛，裝得較爲愉快些，反而去寬慰她，告訴她我難過，但也願意尊重她的意見。低下了頭，她不讓眼淚流出，不讓我看見說：『忘記我，時間會醫治你的創傷。』

六日爲一位去台灣的老同事餞行，作伴的是一位女同事——錢太太，我再度躡進她辦公室，臨行告她有事，她查詢，她要我請她。等我歡迎她時，又表示不去。不請她，偏偏去。在路上，在將上電車，還是一忽兒去，一忽兒不去。最後我說：『那麼下次來看你吧！』『你以爲我不去，我偏去。』她跟着跳上了車。

在返家路上，她要我終止追求，至於聽否隨便。『爲了我的幸福，決不嫁給你，——除非我死掉，我可以嫁一個有錢的人，當然將來也許會窮得要飯。……你不必向別人探聽我們分手的原因，我不會告訴你，更不會告訴別人，……要是你不怕釘子，我是不反對你再來邀我！』以後我們又見過一次面，通過數次電話，她當着很多熟人面前，做得非常冷淡和疏遠。那次電話真是冤枉極

了，我打給南京來的同事，他們拉她來聽，聲音裏充滿了愉快歡樂的感情，多少往事兜上心來，我強振精神，和她打哈哈。

綺麗而動人心弦的夢，終於仍歸幻滅。

本月起我不再致慮，接受了一家小型企業公司的聘請。我無閒計算職位或待遇，想借煩忙的工作，把懷舊的思潮逐出腦海。半個月來，即使我打樣，計算，這種思潮仍襲擊着我，擾亂着我，以致不得不從頭設計。它像影子般附在我身上。

要是我能够明瞭我們分手的原因，我想我可以安心得多了，而她不肯。

朋友們爲我鳴不平，說她玩弄我。可是我的良知，不允許我因現在慘敗而遷怒懷恨，抹煞她過去對我真摯的愛。他們指示我幾點：

(一)澈底解決，把她的照片，領帶等全燒了，然後把她的影子從腦中連根拔去。

(二)他們願幫助我馬上找一位漂亮小姐，氣氣她。

(三)利用空閒，仍常找她，好讓她知道戀愛不是兒戲，可以這樣容易，呼之即來，揮之即去。雖不至於使她太難受，也可叫她不像現在那樣有全盤勝利的快樂。

(四)不抱任何企圖，不斷寫信，讓她永感不安。

假使我能做到第一條，就不會寫這封信了。二、三、四、帶有報復性，有點幼稚，犯有意氣用事的錯誤，而

(四)更易引起反相的效果。倒彷彿怕我自己忘記，時時提醒，因之到今天爲止，均未實行。

剛受打擊時，激起高度忍受的勇氣，高潮一過，逐漸地我感到空虛。外強中乾，本來我倔強，絕不相信命運，今天；我的倔強，固執的個性，開始動搖。難道冥冥中真有所謂命運嗎？我應當建立何種理論去擊退這種錯誤的觀念呢？我要一種力量，恢復我過去寧靜愉快的生活。但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它在那裏呢？

這些問題希望最近期內能够讀到詳盡正確的指示。敬

請

撰安

文秀先生：

對於她，我們不想下甚麼批評。因爲在一切尚未作最後的決定以前，她是有權利可以改變她的意見的。我們不相信她是有意在『玩弄你』。因爲這樣的玩弄對她有甚麼好處呢？她看起來並不像一個願意耗費自己可貴的青春來玩弄男子的笨女人。

你們分手的原因，你是用不着去打聽的。如果這次你們是真正的分手了，那麼原因不外乎你不合乎她的理想的條件（你太窮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或者她找到了更好的對象了。

關於你的朋友們所爲你設計的辦法，我們的意見是：

(一)要把她的影子從你的腦中『連根拔去』，恐怕

朱文秀敬上

是辦不到的。燒照片領帶祇是『掩耳盜鈴』式的舉動，何嘗是澈底解決？

(二) 你另外找一個對象是好的，祇要這對象真正合乎你的理想。如果目的祇在乎『氣氣她』，那麼你得自己當心，別沒有把她氣到，反而自己上了當。

(三) 你好像是『失敗』了，但是她何嘗『勝利』，更何嘗有甚麼『全盤的勝利』？她更有甚麼『快樂』可言？你們如果能够維持友情，繼續往來是沒有甚麼關係的。但千萬別存甚麼報復之心，這是不合乎社交道德的！

(四) 沒有意思！

我們覺得你找事情做，使自己忙，這態度是對的。你如果對她完全絕望了，沒有意思了，那麼你走你的路，做你的事，找你的對象——時間的確會醫好你的傷的。你如果對她還沒死心的話，可以用最寬宏大量的心，繼續以高貴的友情與她往來，使她在要你做她的終身伴侶時，有門路有便利有機會可以向你表示，可以『捉到』你。誰能斷定她一定不回心轉意呢？當她找不到一個比你好的對象，而青春又快消逝了的時候。

如果你挑後面一條路，你得準備應付可能再有一次的失敗。

充實你的生活的內容與人生的意義，就可以得到一種寧靜愉快的生活。

西風信箱編輯部

## 爭取進大學的權利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當我提起筆來，心靈感到無限的歡慰和悲痛。先生，我是貴刊最忠誠的讀者，兩年前我看到了您們為一個不幸的女孩子解決了她肉體上和心靈上最大的痛苦，使她由苦海登彼岸，從黑暗的沉淪中獲得光明，不禁使我也流着淚向您們致謝！先生，您們是解除人類苦痛的天使，使絕望的人對世界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

我是四川安岳人，我的故鄉是一個風氣純樸而閉塞的市鎮。我的家庭舊禮教觀念很深，當我受不了家庭所給予我的苦痛和摧殘的時候，我幾次提筆想跟先生們傾訴，但終沒有勇氣。現在，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我用盡我的全力來克服我心靈上的痛苦，抑止了我的悲傷，來傾吐我的身世和不幸——也可說是為許多和我同樣遭遇者傾吐不幸——希望先生對於我提出的問題，能給予我確切的指示！

我在兩歲的時候，就永遠失掉了我親愛的母親，從此茫然無知的我就做了世界上無母的孤兒，不久便揭開了我不幸的生命史的第一頁，那便是父親娶晚母了。她踏進我們的家中不久，她便恨我，她一見奶媽抱我，就要打我或罵我，還說我哭鬧不休。可是當父親在我們的面前，她會拿糖來哄我，笑臉來迎我。在這樣表面愛我，暗中恨我的情形下過了兩個月，奶媽因晚母終日的罵不絕口而走了。

從此我更可憐了，由祖母帶着我，每天吃兩頓飯，因營養不足，使我變成一個枯瘦的孩子，三歲還走不得一步路，終日像一個奄奄待斃的人。幸而外祖母來家，看到了她孤苦無依的外孫女兒，在她的微笑裏流下了兩滴淚來，悲的是她女兒死去了，喜的是還遺下這一枝弱苗。外祖母滿面淚痕的抱着我，看到我臉上的爪痕，知道是我晚母打的，心中大為不忍，便請求父親讓她把我帶到她家去，父親允許了，從此我便過着天真快樂的生活。外祖母是我生命中的救星，她解除了我肉體心靈上的苦痛，她把我從地獄升到天堂。在六歲時，外祖母又送我去讀書。可是，兩年後，不幸外祖母忽然患了病，在一個深秋的晚上，竟拋下她可憐的外孫女兒而長逝了！那時我暈倒了，外祖母不能死，我生命中需要她，但我何嘗叫得醒我長逝的外祖母，我祇有痛哭，祇有悲哀。這是我不幸的生命史的第二頁。外祖母死後我就回到家庭。父親因晚母沒有生小弟弟，又接了一個晚母。因為沒有小弟弟，晚母待我較好，父親對我也更好，使我略享受了一點天倫之樂，但那裏比得上有慈母的孩子呢！那時我畢業高小，因晚母對我稍好一點，我停學了。可是不久，第二個晚母生小弟弟了，於是父親對我的愛撫，統統歸於我那出世未久的異母弟了。我在家庭中失去了小主人的地位，我如一隻失了慈母無依的小鳥，終日獨坐愁苦，眼看着弟妹們有父愛也有母愛！那時我被痛苦刺激醒了，我想復學或許會給我一線的曙光，經我再

三請求父親，算是允許了。我心中充滿愉快，這是我向家庭孤軍奮鬥的第一次成功。從此雨夕風晨，春花秋月，幾度寒來暑往，三年的初中我已畢業。然而由於惡劣的家庭環境，促成了我愛深思，好沉默，愛獨遊的習性，我常獨自背人流淚。父親重男輕女，他常對我說，女人是無用的，讀書也做不了甚麼，那有一個女官？經我再三的解釋和辯論，結果他祇允許我讀完高中，不准再讀大學。現在我心中異常的惶恐，因為我現在已高中三期，轉眼就要畢業了！

先生，我不知道要用何種態度對父親，才能得到他的歡心？尤其是兩個晚母，她們在我的面前是有說有笑，勸父親多給錢我用，送我進大學，一到我離開，她們就會笑說我錢用得太多。父親本來腦筋陳舊，聽了晚母的話，就祇許我讀完高中，不准讀大學。先生，您能告訴我甚麼方法來對付這兩個晚母，使她們不致對我這樣厲害，在父親前使用手段？

在此遙遠的地方，敬祝先生健康！

王勛淑敬上

勛淑女士：

在今日的中國，重男輕女的陳腐思想還普遍地存在人們的腦筋中，真是太可慨嘆了！但是我們看到了這種痛心現象，正應該覺悟到普及教育，開通風氣，和伸張女權的

需要的迫切。在教育落後，重男輕女的情形下，中國的女同胞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不要說大學教育，她們連小學教育也沒有權利享受；她們雖然開着眼睛，却都是在無知的黑暗中摸索着度過她們的一生！我們幸而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忝爲『智識分子』，我們是應該怎樣的去幫助她們，盡我們所有的學識能力爲她們服務，使她們在黑暗之中照耀到知識的陽光！

您能够受到中等教育，也可說是倖運兒了。當然，您應該再爭取讀大學的機會，使您獲得更豐富的學識能力，從而增進您服務人羣的效率。至於您要用何種態度去對付父親，使他允許您升大學，和用甚麼方法去對付您的兩位晚母，使她們不致暗中阻撓您的升大學，我們以爲，您除了用最懇切的態度和言辭去感動您的父親和兩位晚母外，沒有甚麼更好的辦法。我們覺得您既已爭得了讀高中的權利，那麼再爭取讀大學的權利，是不會沒有希望的，但這需要您毅性的堅持和機敏的應付。

假如萬一您不能達到您的目的，那您也不應該因有所失望而灰心。如果您能好好地利用您已有的學力，一面再努力自修，您也一定能够找到自立之路，同時也是服務社會的機會，祇要對人羣有貢獻，職業地位的大小是無所謂的。祇要盡您的能力做去，您便對得起自己，也無負於社會了。

您不要暗自悲傷，背人彈淚，您應該積極樂觀，時刻

想到比您更不幸的女同胞們，把您的痛苦化爲同情心，作爲造福不幸者的動力，那麼，您是找到了幸福人生的秘鑰了。祝您快樂！

西風信箱編輯部

## 姊姊得救了！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當我讀到上期先生熱誠的信時，感動得幾乎哭了。告訴先生，我們已全部接受先生的建議，姊姊已恢復自由，並且已在一個有相當經驗的醫師下受治療了。關心我們的先生，請你也接受我們家裏上下對你所致的無上謝意！

父親的思想多少有點『封建』，死愛面子，他絕不允許我們把姊姊這種行爲扯到外面去，並且也自信的認爲這是『家門不幸』。但是由於先生這封動人的信，提高了我的勇氣，把它介紹給他看。起初他是動怒的，責罵了我不應該宣揚到外面。但是慢慢他被信感動得『猛醒』了。他立即讓我去找這本第四期的『家』，還好，在重慶路的生活書店裏，找到這本雜誌。父親和母親，我，都仔細讀過了『偷竊狂該當病醫』。當天夜裏，就讓姊姊從那間房子出來，母親和我變得幾乎一夜沒睡着。第二天爸爸請了一個留美的朋友到家裏商議，經他的介紹，我們請了一位留日的精神病專家，聽說他是上海有數的能手。他的治療方

法和『家』上那篇文章上的方法差不多，他和姊姊、母親，個別談了幾次話，每次都很長很秘密。據他表示，兩三個月後，姊姊就會完全醫好的。

這兩天，每天下午，母親和我都約着姊姊到外面公園來玩。幽禁了二年的她，對外界是過分的愛好。我會發現她有時坐到窗前向外面街道呆看到一二小時之久。我也偷偷地把先生和我的信，以及『偷竊狂該當病醫』這篇文章給她看。她對先生的指教和熱誠，感激萬分。真的，先生，你救了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人。不但父親，母親，和我要向你謝謝，我想西風的讀者羣曉得了先生這種偉大的『美舉』，也要感謝不已的。最後，我們全家祝福先生健康快樂！

黃暄先生：

聽見你的姊姊重新恢復了自由，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快慰。你的姊姊是由於你的勇敢和你父親的開明而得救了，我們不過是盡一點宣揚真理的責任而已。

請不要批評你的父親『封建』，一個年紀較大的人，能够這樣容易接受真理，已經是很難得的了。至於『面子』，誰還不要『面子』？這是無知之過，是還沒有得到這種知識的關係而已。你不該再責怪你的父親。被囚禁了一年多，你的姊姊在精神和心理上可能是受到一些打擊的，所以你們應該聽精神專家的勸告，好好照顧她。

西風信箱編輯部

## 西風通訊運動 讀者自我介紹

我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年青人，從學校裏出後，就在商界服務。雖然生長在都市，却愛好鄉村，外表冷靜而內心熱烈。對任何事物都感有興趣，尤其愛好讀書，音樂，運動和旅行。就個性的測驗而言，是屬於不太向外，也不太向內的居間型。歡喜幽默，真誠和直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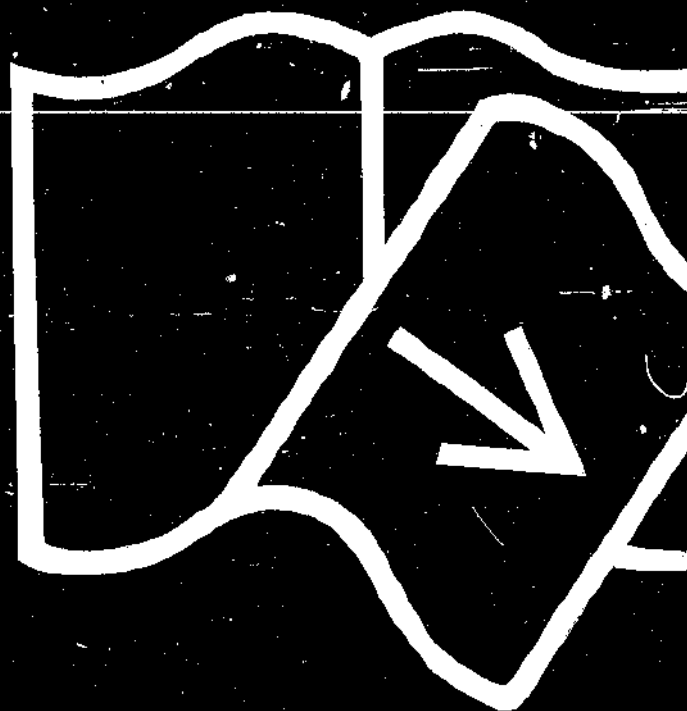
這就是我簡單坦白的自我介紹，並且敢以最懇摯的誠意，希望和各位愛好通信的同志做文字上的朋友。

新二十四號素人（上海市）

他今年十九歲，是一個高中的學生，不用說，他仍具有一顆活潑的心。他是一個爽直，淘氣，愛多嘴的孩子。他是瀋陽人。『九一八』事變他就開始跋涉了，從東北而東南再西北，這樣造成了他旅行的興趣。他愛文藝，常寫，誰也不知道他寫了些什麼，可是他老是望着報紙在發笑。他好高騖遠，然而他也能抓住現實。他常幻想著海外，所以他極希望海外的朋友，能夠和他通信。他還小，但他相信他一定會到海外去一趟的。海外的朋友，和喜歡到海外去的朋友，你們願意和他通信交友嗎？他虔誠的伸出了摯愛的手，在等待着你們。

新二十五號戴佳臻（西京市）





原件短缺